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水晶瓶塞

(上)

[法] 莫里斯·勒布朗

第十二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 350 × 1168mm 1/32 印张 120.5

字数 1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 (全 16 卷) 368.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一)

第二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二)

第三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 (三)

第四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 (四)

第五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上

第六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第七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下

第八卷 浅滩迷船·上

第九卷 浅滩迷船·下

第十卷 黄室谜案·上

第十一卷 黄室谜案·下
神探维克多

第十二卷 水晶瓶塞·上

第十三卷 水晶瓶塞·下
月亮宝石

第十四卷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第十五卷 侠盗亚森·罗宾

第十六卷 爱伦·坡侦探小说集

水晶瓶塞·上

追捕行动

九月的夜空，星星在顽皮的眨眼，习风徐徐掠过水面，泛起阵阵涟漪。拴在花园处的小防波堤上的两条小船，轻快地随波起舞。雾色中几处小窗泛出依稀的灯光。对岸喧闹了一整天的昂日安游乐场得到了片刻的喘息。

亚森·罗宾抽完烟，走出凉亭，从防波堤上探身向下说道：“葛洛涅尔、勒巴律，你们准备好，吉尔贝和伏舍莱的汽车来了。”

罗宾穿过花园，绕着一座仍竖有脚手架的正在施工中的房子走了一圈，万分小心地拉开对着塞杜尔大道的门。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大敞篷车“嘎”地一声停在了拐弯处。

车上跳下两个人，一样的打扮，黑色外套，衣领立着，鸭舌帽扣在头上。他们就是吉尔贝和伏舍莱。前者约二十岁左右，是个英俊的家伙，动作很麻利；后者则个头不高，头发花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你们看见多勃雷克议员了？……”罗宾问道。

“看到了，他登上了七点四十分开往巴黎的火车。”吉尔贝答道。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老板，玛丽——特莱斯别墅现在在您的掌心里了。”

罗宾兴奋之余，也未忘谨慎。他命令司机把车停在别处以防引人注意，九点半开回来。

罗宾和这两个同伴向湖边走去，边走边说：“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不是我做的，我总有点担心行动会失败。”“您过虑了，我们跟您已经干了三年了，还没有失败过呢。”“恰恰是这样，我尤其担心这回会好马失蹄，办蠢事……上船吧……伏舍莱，你去那条船……划船，尽量别出声。”

两只轻舟笔直地向昂日安游乐场左侧游去。

途中一切顺利。罗宾这才低声问身边的吉尔贝：“这次行动是谁的主意，你，还是伏舍莱？”

“唉，怎么说呢，我们为此讨论了好几个星期。”

“我不信任那小子才问你，那小子很危险，他好几次都犯了严重的过失，一定要甩掉那个卑鄙下流的家伙！”

罗宾又问：“你真的看到议员先生了？”

“亲眼所见，他要去巴黎剧院。”

“可是他的仆人们不是还在别墅里吗？”

“厨娘早被议员先生打发走了，贴身仆人雷奥纳尔要在巴黎等候主子。他们不会在凌晨一点之前回来。只有一点令人担心……”

“什么？”

“我们千万别忘了议员先生反复无常的性格，他可能会突然出现，所以我们要尽量在一小时内利索了事。”

“这就是你得到的所有情报……”

“是的。我和伏舍莱都认为这是个好机会，我们刚离开的花园在夜里没人看守，是个天赐的出发地点。我通知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划船，并且打电话告诉了老板您。”

“你有大门钥匙？”

“是的。”

“那个隐约可见的地方就是别墅吧！”

“是的，它周围的两座别墅近来没人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搬运我们看中的东西，这难道不值得做吗？”

罗宾仍自言自语道：“太容易了，太缺乏刺激了。”

船在一个小水湾里靠了岸，岸边一个被虫子蛀得满目疮痍的破棚子底下有几层石台阶。选择这个地方是为了搬运家具方便些。

忽然，罗宾说，“不好，灯，有人！”

“别担心，那只是一盏灯光不颤动的煤气灯……”

罗宾分配了任务：葛洛涅尔在小船旁放哨，勒巴律等候在赛杜尔大道的栅栏边，他和吉尔贝、伏舍莱则爬到了大门的台阶下。

吉尔贝先上去，摸出钥匙打开了安全销，三人从半开的门里走了进去。

“噢，这确实是盏煤气灯，不过，亮着的灯光好像不是从这儿射出来的。”罗宾低语道。

“客厅在这儿吗？”他问。

“不是，议员先生把一切珍宝都放在位于第二层他的房间和周围的屋里。”吉尔贝道。

罗宾在吉尔贝的指点下，往左边幔帐后面的楼梯走去。刚掀起幔帐，左边四步远的一扇门突然开了，一个脑袋探出来。“救命！”他喊着快速回到屋。

“啊，那个贴身仆人。”吉尔贝认出了他。

罗宾冲进去追那个人去了。那间屋子是餐厅。餐厅尽头，雷奥纳尔正试图跳窗逃跑。

一看到罗宾，雷奥纳尔就举起了手臂。“不好，这家伙有枪。”罗宾暗想，一下子扑倒在地。“砰、砰、砰”三声枪响过后，罗宾夺过了仆人的武器，把他摁倒在地。

罗宾一边骂着，一边命令伏舍莱捆住他。然后，罗宾命令伏舍莱掌灯上楼，抓住吉尔贝的胳膊，朝二层走去：“傻瓜！你的情报险些送了老子的命！外面听到枪声，咱们全完蛋！我会永远记

得你们这两个傻瓜！”

吉尔贝嘴唇嚅动了一下，胆怯地说：“我保证外面绝对听不到枪声。出点意外也是难免的嘛。”

罗宾仍喋喋不休地骂着。可一看到二楼那些战利品，他的气就消了一大半。

这里东西不多，但都是好东西。四把欧毕松厂的安乐椅，一个标着贝尔西和封丹名字的文件柜，两个高狄埃尔雕刻的壁灯，一件弗拉柯纳尔的真品，还有一个纳第埃的伪造品。

“这些东西会被美国阔佬们买去的，是一笔可观的财富。”罗宾高兴地想着，一边指挥两个同伙搬运家具。半个小时后第一条船装满了，葛洛涅尔和勒巴律负责把船上的东西装到汽车上。

罗宾目送他们离去后，返回厅时，听见餐具室里有说话声，就走进去想看个究竟。

餐具室里只有雷奥纳尔一个人，他的两手被捆在背后。“喂，伙计，是你出的声吧？你老实点，我们一会儿就走，否则，我要让你永远也无法说话……”罗宾恶狠狠地说。

罗宾上楼时，又听到那里传来了颤抖而嘶哑的声音：“救命！……快抓凶手……有人要杀我……快通知警长。”

“真是不可救药的蠢货……都晚上九点了，还要麻烦警察局……你等着吧。”罗宾暗想。

由于他们在橱柜里发现了一些贵重的古玩，吉尔贝和伏舍莱两人对房间的检查又过于仔细，所以他们在此耽搁的时间比预料的长。过了好一会儿，罗宾不耐烦地命令道：“别再耽搁了，现在装货去。”

当他们一行三人走下石阶时，吉尔贝拉住他，恳求道：“听说议员先生有一个神奇的古盒，可能在餐具室的壁橱里，我们不能错过这件珍品……只要五分钟……老板，我走了。”

话音刚落，他已奔回去了，伏舍莱也跟着冲了过去。“给你们十分钟时间，过时不候！”罗宾气急败坏地喊道。

十分钟过去了，他们还没回来。罗宾开始有些不安，他突然想起今天他们两人在这次行动中几乎形影不离，举止异常，莫非……他来不及细想，就朝房子方向走去。这时远处一阵嘈杂声从昂日安那边传来，越来越近……

他加快步伐，正准备拉门时，“砰”的一声枪响，随后传来痛苦的叫声。他绕着房子转了一圈，确定枪声来自餐具盖，然后就冲了进去。

地板上吉尔贝和伏舍莱扭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在罗宾跳过去时，吉贝尔已经把伏舍莱打倒在地，并且把一样东西抢了回来，伏舍莱则因肩上的伤口失血过多昏倒在地。

“吉尔贝，你怎么把他打成这样？”

“不是我干的，老板，是雷奥纳尔那家伙。”

“撒谎，他不是被捆着吗，怎么能……”

“他挣开了绳子，又捡起了手枪。”

“该死的！”罗宾一边骂，一边举着灯来到餐具室。那里，只有一具死尸，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喉头插着一把匕首，鲜血从嘴角往外流。

“谁杀死了他？”

“是伏舍莱……”

“你难道就没有伤，我一再告诉过你们，不要发生流血冲突，这可是要偿命的！”

“说，伏舍莱为什么要杀死他？”罗宾粗暴地对吉尔贝嚷道。

“他想从这个仆人身上找到壁橱钥匙，谁知，这家伙已经解开了绳索，惊骇之下，伏舍莱就给了他一刀。”

“是谁开的枪？”

“那个仆人，临死之前，他用尽全力开了一枪……”

“那你们找到钥匙哪？”

“伏舍莱拿到的……”

“东西找到了？”

“是的。”

“你又从他那儿夺过了那玩意，是吗？快说，那是什么？”

吉尔贝咬着嘴唇不再有反应。

“好吧，先生，现在你不想说是吗？以后我会有办法让你开口的。现在，我们先得把伏舍莱扶到船上，离开这儿。”

当他们回到伏舍莱身边准备扶他时，一个古怪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可是，餐具室里除了他们和那具死尸外，没有旁人。

这时声音再次响起来，而且一会儿尖细，一会儿颤抖，一会儿刺耳，一会儿压抑，断断续续的，模糊不清的。这个神秘的声音到底从哪儿来？

罗宾命令吉尔贝拉开了斜窗板，屋里亮多了。他们发现这声音来自这具尸体。难道死人也会说话？

罗宾突然抓住那具死尸，把他挪到一边。尸身下是一个发光的电话听筒，由一根电线连到标准高度的电话机上。

罗宾把耳朵凑近听筒，里面传来一种由呼叫、感叹、喧闹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喂！你说话呀？……发生什么事了？……坚持一会儿……救援马上赶到……快……警察……士兵……”

聪明的罗宾立刻想到，准是在他们搬东西时，雷奥纳尔艰难地站起来，用牙摘下听筒，使它垂到地上，向昂日安电话局呼救，也就是第一条船出发后，罗宾听到的那些话：“救命！……快抓凶手……有人要杀死我……快通知警长……”此刻电话局正在回话。

想起刚才听到的昂日安方向的嘈杂声，罗宾喊道：“警察来了……快跑！”

这时，伏舍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听到了他的话，便哀求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扔下我！”

罗宾和吉尔贝只好抬起他往外走。太晚了，撞门声已经震动了过厅的后门。前门那边，几个人已经绕过房子冲了进来。怎么

办？

罗宾关上了门，并且插上了插销。

此时的吉尔贝很紧张，他叨咕着：“完了，他们包围了我们……我们全完了……”与此相反，罗宾却泰然自若，并且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做出合乎逻辑的、可靠的决定。这正是他能够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的原因所在。

外面的人们已经在敲门并撬锁了。

罗宾沉着地带着吉尔贝回到客厅，轻轻推开窗户和一个开着的侧窗的百叶板，外面到处是人，逃跑是绝对不可能了。突然，他扯着嗓子，气喘吁吁地喊道：“快过来！帮帮我吧！……他们被我抓住了……快过来！”

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又朝树枝放了两枪。然后，回到伏舍莱身边，用他伤口上的血把自己的手脸乱涂一通。最后，他粗暴地抓住吉尔贝的肩膀，把他翻倒在地。

“老板，您这是干什么？”

“听我的！……我一定能担保你们出狱……不过，我得是自由的才行……”罗宾冷冰冰地说。

外边已经有人在敞开的窗户下叫喊了。

“快点过来帮忙！”罗宾故意大声叫喊。

同时他又平心静气地对吉尔贝说：“你还有什么想法告诉我？……比如一种有效的联系办法……”

吉尔贝拼命挣扎着，像只受惊的兔子，完全没有懂老板的意思。倒是受了伤的伏舍莱由于伤势严重放弃了逃跑的希望，比较冷静，笑道：“伙计！听他的安排吧！……只要老板能逃跑……这不是很重要吗？”

这时罗宾又想起了吉尔贝和伏舍莱两人争夺的那个东西。他刚要搜吉尔贝，吉尔贝就大叫一声，“不，这个永远不能给你，”同时挣脱了罗宾的控制。

罗宾再次把他翻倒在地。窗口已经出现了两个人，吉尔贝只好把那东西给他，他来不及看就放进衣袋里了。

吉尔贝悄悄对罗宾说：“给你吧。这就是……我会给你清楚的解释的……您完全可以相信……”

他的话还没讲完，一些警察和士兵都跑来援助罗宾了。

吉尔贝马上被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罗宾站起身来，说：“这个混蛋打人真疼，不过那个被我打伤了……”

警长连忙问：“先生，那个仆人呢？他们杀死了他吗？”

“我怎么知道？”

“您不知道？可是……”

“一听到凶杀的消息，我就随你们从昂日安跑来了。不过我没像你们从房子左边转过来，而是从右边过来的，一个窗户开着，我就跳了上去，正巧这两个家伙想从这跳下来，我就朝这个打去，”他指了指伏舍莱，“我还抓住了那个同伙。”

他满手满脸都是血，这正是他与强盗英勇搏斗的最好证据。而且十多个人都亲眼目睹了他英勇行动。同时，现场一片混乱，人们到处乱跑，互相询问，谁也没能静心推断罗宾的话，或者对此产生怀疑。

当发现餐具室里的尸体后，警长才下达命令：禁止任何人出入！随后，他迅速检查了现场并开始进行调查。

伏舍莱向警长报告了自己的姓名，而吉尔贝拒绝这样做。他们俩都在大声控告对方，替自己辩解，警长不知该听谁的好。当警长回头找罗宾证实他们的陈述时，罗宾早已无影无踪了。

他并未对此产生怀疑，只是命令一个警察找到那位先生，并说警长要向他请教几个问题。

于是大家分头寻找那位先生，可是喊叫了半天，都没有人答应。

这时一个士兵来报告道，那位先生刚上了一条小船，已经划

船离开了。

警长这才恍然大悟，“抓住他，我们受骗了，那家伙是同谋……”

说着他带着两名警察冲了出去。在岸边陡坡上，他看见那家伙在离他们一百米远的地方摇着帽子向他们致意。

一位警察对着那家伙乱开了几枪，可是离得太远了，丝毫不起作用，轻风送来了那家伙的歌声：小泡沫小泡沫，轻风推你往前走……

警长立即布置了任务：一些士兵负责监视湖岸，如果逃犯上岸，便逮捕他，他自己则带领两个人驾驶小艇追赶逃犯。

逃犯正在向圣葛拉吉安村划去。小艇很轻快，刚过了十分钟，两船之间的距离已经缩短了一半。

“我倒想结识一下那家伙，他胆量倒不小啊！”警长说。

小艇在水面上疾驶而过，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奇怪的是，他们的敌人却是纹丝不动。这种情况令人不安。是的，有许多强盗，即使自己活不成，也不会放过对手，他们会在尚未受到进攻之前就击毙对手，或者与对手同归于尽。因此，对这些亡命之徒，警察尤其要高度警惕。

“投降吧！”警长喊道。

没有反应。警长命令自己的人卧倒在小艇里，以免受到伏击。

小艇在水流的冲击下跟那只船靠拢了。

“投降吧……否则……”

还是没有反应。

“放下武器，我数三个数就开枪……开始数了……一……二……”

没等警长数到三，警察就开枪了，并且用力推动小艇使之抵达那条小船。

警长用枪瞄准敌人，“不许动，否则，打烂你的脑袋。”

敌人还是纹丝未动。当两条船碰撞时，警察们才搞清楚，小船里根本没人，在一堆东西上面罩着外套并扣着一顶礼帽，朦胧的夜色使这一切酷似真人。

警察们划亮火柴，借着微光，他们检查了小船里的一切。收获不小，外套口袋里发现了逃亡者遗忘的名片：亚森·罗宾。这足以给强盗们带来噩运。

就在警察们搜索缴获来的小船，岸上的士兵力求看见水面战斗情景的同时，罗宾已经在他原来上船的地方上了岸。

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在那接应他。他简单地交待了一下，就上了汽车，用皮衣把自己包起来。汽车载着他 and 议员先生的安乐椅和古玩，开到诺义，那里是他的家具储藏库。他自己则乘坐出租汽车抵达巴黎，在圣——菲利浦——迪——卢勒区附近下了车。

离那不远的马梯尼翁街，他有一个除了吉尔贝以外，谁都不知道的隐居所。

回到屋里，他换了暖和的衣服，用手摩擦着冻僵的身体，又习惯性地吧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壁炉上。这时他才注意到那件吉尔贝和伏舍莱两个争夺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水晶制成的长颈瓶的瓶塞，如果说它与普通瓶塞有什么不同的话，只是瓶塞顶部至当中凹槽部分是镀金的而已。

“为什么吉尔贝和伏舍莱会把这东西视为珍宝？并为此杀死仆人、互相殴斗，以至于会进监狱……甚至上断头台？……”

他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精力细想了，过度的疲倦使他不得不把那东西放回壁炉上，去休息。

夜里他总做噩梦。吉尔贝和伏舍莱跪在监狱的地上，向他伸出求援的双手，他们大喊大叫道：“你答应过我们，你会让我们出去的，救命啊！……”他又梦见葬礼，以及给处以极刑的人进行梳洗。

“这可不是好兆头。真见鬼！”他从噩梦中惊醒后喃喃地说。

这时他想仔细研究研究那个水晶瓶塞了。“天啊，水晶瓶塞

怎么不见了！”罗宾只觉得天旋地转，脑子里一片空白……

节外生枝

人们对于罗宾组织的这个集团知之甚少，正因为如此，大家对它也相当感兴趣。人们所知道的，只是这个集团成员极为有限，需要一些处于各个阶层和各个独立团体的临时成员作为补充力量，这些人在他们素不相识的一个权威人物的领导下执行任务。这个权威人物当然是罗宾。罗宾集团的冒险行动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这是一种以无数人的献身精神、坚强的毅力、群众的智慧、团结的力量服从于绝对权威人物的意志的冒险活动。因此这个集团尽管人数不多，却足以令人生畏。这个集团有限的几个正式成员是权威人物忠实的伙伴，他们穿梭于主人与临时成员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

显然吉尔贝和伏舍莱就是起桥梁作用的罗宾的忠实伙伴中的两个。因此，法庭会严惩他们，要知道，这还是第一次抓住罗宾的同伙。况且，法庭具有确凿的证据可以用来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昂日安电话局的两个值班职员证实了雷奥纳尔临死前的电话呼救：“救命！……快抓凶手……有人要杀死我……快通知警长。”而正是在收到这一呼救后，警长和士兵才赶往玛丽——特莱斯别墅。

此次行动伊始，罗宾就有些担心这次行动会失败。结果证实了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更为糟糕的是，这次冒险活动不再是一次大快人心的盗劫，不再是使那些财路不明的阔佬或投机金融家曝光后赢得舆论支持的盗窃，而是一件凶杀案，一个可怜的仆人被杀了，自己的两个同伴也许会被送上断头台。

罗宾对于发生的事情进行的深刻的思考。他确定自己受到

了吉尔贝和伏舍的捉弄。他们名义上是盗窃玛丽——特莱斯别墅，实际上另有目的，那就是寻找那个神秘的水晶瓶塞。而这个看似平常的水晶瓶塞却被他们和昨夜的那个梁上君子视为无价之宝。他很诧异自己这样的偷盗高手竟然也遇到了贼。这个贼究竟是谁？要知道马梯尼翁街的这个隐居所除了他相当信任的私人秘书吉尔贝以外，别人不可能找到这里。罗宾对于吉尔贝的忠诚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吉尔贝怎么会背叛他的主人呢？即使吉尔贝出卖了他，为什么警察不逮捕自己，只是拿走了那个水晶瓶塞？

此外，那个梁上君子又是怎么进入自己的房间的呢？这个隐居所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门是封死的，而且自己习惯于晚上用钥匙锁上门，又划上插销。况且，罗宾一向以自己敏锐的耳朵为荣，即使他睡觉时它们也没停止过工作。可是昨晚他却没有听到丝毫响动。

罗宾对这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强烈的不安使他立即关闭了那所位于马梯尼翁街的住宅。

罗宾想尽一切办法与吉尔贝和伏舍莱取得联系。但是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心机，事情没有丝毫进展。警察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罗宾是同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吉尔贝和伏舍莱投进了巴黎的桑特监狱，并且准备在巴黎预审此案。而且，为了防止罗宾与受监禁者之间的联系，警察局制定了一套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派出那些老练的警察二十四小时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吉尔贝和伏舍莱。

这时罗宾还没有爬上保安局长的高位（这可是他仕途上的光辉一页），因此他不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实施自己的计划。

十五天的辛勤努力一无所获以后，罗宾不得不放弃了原有的计划，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

多勃雷克议员是那个水晶瓶塞的第一任主人，他不会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吧？吉尔贝又是怎么知道议员先生行踪的呢？

而且事发以后，多勃雷克议员立即搬进了维克多·雨果大道尽头拉马丁小广场左边的私人旅馆，不再住在玛丽—特莱斯别墅。

“看来，多勃雷克议员是解开这些疑团的钥匙，对，监视他。”罗宾暗自思忖。

于是，维克多·雨果大道附近地区的小公园和大道的长凳上经常坐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还不时在拉马丁广场上闲逛。

聪明的读者一定已经猜到那个老头儿就是罗宾。

第一天，罗宾就发现有两个工人打扮但气派十足的家伙监视议员先生的住所，议员一出门，他们就跟着，议员回来，他们也尾随其后，直到旅馆熄灯才走。

“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回可轮到我跟你们了！”罗宾暗想。原来这两个家伙是保安局的暗探。

第四天夜幕降临的时候，罗宾又发现了新情况。原来那两个家伙跟着另外六个人躲在拉马丁广场上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里窃窃私语。罗宾一眼就认出了那新来的六个人当中的帕斯维尔。

帕斯维尔是何许人也？此人闻名巴黎，曾经当过律师、运动员、探险家，如今他是爱丽舍宫的红人，而且是巴黎警察局的秘书长。帕斯维尔和多勃雷克两年前不知何故在国民议会广场发生了一场殴斗。当天帕斯维尔还派出了多人要求与多勃雷克决一死战，但多勃雷克拒绝了。这场殴斗弄得满城风雨，无人不知。不久以后，帕斯维尔就成了巴黎警察局长。

罗宾对帕斯维尔的出现感到很奇怪，于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伙人的一举一动。

大约晚上七点钟，帕斯维尔一伙来到了亨利—马尔丹大道。

多勃雷克从小花园走出旅馆，立即被两个暗探盯了梢，他们一起在泰特布街上了电车。

那边，帕斯维尔一伙马上按响了旅馆的门铃。女看门人开了

门，在与他们急促地窃窃私语以后，把这六个家伙领了进去。

“啊哈，我也该出场了。”罗宾想着，大踏步朝旅馆走去。一看到那个望风的女看门人，罗宾就装出一种急切的口吻说：“我来迟了，他们都进去啦？”

“是的，他们都在办公室里。”

罗宾大摇大摆地进了旅馆。“如果遇上那帮人，我就说自己是送货工人，他们不会怀疑我的。”他暗想。结果，过厅和餐厅里一个人也没有。

可是，通过那道隔离餐厅和办公室的玻璃门时，罗宾发现了那伙人。帕斯维尔正在用仿造的钥匙打开所有的抽屉，翻阅全部案卷。其余的人则忙着检查书柜中的每一本书。

“他们在找一张纸征用吧？”罗宾暗想。

不，不是。在此番搜查一无所获之后，帕斯维尔又抓起了酒柜里的四个酒瓶，拿着瓶塞琢磨着。

“啊，原来他们也在找水晶瓶塞……一定没错……”

这时帕斯维尔又发话了，他问“你们搜过这儿几次？”

“加上这次是七次了。”一个家伙回答。

“搜得彻底吗？”

“凡是能找的地方都查过，那段时间议员正在参加巡回选举，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现在他有仆人吗？”

“他正想找一个。目前是女看门人代管家务，她是我们的。”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帕斯维尔一直在检查办公室里所有的小摆设，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

九点钟，盯梢的两个暗探回来了。

“他怎么回来的？”

“走路。”

“快，我们快撤。”

帕斯维尔一伙在撤退之前，又把房间扫视了一遍，确信没有漏掉什么地方，才放心地离开。

“怎么办？我是出去还是留下？出去吧，会撞上多勃雷克；留下吧，出不去怎么办？”罗宾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时他猛然发现餐厅的窗子可以直接通到广场。“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留下吧，那家伙刚吃了晚饭，可能不大会进餐厅，况且，能够近在咫尺的瞻仰议员的机会可不多呀！”罗宾想着，躲在了遮挡玻璃门的天鹅绒幔帐后面。

门开了，有人走进了办公室，拉开了灯，他是多勃雷克。

这人又矮又胖，短短的脖子，灰色的络腮胡子，颧骨突出，眼睛总是很疲惫，戴着眼镜，一副墨镜片架在眼镜上，头上是一片不毛之地。他宽大的前额上布满了肉瘤和凹凸不平的深沟般的皱褶，这里似于蕴藏着无尽的烦恼。腿总是弯曲着，走起路来，酷似四足动物。他的手厚实而又多毛。怪不得人家都叫他“猩猩”。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尊容和举止造成的，也是由于他总是什么都不介入，很少与同僚来往的缘故。

多勃雷克坐在办公桌前，掏出烟斗，选了一包马里兰烟丝，塞进烟斗，点上，开始写信。

写着写着，他停下了，盯着办公桌的一个地方，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拿起了一个装邮票的小盒盯了很长时间，又检查了一些被帕斯维尔摸过又放回原处的东西的位置。他仔细地查看着，小心地抚摸着。然后，他那毛茸茸的右手按了电钮。

女看门人进来了。

“他们又来了？”

没有反应。

“克雷蒙丝，难道是你打开过这个装邮票的小盒子？”

“不，先生。”

“那么，你怎么解释我封在盖口的胶纸已经碎了？”

“我发誓……”

“别撒谎了。我说过，我允许一切拜访，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这，这……”

“怎么，脚踩两只船的感觉不错吧？”

“给，这张五十法郎的票子给你。现在告诉我，他们又来了是吗？”多勃雷克接着说。

“是的，先生。”

“还是去年冬天的那些家伙？”

“对，五个人……噢……还有一个指挥的。”

“是不是高个子？……棕头发？……”

“是。”

多勃雷克下颌的肌肉开始剧烈地抽动。

“还有什么？”

“对了，后来又有一人……一会儿那两个在旅馆前盯梢的家伙也来了。”

“他们都呆在这儿？”

“不错。”

“我一回来，他们都走了？”

“是。”

“你可以走了。”

那个女人走了。多勃雷克又写了起来。一会，他伸直胳膊，写了些符号在桌边的白纸本上，又竖起这个本子。

罗宾看见上面写着：

$9 - 8 = 1$

多勃雷克咬着牙一字一顿地念着这个算式。

然后，他又写了一封信，并开始写信封。当那封信被放到那个白纸本边时，罗宾看见信封上写着：

“巴黎警察局秘书长，帕斯维尔先生。”

“叮呤呤”，他又在按铃。

“先生，有什么事？”女看门人应声而来。

“你会演算吗？”

“怎么？……”

“你的减法学得可不过关呀！”

“为什么？”

“你连九减八等于一这个最简单的算式都不知道吗？”

多勃雷克站起来，背着手，挺着肚子在室内踱了几圈，停在餐厅前面，打开了门。

“没错，九减去八，还剩一。留下的这位先生，您说对吗？”

他边说边用手轻轻拍打天鹅绒幔帐。

“先生，您不想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吗？您是否还记得御前大臣波洛涅斯是怎么死的，我可以告诉您，我可以成全您，使您成为第二个‘波洛涅斯’先生……怎么样？”

“他妈的！……”罗宾心里暗自骂道，不过，他不得不从幔帐后面走出来。“我可从来没有受过别人的嘲弄和讥笑，今天栽在这家伙手里了！”

“啊，您不会是不舒服吧，脸色如此苍白。‘波洛涅斯’先生，您是警察？……噢……对了……您不就是这几天辛苦地守候在拉马丁广场上的那个拄拐杖的老头儿吗？……您看我的眼力还不错吧？……噢，克雷蒙丝，九个人中减去从天道上走的八个，是还剩下一个吧？……这个留下来的人不就在你面前吗？”

“你想怎么办？”罗宾咬牙切齿地问，他真恨不得扑上去封住这只丑陋的“猩猩”的嘴。

“啊，我也不想太麻烦您，我勇敢的警察，只要把我的这封短信带给您的主人，就是帮了我的大忙。克雷蒙丝！这位先生以后要再来的话，请为他敞开所有的大门，而您呢，先生，千万不要拘束，您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好了，我想您今天在这儿做客的时间也不短了，克雷蒙丝，送客！”

罗宾本来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议员挥挥手，道声晚安，

多少也能替自己挽回点面子。然而，面对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的这种尴尬处境，他无法不在意，没法掩盖自己的失败，只好使劲地把帽子扣在头上，顿着脚跟着女看门人出去了。

“啊！你等着……我一定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你这家伙……竟敢……我发誓……有你好看的，你等着瞧吧！……”一出旅馆罗宾就对着多勃雷克的窗子喊叫，以此发泄一下积在胸中的怒火。

唉，多勃雷克可真是个难啃的骨头。罗宾甚至有点佩服他应付巴黎警察局那伙人的自信，遇事的沉着和惊人的冷静，他确实是一个性格强硬的家伙，一个镇定沉着、头脑清醒、胆大心细的铁腕人物。不过，罗宾实在难以忍受那家伙对待自己的无礼和轻蔑口气。

罗宾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无意中闯入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中，他既不知道斗争双方的立场，又不了解他们的计划，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斗争双方难道会为一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水晶瓶塞打得头破血流吗？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多勃雷克以为他也是警察局的人，没有识破他的第三者的身份。这样，他仍旧可以自由行动，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双方之间。

这时罗宾想起了手中的那封短信，马上撕开信，里面只有寥寥可数的几行字：

勇敢的帕斯维尔，你不能不承认你太笨了，你要找的东西就在你的手边，近在咫尺，你却错过了，可惜可惜……唉，除了你，怎么就找不到更强的对手呢，我好遗憾啊！帕斯维尔，如果我当场抓住你，我的枪会等着你的，算你活该倒霉。

多勃雷克

“就在你的手边……”罗宾喃喃自语，“不错，最不起眼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这只猩猩也够聪明的……奇怪，他为什么会被警察局监视得如此严密呢？看来我得搞点这家伙的个人资料。”

不久，罗宾就得到了手下人收集到的有关多勃雷克的材料：

“阿莱克西·多勃雷克，两年来一直是罗纳河口省的议员，独立党中有他的一席之地，他的政见不明朗，很少与同僚来往，却很有势力，能够为所欲为。他没有财产，却拥有巴黎的旅馆、昂日安的别墅和尼斯的别墅。他出手大方，赌博中输掉大笔钱。谁也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见鬼！这种商业档案卡片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得搞到一张有关议员私人生活情况的内部卡片，这样我才能施展自己的手段，而又不会陷入困境。”罗宾看了手边的材料暗想。

这段时间罗宾经常以米歇尔·博蒙这个名字住在靠近凯旋门的多布里昂大街。他在这儿有一套相当舒适的房子，还有一个忠实的仆人。这个仆人称阿齐尔，他负责罗宾的亲信给他的电话、书信等情报。

罗宾刚进门，阿齐尔就迎上来，说：

“先生，您总算回来了，有个女人已经等您一个小时了。”

“什么？从来没人到这儿看我呀？她是不是很年轻？”

“不……”

“不年轻，是吗？”

“她头上围着头巾挡住了脸……很像一个不讲究穿的商店职员……”

“她是不是找错了门？”

“不，她说她要找米歇尔·博蒙先生。”

“她有什么事吗？”

“她只是说为了昂日安的事……所以，我以为……”

“噢，这么说她知道我参与了昂日安的事了……”

“我没从她那儿得到什么消息，不过，我认为您有必要见见

她,所以……”

“你做得很好,阿齐尔。她人呢?”

“我把她带到了客厅。”

罗宾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往客厅。

“一个人也没有啊!”罗宾喊道。

“怎么会?阿齐尔也冲进来。

客厅里的确是没有人。

“简直难以置信,二十多分钟以前,我分明看见她还呆在这里,我不会看花眼的。”

“行啦!”罗宾不耐烦地喊道。“她呆在客厅时,你在哪里?”

“我一直在过厅里,她如果出去,不会逃过我的眼睛的。”

“那她人呢?”

“这……这……”阿齐尔目瞪口呆,一副狼狈的样子。“她可能等得不耐烦就先走了。可是她能从哪里出去呢?”

“从哪里?傻瓜,你没看见窗子还半开着吗?……这是一楼,跳窗是很安全的,而且晚上街上人很少,没有人会注意她。”

罗宾迅速扫视了一遍房间,确信没有丢失任何东西,这些东西甚至没有被翻过的迹象。说实话,这个房间里确实没有任何值钱的小摆设。可是这个神秘的女人为什么要不辞而别?为什么还要跳窗走呢?……

“今天晚上有什么情报吗?”罗宾问。

“没有人打来电话,倒是有一封信,是最后一班邮差送来的。”

“信呢?”

“我把它放在卧室的壁炉架上了。”

罗宾在卧室与客厅是连着的,但他把中间的门封死了。这样,他不得不重新穿过后厅,回到卧室。

“啪”的一声电灯开关响了。

“壁炉架上没有信啊!”

“怎么可能……我把它放在酒杯旁边了。”

“还是没有。”

“您再好好找找。”

阿齐尔跑过来挪开那些可能挡住视线的东西，弯着腰，帮着主人四处寻找……还是没有信。

“奇怪……奇怪……”阿齐尔自言自语。“啊，一定是那个臭娘们儿……偷了信，从窗子里溜了……”

“胡说，客厅和卧室不是通的！”

“除了她，还有谁呢？”

两个人都默然。

罗宾强压住怒火，问道：

“那封信有什么特征？”

“一个很普通的信封，地址是用铅笔写的。”

“什么？……地址是用铅笔写的？”

“是呀，字迹很潦草，看样子写信人写得很匆忙。”

“地址是怎么写的？”罗宾脸色很忧郁地问阿齐尔。

“噢，挺古怪的……我想想……对，地址上写着：德·博蒙·米歇尔先生。”

“敢肯定吗？有‘德’字，‘米歇尔’在‘博蒙’后面？”罗宾近似疯狂地摇着仆人的肩膀问道。

“我敢肯定。”

“天啊，这是吉尔贝的信！”他绝望地喊了一声。

罗宾脸色苍白，像个木偶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毫无疑问，‘德·博蒙·米歇尔’是他和吉尔贝之间通信的特殊暗号，多年以来他们俩一直是这样联系的。可怜的吉尔贝，费尽心思，使用了各种狡猾的手段，才匆匆忙忙地写了这封信，并且投进邮局。我也一直在盼他的信。可是，信刚到家，就被人劫走了。吉贝尔在信里写了些什么？他目前怎么样了？我怎样才能救出他？

罗宾渐渐冷静下来。他仔细检查了一遍卧室，要知道，这里有一些重要的证件。然而除了那封信，其余的东西都在。看来，

那个神秘的女人是冲着那封信来的。

“信是什么时候到的。”

“那个女人和邮差是同时到的。”

“她能看到信封吗？”

“当然能啊！”

看来，那个神秘女人的确是为这封信而来。可是她是怎么偷走这封信的呢？卧室的窗子是紧闭着的，她不可能从客厅的窗子爬到卧室的窗子。那么，她打开了通向卧室的那扇门？不，不可能，那扇门被封闭了，况且，卧室这边的两个插销也是封闭的。

可是，她总不可能有穿墙术吧？无论如何得有一个口才能进出啊！而且这个口不可能现打，必须是原来就存在的，否则她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些行动呢？墙壁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能够作为出口的口，也不可能掩盖任何出口。看来，问题还是出在门上。

于是，罗宾又来到客厅，仔细研究起那扇门来。他惊呆了。原来，门左边的下部，门扇横框之间的六块镶板中有一块不在原位了。他弯腰一看，两颗细铁钉别着那块小板，只要把两颗细铁钉拔走，那块小镶板就掉了下来，这样，一个小小的出口就出现了。

“天啊！”阿齐尔也惊叫了一声。

“这只是一个长只有 15 至 18 厘米，高不过 40 厘米的小口，那女人总不能从这个小口钻过去吧？一个瘦小的孩子钻这个小口也成问题，何况一个成年人？”

“不过，老板，她能够把胳膊伸进去，然后打开插销。”

“下边的插销是可以打开的，可是上边的距离地面这么高，她的手根本够不着。不信，你试试？”

确实如此，手根本够不着上边的插销。

“那她是怎么进卧室的呢？阿齐尔问。

罗宾沉浸在思考中，突然，他说：

“我的帽子……外套……阿齐尔！”

他冲到外边，拦住一辆出租汽车，“去马梯尼翁街……”

刚到那个隐居所门前，他就跳下车，打开门，“噎噎噎”跑到客厅，打开灯，蹲在通往卧室的那扇门前。

果然不出所料，这里的一块小镶板同样也能取下来。

“他妈的！真倒霉！”罗宾忍不住大骂。

厄运接踵而来，打得他头昏眼花，辨不清方向。水晶瓶塞和吉尔贝的信，都不翼而飞。

这一定是有目的、预谋好了的。这个敌手好厉害啊，机智巧妙地在他最可靠的地方向他发起进攻，重创了他两次，而他，甚至不知道敌手是谁，敌手在哪儿。他可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失败得如此悲惨啊！

他越来越恐惧。司法机关向他报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到时候，吉尔贝和伏舍莱，他的战友，就会被送上断头台……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神秘女人

警察局搜过多勃雷克议员旅馆的第二天，他刚在外边吃过午饭回家，女看门人就找到了他。

“先生，我给您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厨娘。”

“带她来见我。”

几分钟以后，厨娘来了。这是一个六十多岁、五官端正、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

“你有证明吗？”

“有，您看。”

证明上面是她以前服务过的主人们的签字。议员苏勒瓦公

爵的名字排在最后。多勃雷克马上挂通了公爵家的电话。接电话的公爵总管极力赞扬了她。这样厨娘就留了下来。

“夫人，在这干活，可没有人帮忙呀？我这个人喜欢清静，仆人多，会打扰我。”

“我完全能够独自干好这些活，您就放心吧，先生。”

其实议员先生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减少被监视的麻烦罢了。

厨娘整个下午都在打扫卫生和在厨房里忙碌。

晚饭后议员出去了。

将近十一点时，女看门人睡着了。厨娘偷偷地把花园栅栏门打开了一条缝，一个男人从缝里挤了进来。

“罗宾？”

“是我。”

她把他引到四楼一间窗子朝花园的房里，这是她在这儿的休息室。

“你总是给我找麻烦！瞧瞧，我今天忙得要死！”

“啊，好心的维克托瓦尔，这事只有你才行，长相端庄、令人起敬、作风正派，你应当不辜负我的希望才是呀！”

“去你的！你倒是没事儿，我可是深入虎穴呀！”

“怎么会？”

“怎么不会？要知道，我所有的证件都是假的。”

“怕什么？”

“如果议员发现了怎么办？”

“他已经查问过了。”

“天啊！”

“他已经查问过苏勒瓦公爵的总管了。”

“这下全完了！”

“不，没有完，总管大大夸奖了你一番。”

“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他呀！”

“我认识他就行了，他是我安插在苏勒瓦公爵家的人。”

“噢，原来如此。”

“你放心吧？”

“说吧，你想让我干些什么？”

“我得住在这儿，我睡在扶手椅上。”

“你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把我的半间住房让给你，没有问题。还有呢？”

“给我必要的吃的。”

“就这些吗？”

“当然不止这些。你要在我的指导下，搜查这所房子，找到……

“找到什么？”

“一件珍品，一个水晶瓶塞。”

“噢，圣母玛丽亚！就找一个水晶瓶塞呀！……要是，要是找不到怎么办？”

罗宾严肃地盯着她，一字一顿地说。

“要是找不到，你心爱的小宝贝吉尔贝，还有伏舍莱，就要被押上断头台了。”

“伏舍莱，他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吉尔贝，我的小宝贝……”

“现在事态的发展对吉尔贝越来越不利。伏舍莱一口咬定是吉尔贝杀死了那个仆人，而杀死仆人的那把匕首正是吉尔贝的。吉尔贝胆子小，你是知道的，面对伏舍莱的指控，他结结巴巴的，让人家更加怀疑他。你难道不愿意和我一起帮助他吗？”

“啊！这……这……”

议员半夜时分回来了。

几天以后，罗宾根据议员的生活规律安排了自己的工作日程。只要议员一出去，他就开始了搜查工作。

维克托瓦尔也跟着在找。他们把房间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又分成各个板块，连最小的角落都不放过。桌子腿，地板条，镜

框，挂钟，小塑像的底座……总之，一切可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被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了。

他们还监视着议员的一切行动，包括他最细微的举动。议员的生活有规律得近乎于机械。下午去议会，晚上去俱乐部。而且没有任何人上门打扰他，这给罗宾他们的行动带来了莫大的方便。

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咱们纯属在浪费时间。长此下去，他会抓住我们的。”维克托瓦尔不安地说。

是啊，她没有理由不感到不安。每天那些暗探都在窗下晃来晃去，以至于她真担心去市场时被暗探抓走。

一天，她神色慌张地回来了，双手不住地颤抖着。

“维克托瓦尔，出了什么事？”

“唉呀……”

她坐下来，好半天后，才结结巴巴地说：

“水果店……一个人……他……他走过来和我说话……”

“和你说话？”

“是的……他还交给我一封信……”

“很正常吗？”

“他说，‘这是给你老板的。’我说，‘我的老板？’他又说，‘对，给那位住在你房间里的罗宾先生。’”

“啊？！”罗宾也有点害怕了。

“信呢？”他夺过了那封信。

信上没写地址，而且套了两个信封。在第二个信封上面写着：

“维克托瓦尔细心照料的亚森·罗宾先生后。”

罗宾撕开信封，里面滑出一张纸，纸上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粗字：

“放弃吧……你这样做不仅无益而且很危险……”

“天啊！”维克托瓦尔叫了一声，昏倒在地上。

罗宾的脸涨得通红，他感到他受到了最粗鲁的侮辱，他又一次被不知名的敌手打倒了。

维克托瓦尔清醒后又忙着干活，罗宾则把自己关在她的房间苦思冥想。

当晚，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一直在想白天发生的这件事。“看来，现在除了多勃雷克、警察局和我以外，又多了一个人卷入了水晶瓶塞这个漩涡中。这个人不仅认识我，而且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他到底是谁呢？这个人是男还是女？……万能的主啊！帮帮我吧！……算了……不去想它了……”

凌晨四点多钟，好像有什么动静。他警觉地爬起来，透过窗子，看见多勃雷克正朝花园走去。

一分钟后，议员打开了栅栏门。一个人穿着大衣，头深深地埋在宽大的衣领里，跟着议员来到办公室。

罗宾考虑问题是相当周到的，他事先在他住的房间的凉台上悬挂了一个绳梯，从这儿下去，就能到办公室的窗子边。

窗子被百叶窗遮着，但圆形窗上边的楣窗却是没有遮挡的。这样，罗宾虽然听不见谈话，却能把屋里发生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那人脱掉了大衣，原来是个女人。她的黑发中掺杂了不少灰发，但还算年轻。她身材修长，有一张秀丽的脸，装束虽然朴素，但仪态十分高雅。但是，她的表情很忧郁，好像忍受了无数的痛苦和打击。这是一种哀伤的美。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这容貌和表情真太熟悉了。”罗宾想道。

那个女人背靠桌子站着，一动不动地听多勃雷克讲话。多勃雷克背对着罗宾，站在那里慷慨激昂地说着。罗宾弯下腰，透过镜子，他看到了议员那奇特的眼神。兽欲的神态，大吃一惊。

那女人坐下了，低垂着眼帘。多勃雷克伸出双臂好像要抱住

她。那个女人抬起眼帘，罗宾看到了她眼里噙着眼泪。

突然，多勃雷克紧紧地抱住了她。她则怀着极大的仇恨使劲地推开他。一阵短暂的搏斗之后，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好像在互相责骂。两人的表情都相当严酷。

他们沉默了片刻。议员坐下了，又开始说话，用手敲打着桌子，好像在提什么条件。他的脸上是一副冷酷而又带有嘲讽的神态。

那个女人高傲地挺着身体，垂着眼皮，心不在焉地俯视着他。突然，她轻轻地转过头，令人不易觉察地伸出手臂，摸到桌子一端的一个长颈瓶，抓起瓶塞，急速地偏头瞥了一眼，又把瓶塞放回原处。

看来，她也在找水晶瓶塞。

“事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了。”罗宾暗想。当他再看到那个女人时，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可怕的残酷的表情。她的手不露声色地摸着一把匕首，紧紧地抓住刀柄。

多勃雷克还坐在那里口若悬河地说着，他丝毫没有察觉到脊背上那双越举越高的颤抖的手，以及那双正在选择插匕首的地方的愤怒的眼睛。

那女人还在迟疑着。突然，她咬紧牙关，举起匕首，用尽全身气力，狠狠往下刺去。

千钧一发之际，多勃雷克猛地弯下身子，避开刀锋，站起身，一把抓住了那女人的手腕。

奇怪，他并没有斥责她，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只是耸了耸肩，默默地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她扔掉了匕首，头埋在双手里，哭了起来，浑身不停地抖动。

他回到她身边，敲着桌子，对她说着什么。她开始使劲跺脚，大声叫喊着，连罗宾都听到了：“不……决不……”

他不再说了，为她披上大衣。她则把自己的脸裹在纱巾里。

他又把她带到栅栏门那儿，然后，她走了。

“如果我们联手，也许收获不小呢。”罗宾心想。

显然，议员先生白天的生活相当有规律，而且很平常。晚上，在他的旅馆不再受到监视时，他却会接待一些客人。

于是，罗宾变动了一下日程。白天由他的两个伙伴负责监视，他则在晚上值班。

次日，凌晨四点，又有响声，议员又带进来一个人。

罗宾急忙沿着绳梯，又来到楣窗那边。一个男人爬到议员脚前，抱住他的双膝，哭得很伤心。议员好几次笑着推开他，但他却紧抓住议员不放。

突然，他半站起身，掐住议员的脖子，把他推翻在扶手椅上。多勃雷克挣扎着，血管胀起来，慢慢地，他的对手被他制服了。他一只手抓住对手，一只手狠命地扇了对手几个耳光。

那个男人脸色苍白，慢慢站起来，腿哆嗦着。沉默了一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猛地瞄准了议员。

多勃雷克带着挑战者的神态微笑着，一点儿也不害怕。二十秒钟以后，那个男人慢慢地又把枪放回口袋，从另一个口袋摸出钱夹。

多勃雷克一把抓过钱夹，里面有一沓钞票。他一张一张地点数起来，一共三十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那个男人漠然地看着，像一尊大理石塑像般地毫无表情。显然，他明白反抗和哀求都是没有用处的，那只会浪费时间，带来侮辱。他是逃不出这家伙的魔掌了。

他抓起自己的帽子，绝望地走了。

上午十一点，维克托瓦尔交给罗宾一张同伙给他的纸条。

罗宾看到上面写着：“昨天那个男人是朗日卢克斯议员，左翼独立党主席。家里人多，财产很少。”

“多勃雷克这家伙是个敲诈勒索犯，一个可恶的吸血鬼。”罗宾愤愤地想。

三天以后，又来了一位客人，他留下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钞票。

第四天，又来了一个人，给了议员一串珍珠项链。

根据同伙的情报，罗宾得知，前者是德舒蒙参议员，任过部长，后者是达尔布凡克斯侯爵，波拿巴派议员，曾经是拿破仑第三政治署署长。

两人与多勃雷克谈判的情景与朗日卢克斯差不多，每次均以多勃雷克的胜利而告终。罗宾感到再参加这样的拜访也不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只需要派人弄清拜访者们的姓名就够了，自己不应该再耽搁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了。

吉尔贝和伏舍莱那边的情况越来越糟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迫近，罗宾想到自己的努力毫不见成效，心里越来越着急，也越来越忧虑。一旦卷入多勃雷克的活动中去，怎么去救吉尔贝和伏舍莱呢？

这天午饭后，维克托瓦尔向罗宾报告了新的情况。她说，多勃雷克在电话里谈到八点半钟要去剧院，并且他还笑着补充说“希望房子不会再被盗了。”

罗宾推断多勃雷克一定是要在包厢里和一位夫人约会，就和上回昂日安别墅被盗的那次一样。而且，他觉得非常有必要结识多勃雷克又要找的那个人，这也许能够帮助他搞清楚吉尔贝和伏舍莱关于多勃雷克别墅消息的来源。

下午，由于维克托瓦尔告诉罗宾议员将提前回家吃晚饭，罗宾便回到了夏多布里昂街自己的住所，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

罗宾打电话通知了三个朋友，让他们开车来接他，并把自己装扮成一位俄国亲王。四个人刚要出门，阿齐尔送来了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今天晚上您最好别去剧院，您只会使事情越变越糟。”

罗宾生气地抓起壁炉架上的一盆花，摔到地上。“他妈的！又捉弄起我了！我倒要看看我能否使事情越变越糟。”他歇斯底里地尖叫道。

不过，接到这封电报，他顿时失去了刚才的热情，只是为了履

行义务不得不继续行动。

他们坐车来到离拉马丁广场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车，但没有熄火，以防多勃雷克为了避免暗探跳上出租汽车而把他们远远地甩在后面。

然而，他们还是被多勃雷克甩在了后面。七点半，从花园的栅栏门里开出来一辆轻快的摩托车，它沿着广场，在他们的车前猛地一拐弯，直奔布洛涅森林。摩托车开得那么快，根本没法追得上。

“好吧，祝你一路顺风……”罗宾自我解嘲地说，可他的心里实在是气愤之急，真想打人出气。

“回去吧。”罗宾沮丧地说。

他们吃完晚饭以后，开着汽车，开始一个剧院一个剧院地寻找多勃雷克。罗宾先从他认为多勃雷克最可能去的轻歌剧院和歌舞剧院找起，没有。然后，他又找了上演严肃剧的文艺复兴剧院和吉姆纳斯剧院，还是没有。

晚上十点钟时，罗宾来到了浮德维尔剧院。他发现其中一个包厢被两扇屏风挡得严严实实。他买通了引坐员，得知里面坐着一个矮胖的上了年纪的先生和一位戴着面纱的夫人。

“啊哈！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定是多勃雷克他们。”罗宾想。

他坐在了那个包厢旁的空位上，又跟他的朋友们耳语了一阵。一会儿，他的朋友们会意地走了。

幕间休息时，借着灯光，罗宾证实了自己的推断。但是那位夫人坐在里边，罗宾没法看见她。

里面的两个人一直在低声交谈着，但是罗宾一句话也听不见。

十分钟后，剧院的检查员敲响了他们包厢的门。

“多勃雷克先生在吗？”

“在。可是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多勃雷克吃惊地问。

“有一个电话找您。他告诉我您在二十二号包厢。”

“谁的电话？”

“达尔布凡克斯侯爵先生。”

“他？……怎么……”

“怎么答复他呢，先生？”

“我自己去吧。”

多勃雷克跟着检查员出去了。

他前脚刚走，罗宾后脚就出现在他的包厢里，并坐到了原来多勃雷尔的位置上。

她惊讶得目瞪口呆。

“嘘，别出声！”罗宾说道，“我有重要的话跟您讲。”

“我认识你。”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亚森·罗宾。”

这回轮到罗宾目瞪口呆了。这个女人不仅认识他，而且在他化装后仍然能够认出他！

他来不及否认，只是结结巴巴地说：

“您知道……您全部都知道……”

趁着她来不及反抗，罗宾一把撩开了她的面纱。”

“天啊！这怎么可能？……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女人竟然就是那天晚上手举匕首，满怀仇恨的刺向多勃雷克的那个。

“怎么？您看见过我吗？……”她惊讶地问。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他的旅馆里面……我看见您……手里拿着匕首……”

她想逃跑，但是罗宾抓住了她，轻声说：

“我想知道您是谁……所以，我的人给他打了电话。”

“这么说，根本不是达尔布凡克斯侯爵打的电话？”

“不，是我的一个同伴。”

“他就要回来了……”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我们需要再见面……听着，他是您的敌人，我们合作怎么样？”

“为什么？”

“我敢肯定，我们的利益是相同的……明天见面，行吗？您说吧，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这……”

她满腹狐疑地望着他，话到嘴边又不说了。

“噢！求求您！请说话呀……一句话就行……如果我在这儿被人发现……我会很不幸的……您说话呀……”

“我的名字……无关紧要……是的，我们需要见面……明天下午三点……在……大街拐角处……”她终于说话了。

偏巧天公不作美，只听“咚”的一声，包厢的门被一拳打开，多勃雷克回来了。

“这家伙坏了我的好事，眼看我就要得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了。”罗宾气愤地咕哝着。

“啊哈！想用调虎离山之计。不错，起初我是上当了，不过……半路上，我就反应过来了……”

多勃雷克一把将罗宾推到包厢前边，自己靠着那个女人坐下，用他那一贯轻蔑的口气说道：

“噢，我的亲王大人，您怎么长了一副奴才嘴脸！该死的奴才！”

多勃雷克边说边盯着罗宾，罗宾却连眉都没有皱一下，也盯着多勃雷克。罗宾实在不想放弃与多勃雷克面对面谈天的机会，这个机会真是来之不易啊！多勃雷克呢，努力地想从面前这张脸上读出什么来，但他终于还是没有认出“波洛涅斯先生。”

此时，那个女人缩在角落里不动声色地看着两虎相争。

“我们去外面谈吧，那样更方便。”

“亲王大人，我就想在这儿谈。幕间休息时谈话，不会影响任何人。怎么样？”

罗宾迟疑着。多勃雷克猛地抓住他的衣领。“啊哈，您不同意也不行啦！我不到幕间休息是不会松手的！”多勃雷克得意地

说道。

耻辱！莫大的耻辱！尤其是在一位漂亮的女人面前丢面子，况且他已经向她提出联盟的要求，在这位美丽的盟友面前遭受这样的羞辱，他那男人的自尊心实在没法忍受。

但是，他却怀着极大的自制力默默地接受了多勃雷克的鲁莽行动。他等待着反击的有利时机。

这时舞台上，演员们正在七嘴八舌地争论着什么，很嘈杂。罗宾感到议员的手松动了一下。时机到了！罗宾突然用手掌猛击议员胳膊肘内侧。多勃雷克疼得嗷嗷直叫，罗宾趁势挣脱出来，扑过去卡住议员的喉咙。多勃雷克急忙用双手挡开罗宾的手，四只手抓在了一起。一会儿罗宾的手钳住了议员的手，一会儿议员的手又压住了罗宾的手。两个人都把浑身的气力集中在手上，脸涨得通红通红，眼睛瞪得圆圆的，只听见骨头在吱吱作响。两人僵持着，互相试探着，都想捉住对方。谁也不会松动，一松动，就有被对方卡住喉咙掐死的危险。

舞台上也安静了许多，只有一个演员在低声说话。

那个女人紧靠着隔板，瞪大眼睛，一会看看这个男人，一会看看那个男人。

在两个反方向的力处于僵持的状态下，任何一点外力都会改变这种胶着状态，这是最简单的力学原理。然而，这个女人会帮助哪一个呢？

那个女人迅速地跑到包厢前面，闪身进入幔帐中，倾斜着上身，似乎在做什么暗号。然后她又溜到门口。

罗宾用嘴指了一下横在他和议员之间的一把翻倒的沉重的椅子，对她说：“搬掉它，你就能溜了。”女人弯腰抽出了椅子。

她的举动帮了罗宾大忙。罗宾用靴子照着多勃雷克的腿狠狠踹了一脚。剧烈的疼痛使多勃雷克分散了注意力，罗宾立即把他手压了下去，十指紧紧地掐住他的喉咙和颈窝。

多勃雷克激烈地反抗着，他喘着粗气，脸上的肌肉抽搐在一

起，双手使劲地想拨开卡在他脖子上的手，但是无济于事。

“你喊救命啊！噢，你不敢，是不是？你害怕你的花边新闻会张扬出去，是不是？”罗宾恨恨地说道。

“咚”的一声，多勃雷克被推倒在地。隔壁有人在敲打隔板。

“你们看戏吧，我一个人就能对付得了这只大猩猩。”罗宾轻声说。

议员已经喘不过气来了，“咚”的一声，罗宾又对准他的颞骨击了一拳，议员昏了过去。

罗宾转过身来，想拉着那个女人在警报响起之前一起逃之夭夭。但是，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

“时间不长，她跑不了多远的。”罗宾想着，跳出包厢，拔腿就跑，后面是引座员和检票员的大呼小叫。

在底层的圆形大厅，透过玻璃门，罗宾看见那个女人正在穿过昂坦路的人行横道。马上就要追上她了，突然一辆汽车驶来，车门开了，那女人跳上了车。

罗宾急忙抓住车门把手，使劲往外拉门。这时，车里一个人举起拳头，照着罗宾的脸打下来。

罗宾被打得头晕眼花，脑袋嗡嗡作响。但是，他凭着恍惚的视觉，认出了打他的人和那个开汽车的人。

他们竟然是葛洛涅尔和勒巴律，他的同伙，也是吉尔贝和伏舍莱的朋友。

罗宾垂头丧气地回到夏多布里昂街的住处，洗尽脸上的血迹，无力地躺在扶手椅上。“他妈的！这两个臭小子，竟敢出卖我！好啊……好啊……”他气急败坏地喊着。

罗宾边喊边抓起当天的晚报。报上几行字映入眼帘：

“玛丽——特莱斯别墅案件有了新的进展。伏舍莱的身份已被查明，他是一个惯犯，曾两次化名杀人而受到缺席判刑。这次他被断定杀死了仆人雷奥纳尔。

当局正在尽力查清同犯吉尔贝的真实身份。

司法机关表示，绝不会拖延此案，使公众失望。”

啊！事情越来越糟了。

突然，罗宾发现报纸和商品价目表中间还夹着一封信：

“德·博蒙·米歇尔先生启”

“吉尔贝的信！”

撕开信，里面只有几个字：

“救救我！老板……救救我……我害怕……”

又是一个难熬的长夜……

绝望的召唤

“可怜的吉尔贝！他一定受了不少苦！”罗宾边读信边想。

罗宾与吉尔贝萍水相逢，但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吉尔贝，喜欢他的英俊，喜欢他的活力，喜欢他的无忧无虑。吉尔贝呢，对罗宾无限忠诚，甚至不惜为他牺牲性命。

罗宾出于对吉尔贝的喜爱，常劝他，放弃这种生活，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正人君子。

吉尔贝总笑着说：“您干嘛不这样做？”

“你不愿意？”

“是的，我不愿意。做正人君子，要受苦，我真怕再过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啦！有人给了我深刻的启示。”

“那人是谁？”

吉尔贝不再说话了。

如果问到他的童年，吉尔贝总是缄口不语。罗宾只知道他从小就失去了双亲，流落街头，干过各种活计。他的身份是一个谜，至今法庭也未解开这个谜。

但是，这个谜不会影响案件的审理，无论他是叫吉尔贝，还是

叫贝尔吉,或是叫别的名字,他都将会被作为伏舍莱的同谋,被押上断头台。

“啊！可怜的孩子！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呀！……他们害怕节外生枝，所以急于审判……正法……”罗宾自言自语，“多么残忍！……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他既没杀人，也不是同谋……太不公平了。”

可是，怎么才能证明吉尔贝与雷奥纳尔的死无关呢？该从哪个地方寻找线索呢？水晶瓶塞？还是……

罗宾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救吉尔贝。最近他经常到昂日安散心，他不必担心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凶杀案之后他们不再住在这儿了。他甚至不再考虑葛洛涅尔和勒巴律与那个女人的关系，不再去想有人在侦查他们的行踪。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多勃雷克身上。他决定孤注一掷了。他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要头脑发热，要深思熟虑，不要妄下推断。他已经下定决心，执著地去追踪多勃雷克和他那个神秘的水晶瓶塞。

罗宾说到做到。这时，他正坐在离拉马丁广场很远的维克多·雨果大道的一个长凳上，穿一件旧外套，戴一条长围巾，扮成一个靠微薄年金生活的老人。

自从浮德维尔剧院事件以后的五天，他一直坐在那儿，等待维克托瓦尔经过这条长凳。

“只要有了水晶瓶塞……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吉尔贝也就有救了……”罗宾不停地告诉自己。

维克托瓦尔挎着一只装食品的篮子来了。她，脸煞白，浑身颤抖。

“怎么了？”罗宾边问边跟着她走进一个人头攒动的杂货店。

“瞧，这就是你要的那个东西。”她激动得变了声。

罗宾接过她递过来的水晶瓶塞，愣住了。他实在难以想像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解决，莫非……

可是，面前这个东西的确就是水晶瓶塞。还是那么大小，那

个形状，多棱的雕琢面上有减褪的金色，塞柄上的那道小小划痕也依然可见。还是那块没有任何雕刻的记号和数字的水晶瓶塞，还是那块不含任何杂质的水晶瓶塞，还是那块用整块水晶雕琢的水晶瓶塞。

这时罗宾突然想到，不知道水晶瓶塞的价值，占有一块玻璃又有什么重要意义？水晶瓶塞的全部意义不就在于与它有关的东西吗？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十足的蠢事。

他把东西塞进口袋，叨咕着：“千万别干蠢事，否则，追悔莫及。”

他一直注视着维克托瓦尔，她在柜台间走动，停在了收款台，又走到了罗宾身边。

“我在让松中学后边等你。”罗宾小声说。

让松中学后面一条行人稀少的街道上，他们碰了头。

“你在哪儿找到它的？”

“他床头柜的抽屉里。”

“我们不是找过那儿吗？”

“是的，昨天早上我找的时候还没有，一定是夜里放进去的。”

“他肯定还会到那儿去取它的。”

“很有可能。”

“他找不到它会怎么办？”

“这……这……”维克托瓦尔发抖了。

“他会怀疑是你偷的吗？”

“当然……”

“快，把它放回原处！”

“但愿他还没有发现……”她呻吟道。

“快点，拿着。”罗宾边说边在衣袋里翻找。

“快点呀！”维克托瓦尔伸着手叫道。

“不见了！”

“你说什么？”

“没啦……有人偷走了它。”罗宾说完，开怀大笑起来。

“你，东西丢了……你……还笑得出来。”维克托瓦尔责备道。

“我还能怎么做？……真滑稽……我们偷来了水晶瓶塞，然后，我们又被偷了……这简直是一场幻剧……《药丸》或者《山羊之脚》之类的梦幻剧。只要有一段比较轻闲的时间，我肯定会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有魔力的瓶塞》，也许叫《可怜的亚森的不幸遭遇》会更好些。”

“究竟……究竟是谁从你那儿拿走了？”

“看您说的……它长了翅膀……它化为轻烟从我的口袋逸走，去吧，小软木球。”

他轻轻地推着老奶奶，接着又颇为严肃的说道：

“维克托瓦尔，别担心回去吧。很显然，有人把它从我的口袋里掏走了，他藏在商店里拥挤的人群中，而且他知道你把瓶塞给了我。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我，我正面对着高明的对手，躲在角落窥视着我们的可怕的对手。不过，我重复一遍，请你放心。天平总会倾斜于诚实的人。还有别的事吗？”

“对了，有。多勃雷克先生昨晚出去时，有人来过。我注意到了那从花园的树梢间漏洒出的点点灯光。

“那么守门的女人呢？”

“她还没有睡觉。”

“那么，这些是警察，他们仍在搜索。等一下，维克托瓦尔……我要回你那里去……”

“怎么！你要……”

“我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多勃雷克怎么会对你那四楼的房间产生兴趣呢？”

“别的人呢？”

“别的人？假如他们想搞我，早就下手了。他们并不为我这个小绊脚石而费心思。好吧，维克托瓦尔，五点整见！”

罗宾又发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晚上，老奶奶在好奇心的引诱

下,又打开了那床头桌的抽屉,水晶瓶塞神奇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罗宾没有为这奇迹而兴奋不止。他仅仅在自言自语:

“那么,有人还回了水晶瓶塞。而这个能神奇的出入旅馆和放回水晶瓶塞的人,和我的想法一样,那就是瓶塞不应该失踪。但是,多洛雷克在知道水晶瓶塞被追踪的情况下,为什么仍然漫不经心的把瓶塞留在抽屉里,仿佛一点都不担心。那么,罗宾,就此事你谈谈你的看法吧!”

罗宾说不出想法。但是他仍然不免做一些潜意识的推理,这就像站在山洞出口感知那耀眼阳光的混沌感觉。

“看来,”他想,“毫无疑问,我将会与这些‘别的人’见面了。到那时,我将控制事态的发展。”

过了五天,不曾发生任何事情。第六天早晨,莱巴克议员来拜访多勃雷克。像同行一样跪倒在多勃雷克脚边,还献给多勃雷克两万法郎。

又过了两天。深夜两点,罗宾藏在三层楼梯平台上。忽然,他听见吱嘎的响声,那是过厅里通向花园的那扇门发出的呻吟。黑暗中,罗宾发现两个人上了楼梯,站在二层多勃雷克的房间前面。

他们不可能进去的,那扇门每晚都被划上插销。但是,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仿佛门框摩擦的低沉的声音证明他们仍有所举动。接着,罗宾又捕捉到几句极轻的耳语:

“行吗?”

“行,很好,不过最好明晚再干,反正……”

在模糊的话语中,两人摸索着下了楼梯,轻轻地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把栅栏门也关上了。

“多么的不可思议,”罗宾想,“多勃雷克在这所房子里隐蔽自己的罪恶,小心翼翼地防止别人的监视,的确是很有道理的。不

过,却不能做到天衣无缝。事实上,每个人都能在此自由出入。就像维克托瓦尔能隐藏我和女看门人引进巴黎的警察一样……不过这倒也罢了。但是又是谁在帮助刚才那两个人呢?使他们如此大胆的贸然行动,而且他们又对这是如此的熟悉啊!”

下午,罗宾在多勃雷克外出的时候,检查了他房间的门。发现门下一块嵌板被巧妙的卸下过。而现在却仅仅用几个几乎看不出的小钉暂时固定在那儿。这些惯用的手法和马梯尼翁大街,以及夏多布里昂大街的寓所的事无疑是出自同一些人之手。

罗宾发现他们事先作了周密部署。对任何有利情况或紧急的需要都作了充分考虑,就这件工作而言,如同在他的家一样,事先就准备好了入口。

短暂的白天过去了。罗宾就要揭开谜底了,他不仅要弄清那些表面看来无用而事实上另藏玄机的小洞口的使用方法,而且他终于能抓住那个灵巧、活跃的对手了。他几乎能面对面注视他们隐藏已久的面孔了。

然而出现了一点意外的障碍。多勃雷克晚上十点就回来了。他很疲倦,在睡前特意划上了过厅里通向花园的门的插销。这样使“那些人”不能轻易的进入多勃雷克的房间,他们还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多勃雷克房间里的灯熄灭以后,罗宾在三楼楼梯转弯的平台耐心的等待了一小时。以防万一,罗宾还放好了自制绳梯。

事情发展并未很晚,反而提前一个小时。有人试图打开过厅的门,没有成功,然后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并且持续了一会儿。罗宾认为他们可能已经离开。突然,在这毛骨悚然的寂静中,他感觉到有人已破门而入,轻微地颤动的楼梯扶手证实这人正在上楼,厚厚的地毯几乎听不见一点脚步声。

罗宾听不到任何声响,然而楼梯扶手的每一颤动却震撼着他的神经,他全身都沉浸在这种惊慌的感觉中。毫无疑问这人还在向上走,甚至可以算出攀梯台阶的数目。但是,种种迹象又都在

表明无人存在，他不能辨出那些看不清的行动，也不能听到一点应听到的声音。应该有一个更黑的影子在黑夜中晃动，也应该有一点声音打破原来的寂静，然而却没有。也许仅仅是幻觉罢了。

即使理智竭力在证实有人的确存在，但罗宾却还相信没有人。楼梯扶手也并没有振动。

寂静中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犹豫着不知如何是好，正准备思索下一步的打算，挂钟敲响了两点，这是多勃雷克房中的挂钟，然而奇怪的是钟声好像没有受到门板的阻挡，罗宾马上警觉起来。

他急忙下楼，发现议员的门倒是关着的，但是左下角的一块嵌板不翼而飞，露出一个空洞。

门里传出多勃雷克均匀的呼吸以及翻身的沙哑的声音。罗宾再侧耳细听，发现同时能清晰地听到衣服翻动的沙沙声，肯定有人在里面搜查多勃雷放在床边的衣服。

“这一次，”罗宾想，“我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过，这个人是怎么通过这么小的空洞进屋去的呢？他是否成功地拨开了门的插销而又粗心大意地把门重新关上呢？”

罗宾对这个即将暴露的谜底并没有产生过多怀疑，对于这个不可思议的反常，只能说明这种奇遇在他心里引起的恐慌。他向前蹲在楼梯脚下的一个台阶上。这便是房间里的人回到同伙那里所要走的必经之路——从多勃雷克的房间到过厅门当中的通道。

在黑暗中，罗宾惶恐地准备着。他马上就要揭开他的对手也是多勃雷克敌人的秘密了。他将会把那个人从多勃雷克那里偷来的胜利品抢过来，使那个人的计划彻底失败，而躲藏在过厅门外或者花园的栅栏门后面的一伙，也就不会见到他们首领的凯旋，同时，多勃雷克仍将沉醉在他的睡梦中，毫无所知。

此刻，楼梯扶手的颤动告诉罗宾，那个人开始往回走了。于是，他的神经绷紧，睁大眼睛注视着黑暗中那个神奇的人。直觉感知这个人并不远，也许仅有几米之遥了。罗宾藏在一个不会被

对方发觉的角落，极力想看清那个模糊的身影——正扶着楼梯的竖棍，极为谨慎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迈。

“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呀？”罗宾拼命抑制住怦怦跳动的心脏猜想着。

事情突变了一下，罗宾的紧张终于弄出点声响。那个人停住了，罗宾急忙向他扑去，惟恐他像幽灵一样逃之夭夭。但竟然扑了个空，没有抓住那个黑影，却碰到了楼梯扶手。不过，罗宾马上朝过厅扑去，追上了那个逃向花园的身影。

结果爆发出一声惊恐的叫喊，伴着这呼喊，花园里也传来了叫声。

“啊！”罗宾嘟囔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一个浑身哆嗦，不住呻吟的东西在他有力的双臂里挣扎着。

马上，他明白了，但同时也目瞪口呆，对这个猎物有些不知所措。门外面仍传来一些焦急不安的惊叫。罗宾把小东西用外套裹了起来，并用手绢堵了他的嘴，以免惊醒多勃雷克，然后匆忙跑上四楼。

他叫醒维克托瓦尔：“我把那个可怕的手给你带来了，他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勇士，不过你有奶瓶吗？”

他把这个五、六岁的小孩放在安乐椅上。他戴着一顶无边的毛线圆帽，穿着一件毛衣，一双眼睛惊恐不安的看着罗宾，满是泪痕吓得煞白的小脸倒也惹人怜爱。

维克托瓦也吓呆了，半天才回过神来问道：“你从那儿捡到他的？”

“在多勃雷克房间旁的楼梯上”罗宾回答着，边摸了摸孩子的毛衣，却没有发现原来指望小孩从多勃雷克房间里带回来的某种有用的胜利品。

维克托瓦尔怜悯地看着小孩。

“多可怜呀！我的小天使……瞧啊……他的小手冰冷，都不会说话了。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这位先生他很和善

的。”

“是呀，”罗宾搭腔，“这位先生一点也不凶，不过另一位先生可就不好惹了，假如还继续吵闹下去的话，可就麻烦了。维克托瓦尔，你听见那些吵闹声了吗？”

“是什么人在吵闹？”

“是我们的小天使，一个勇敢的年轻人的同伙。”

“那怎么办？维克托瓦尔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得溜了，反正我是不愿意在陷阱中被擒，我们一块走吧，勇士梅格力斯！”

罗宾一边说着一边把孩子卷在毛毯里，仅露出一个头来，又温柔地堵上他的嘴，然后在维克托瓦尔的帮助下，把孩子绑在自己的肩膀上。

“走吧，海格力斯，我们俩能像空中飞人在夜里飞翔，啊！两个半夜玩跳绳的绅士，让我们快点飞吧，你不会头晕吧？”

罗宾抬腿跨过窗台，脚登绳梯。不用一分钟便到了花园。

而那些还在敲打过厅门的人制造的噪声仍在空中飘荡。罗宾奇怪的是多勃雷克居然没有被这样激烈的喧闹声吵醒。

“他们会把一切都弄糟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罗宾暗想。

他站在这座旅馆在黑夜之中谁也看不到的角落。估计了一下这离栅栏门有多远。栅栏门是开着的。那群人仍站在门右边的台阶上，骚动不安。那门左边的房间是开着的，房间的主人——女看门人正站在门口央求。

“求你们，别吵了，你们别吵了！他会被你们吵醒的。”

“啊，太棒了！”罗宾心想，“原来这伙人的同伙是女看门人，这个好心的女人，居然是一仆二主呀。”

他朝女看门人冲过去，拎着她的脖领对她说：

“告诉他们，孩子在我那儿……夏多布里昂大街，叫他们自己来领人吧。”

一辆出租汽车停在大街不太远的地方。估计是那伙人为自

己准备的，罗宾挺威风的上汽车，仿佛是那群人的同伙，理所当然的叫司机送自己回到家里。

“小天使，累不累？……要不要在先生的床上睡一小觉？”他对孩子说。

仆人阿齐尔已经睡了，罗宾亲自安抚这个小家伙。

小孩那可怜的小脸都吓呆了，表情麻木，露出一副非常害怕又极力让自己不害怕，想叫喊又尽量使自己不喊叫出声的可怜相。

“哭吧，宝贝！”罗宾温柔的安慰他，“哭了会让你好受一些的。”

在这般温和善意的声音安抚下，孩子反而不哭了，平静了许多，小嘴不再哆嗦、眼神也不再惶恐不安。罗宾发现小孩有些熟悉的面庞，在仔细的端详下，与某人有着不容置疑的相似之处。

这再一次证明了他头脑中已经怀疑的和互相关联的一些事情。

事情一定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假如自己没弄错的话，再过不久就会把握发展的脉络了。那时……

响起了两阵急促的门铃声，

罗宾对孩子说：“宝贝，别乱动，肯定是你妈妈来了。”

他跑向门口，打开了门。

一个像疯子一样的女人猛冲进来。

“我的儿子！”她尖叫着，“我的儿子在哪里？”

罗宾平静地回答：“在我的房间里。”

这个女人立即冲向那间屋子，好像知道怎么走似的。

罗宾自言自语道：“这个年轻的灰发女人，正如我所想的是多勃雷克的朋友和敌人。”

他走到窗前，挽起窗帘，发现葛洛涅尔和勒巴律两人在对面人行道上踱来踱去。

“他们甚至都不躲藏起来。”罗宾嘀咕着，“这是好征兆，他们

以为应该服从老板了。下面就是该处理美丽的灰发女人，这倒是挺麻烦。我们谈谈吧，你这个做妈妈的。”

而这时的母亲正神态不安，噙着眼泪拥抱着自己的儿子，安慰他：

“你还好吧？真的没什么不舒服吧？我可怜的小雅克一定是给吓坏了！”

“是个小英雄。”罗宾说。

而母亲摸着孩子的毛衣，没有出声。然后轻轻地询问着孩子，显然是想知道他们昨夜的计划是否成功。

“没有，妈妈……我向你保证。”孩子说。

母亲温柔地抱着并抚摸着孩子，孩子很快睡着了，他已经精疲力尽了。而母亲也一副很疲惫的样子，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一动也不动。

罗宾也焦灼不安地注视着这个母亲，并没有打断她的沉思。她是如此的美丽，超出了罗宾的想象，虽然有一些憔悴，眼圈更黑了，皱纹更深了，然而却是那忍耐负重，更富有同情心更加多愁善感的人的面庞所带有的特别的妩媚，那真是一种动人的美。

她那悲伤的表情，使得罗宾不由得产生同情之心。他走到她面前，对她说：

“我虽然不知道您将实行怎样一个计划。但您总是需要帮助的，您一人是没办法成功的。”

“我不是一个人”

“还有其他的人，我知道。但他们并不能帮助您什么。我恳求您，答应我为您效劳吧。您就别犹豫了。在剧场包厢里的黑夜，您不是准备说了吗。”

她转过来，打量着他，仿佛不甘屈从于这个对手的意志。一字一句地说：

“您究竟想知道什么？关于我，您又了解了多少呢？”

“我不知道很多事情，譬如你的名字。但是我知道……”

她突然有一阵强烈的讲话愿望。就用手势打断了他。

“这没用，”她喊道，“你能知道些什么，仅仅是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是，您打的又是什么主意呢？您能给予我的帮助……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如果说您奋不顾身地参与此事，如果说我遇不上您就将一事无成，那都是因为您的目的……什么目的呢？”

“什么目的？我的天哪，我认为我的行为……”

她断然说道：“不，别说了。我们之间需要的是绝对坦率，这样才能彼此信任。而我将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多勃雷克有一个价值前所未闻的东西，它的价值并不是本身，而是由于他代表什么，才具有这样的价值。您见过这东西，我曾两次从您那里取走。所以，我有理由认为您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想利用这东西的价值，才会去占据它们。”

“为什么是这样呢？”

“是的，您为自己的目的来使用它，为了自己的利益，按照您的……习惯……”

“盗窃和诈骗的习惯。”罗宾续上她的话。

她没有反驳。罗宾极力搜索她隐藏在双眸深处的思绪。她对他有什么要求呢？她有什么担心呢？假如她对他不信任，那么他又怎能信任一个两次从他那儿取走水晶瓶塞并退还多勃雷克的女人呢？她对多勃雷克意志的态度是如此屈从，她可是多勃雷克不共戴天的仇敌啊！如果自己附和于她，有没有投身于多勃雷克的危险呢？……不过，她的眼睛是真诚的，面孔也如此严肃。

他果断表示：

“很简单，我的目的就是使吉尔贝和伏舍莱获释。”

“真的吗？……真的吗？……”她全身颤抖着喊道，并且一再用不安的眼神询问。

“假如您知道我的生活……”

“我知道您一些情况……近一段时间，在您未觉察的情况下，

我已经卷入您的生活……不过，因为其他的事情，我还是怀疑……”

罗宾更加坚定有力的说道：

“其实您并不了解我。要不然就不会耽搁我这么久了，在我的两个同伴……或者就是吉尔贝，因为伏舍莱是个恶棍……在吉尔贝逃脱那即将到来的可怕厄运之前。”

她冲过来惊恐地抓住罗宾双肩：

“您说什么？厄运？……那么，您认为……您认为……”

“我的确认为，”罗宾说，同时感觉到这消息对她如此震惊，“我的确认为，假如我不能及时完成计划，吉尔贝就完了。”

“闭嘴……”她尖叫着，并且用手去抓他，“闭嘴，我不允许您这样说……这都是毫无根据的……是您凭空编造的……”

“不仅仅是我，吉尔贝也是这样想的。”

“啊！您怎么知道吉尔贝是怎样想的？”

“吉尔贝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

“他自己，是的，他希望我能救他。几天前，我收到他的信，他在监狱里绝望的召唤。”

她猛地抢过信纸，并结结巴巴地读了起来。

“救命啊，老板……我完了……我害怕……”

信纸从她手里飘落，她神经质地向天挥舞双手，直瞪瞪的大眼睛焕发出恐怖的影子，那正是使亚森·罗宾多次感到恐惧的影子。突然，她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后，昏倒在地。

二十七人名单

床上的孩子安静地沉浸在梦乡。而被罗宾安放在长椅上的

母亲也还处于昏迷中，不过渐趋向均匀平稳地呼吸，以及脸上泛起的血色都预示着她即将醒来。

罗宾发现她胸前挂着一条项链，手指上也戴着一枚结婚戒指。便弯下腰，把项链翻过来，里面有一张小相片，上面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和一个小孩儿，更为确切的说是个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少年。他观察着这个长着一头卷发的少年人的容光焕发的脸庞。

“果然如此”他自语，“啊，可怜的女人！”

罗宾握着她冰凉的双手，使她暖和起来。她嘴里喃喃叫着“雅克……”稍稍张开那双美丽的眼睛，却又无力地又闭上了。

“他很好……还睡着……不用担心……”

她已经完全的苏醒过来，只是沉默着不说话。罗宾便很随便地询问了一些问题，想使她提起倾叙衷肠的感情。于是，他指着那条项链问她：

“这个少年是吉尔贝吧？”

“是的。”她回答。

“那么，您是吉尔贝的母亲？”

她打一个寒颤，然后低声说：

“是的，吉尔贝是我的大儿子，我的大儿子。”

如此看来，那个被指控为杀人犯因而遭到法庭起诉的桑特监狱的囚犯吉尔贝是她的儿子了，她真是吉尔贝的母亲。

罗宾接着问：

“那个中年人又是谁呢？”

“我的丈夫。”

“您的丈夫？”

“是的，他在三年前就死去了。”

她激动地站起来。生活，以及对生活和威胁着她的所有可怕事物的恐惧，使她重新不寒而栗。

罗宾又问：“你的丈夫尊姓大名？”

她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麦尔吉”

罗宾很惊讶。

“是维克托里安·麦尔吉议员？”

“就是他。”

一段很长时间的沉寂。罗宾记忆中还有残留着三年前风闻一时的“麦尔吉议员之死”事件。议员麦尔吉在没有留下任何语言说明理由的情况下自杀了，在议会的走廊里。而且至今仍没有找到他自杀的任何理由。

“理由，”罗宾说出自己所想的，“您知道吗？”

“我知道。”

“吉尔贝也知道吧？”

“不，我丈夫那时已把吉尔贝赶走了，作为对他惩罚。吉尔贝后来失踪了，我丈夫曾非常悲伤，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不过，现在已经不用再询问了。麦尔吉夫人开始叙述那充满痛苦的往事：

“那是在二十五年前，我家住在尼斯，我那时叫克拉丽丝·达尔赛，我的父母都还在世。我在社交中遇到了这出悲剧的三个角色，他们的名字你应当知道 阿莱克西·多勃雷克，维克托里安·麦尔吉以及路易·帕斯维尔这三个年青人。他们是旧相识，在大学同年级，在军队服役时又是好朋友。其中的帕斯维尔爱上了一个歌唱演员，那个女演员是尼斯歌剧院的。而麦尔吉和多勃雷克则同时的爱上了我。这个故事不用我再多说了，所发生的足以说明这一切。

我所爱上的是麦尔吉，而我却没有马上宣布这一选择。可能纯洁的爱情都是胆怯、忧郁和害羞的吧，所以我只能在我完全自信和无拘无束的情形下，才宣布了我爱的是麦尔吉。然而多勃雷克却在这个等待的时期产生了希望，这个结果使他狂暴得失去了

理智。”

克拉丽丝停歇了半晌，又以激动的声音往下叙述起来：

“那场景我会永远记得。客厅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多勃雷克话里的仇恨和威胁使人不寒而栗。维克托里安则对朋友的这副样子感到十分的窘迫，因为以前他从未见过多勃雷克如此暴怒异常过。多勃雷克野兽般的表情使他的面孔更加令人讨厌……是的，他是一只凶残的猛兽……咬牙切齿，挥身顿足。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他那时还没有戴眼镜——在眼窝里滚动。他一直不停的念叨着：‘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哼，我要用最残酷方式来报复，即使为此耗上十年、二十年，我也在所不惜……那将会是一声晴天霹雳……啊！你们不知道……报仇……作恶。多快活呀。我天生就是干坏事的……那时，我会让你们俩跪着求我，是的，跪着。’我父亲这时进来了，他和仆人一起把阿莱克西·多勃雷克这个恶棍赶了出去。我和维克托里安六个星期后举行了婚礼。”

“那多勃雷克呢？”罗宾忍不住询问，“他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阻碍你们吗？”

“没有。但是我结婚那一天，路易·帕斯维尔的那位歌剧院的女演员，他所钟爱的那位姑娘被人掐死了。也许是因为路易·帕斯维尔不顾多勃雷克的反对，还是做了我们的证婚人，这触怒了多勃雷克……

“什么！”罗宾惊讶地问，“是多勃雷克干的？……”

“多勃雷克几天来一直在殷勤地追求那位姑娘，知道的就这么多。所以无法肯定，当帕斯维尔不在时，谁进来了，谁出去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没有，一点也没有。”

“但是，帕斯维尔……”

“我们和帕斯维尔都认为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就是：多勃雷克想诱拐这位少女，也许想冒犯她，强迫她。在搏斗中，他失去了理智，发狂了，掐住她的脖子，在不知不觉中掐死了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事实真相，只有让多勃雷克这个恶棍逍遥法外

了。”

“此后他怎样了？”

“后来几年都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们只知道他输掉了自己所有的家产后，便逃亡到美洲去了。而以后，我就沉湎于我的爱情和幸福之中，尽心感受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无暇顾及多勃雷克的愤怒和威胁，我以为他已爱恨俱消。我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儿子安托万的健康。”

“安托万？”

“是的，这是吉尔贝的真名，这个不幸的孩子至少成功地隐瞒了他的身世。”

罗宾问道：

“吉尔贝……在什么时候……开始学坏的？”

“我不能准确的告诉您。吉尔贝——我还是喜欢这样称呼他，而不叫他的真名字——儿时就像今天这样可爱、迷人、讨人喜欢。当然他也有些懒惰和不守纪律。我们在他十五岁时把他送到了巴黎郊外的一所中学。正是为了使他离我们稍远一点。学校两年之后又把他送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溜走，而且一连几个星期这么干。学校认为他品行不好。”

“他都去干什么呢？”

“整天泡在咖啡馆和舞场里，要不然就去赛马。”

“他那来的钱呢？”

“那个恶魔，那个把他诱出学校，引入歧途，使他堕落，让他说谎话，花天酒地和进行偷窃的恶魔给他的钱。”

“是多勃雷克？”

“多勃雷克？”

克拉丽丝·麦尔吉一边用双手掩住发红的脸，一边用疲倦的腔调说道：

“多勃雷克报了仇。当我的丈夫把我们可怜的儿子从家里赶走，就寄来了一封可耻的信，宣告他所扮演的令人憎恶的角色和他如何成功地把我们的儿子领向深渊的诡计。最后他写道：‘先是轻罪法庭……然后是刑事法庭……最后上断头台’”。

罗宾惊叫起来：

“什么？难道现在这件事是多勃雷克的阴谋？”

“这倒不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这个可恶的预言只是他那恶毒的愿望。然而，这对我而言当时是多么让我恐惧。我在恐惧中病倒了。而我的小儿雅克才出生没两天。继而，吉尔贝所干的坏事，像什么假签字，诈骗钱财等消息每天都会传入我的耳中，所以，我们只好欺骗四周的人们，说他去了外国，然后就是他死去的音信。不幸的生活，而当我丈夫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时，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只用一句话就能使你知道一切了。因为在这份二十七人的名单里有我丈夫的名字。”

“啊！”

顿时，蒙着罗宾眼睛的布被撕裂了。于是他好像在闪电的照耀下看清了那隐蔽在黑暗之中的事情真相了。

克拉的丝·麦吉尔更加坚定地说道：

“是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不过这是一种他遭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厄运所造成的错误。维克托里安·麦尔吉确实是法国两海运河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像所有赞成公司方案一样他也投了公司的票。而且，我还可以明确的告诉您，他甚至领到过一万五千法郎。然而，他却是替政界里一个绝对信任的朋友领的钱。事实上，我的丈夫就成了他那位朋友的盲目和不自觉的工具。他也因为这么一件‘好事’，而完蛋了。直到公司董事长和出纳失踪的事件使得贪赃舞弊的运河事件被揭露。我丈夫才知道，他的好朋友都已被收买，而他们和他的名字以及一些议员、党派领袖、有影

响的国会议员都被列在这个喧嚣一时的神秘名单里了。而后来一段时间,他就担心吊胆的!名单会不会公布?自己的名字会不会被宣扬出来?那真是折磨人啊!大家都知道存在这样一个名单,却不知道在那里。在议院的慌乱、恐怖和告密的气氛中,两个人被这场风暴给清除了。却无人知道那揭发来自何处。”

“是多勃雷克。”罗宾插嘴说。

“唉!不是他”。麦尔吉夫人叫道:“那时多勃雷克尚未登上政治舞台,默默无闻。不……您记得……直到那个掌握名单人讲出了事实真相。他就是前掌玺大臣,运河公司董事长的堂兄热尔米诺。热尔米诺是个肺结核病人。他临终前写信告诉警察局长,在他房间里的一个铁箱中可找到这份名单。局长在他死后,包围了房子,打开铁箱,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这次肯定是多勃雷克干的。”罗宾说。

“是,就是多勃雷克,”麦尔吉夫人越发激动地大声说,“阿莱克西·多勃雷克经过六个月的伪装,当了热尔米诺的秘书,他知道热尔米诺有这份宝贵的文件也就是必然的事了。他在热尔米诺死的前一夜撬开了箱子。这一点经查已获证明,而且多勃雷克的身份也被揭露。”

“不过,为什么不逮捕他呢?”

“因为这都无济于事。他早已藏好名单,逮捕他只会使事情重新翻腾起来,引起风波。而这又是大家所讨厌的。”

“那怎么办?”

“谈判”

罗宾听到这儿忍不住放声大笑。

“滑稽,同多勃雷克谈判。”

“这真是很滑稽,”麦尔吉夫人严肃地强调,“这期间,他马上就开始厚颜无耻单刀直入的讹诈。在八天后,他到下议院找我丈夫,威逼我丈夫一天内给他三万法郎。否则,他将给我丈夫带来丑闻和耻辱。我丈夫知道这家伙的残酷无情。于是,压抑之下失

去了理智，自杀了。

“荒诞透顶！”罗宾忍不住问道，“这可是一张二十七人的名单，如果多勃雷克吐露一个人名，让人相信他们的控告。他就必须公开这份名单，换句话说他就得放弃名单，或者就得去复制它。虽然这样也能引起丑闻，但是他也将永远失去讹诈他人的全部资本。”

“你的话既对，又不对。”她说。

“您为什么会知道？”

“是多勃雷克告诉我的。这个卑鄙的人来看过我。他毫无廉耻的谈及与我丈夫的会面的情况。其实惟一的证据就是那份名单。那上面有出纳记下了人名和得到的钱数以及公司董事长在死前签的血书。此外，还有当事人所不了解的，公司董事长和他的出纳之间的通信，董事长和他的顾问律师之间的通信等等。这些都不是很清楚证据。所以只有那张字迹潦草的名单才是惟一不可否认的证据，而抄件与复印件都毫无价值。这名单的真实性据说曾受到最严格的检查。不过仅凭别的一些迹象也能伤害人。已有两名议员遭到致命打击。而且多勃雷克又擅长恐吓，逼人发狂的勾当。于是当被恐吓的人感到丑闻不可避免时，除非像我丈夫一样自杀，否则就只能乖乖给他一笔钱。现在，您明白了吗？”

“我懂了。”罗宾说。

接着就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罗宾回顾了多勃雷克的一生。他利用那份名单的威力，在黑暗中慢慢逼近，从他们那些牺牲品那里敲诈来的钱大肆贿赂，而获得了顾问，议员的头衔。在他的威胁和恐吓下，没人能与他抗争，对他难以企及，就连政府都顺从他的意志，怕他三分。他终于变得强大，获得了国家的尊重。而国家为了能增加一点制约他的力量，不得不任命从个人恩怨出发憎恶多勃雷克的帕什维尔为巴黎警察局的秘书长。

“那后来你见过多勃雷克没有？”罗宾问道。

“见过，我为了我丈夫那完美无缺的荣誉。使任何人都不会猜到事实的真相。我必须接受了和多勃雷克的第一次会面。”

“那么，这以后还有很多次吗？”

“对，还有很多次。”她声音逐渐高昂，显得很激动。“是啊，还有好多次……在剧院……或者在昂日安的晚上……没有别人知道，我也为此而感到羞辱……但又必须这样做……为我丈夫复仇的责任……使我不能推卸一切。”

她面向罗宾，用充满激愤的声音说道。

“对，复仇不但是我所有行动的准则，也是我余生的宿愿。我没有什么梦想和追求了。我惟一的生存目的就是为丈夫复仇，为失去的儿子复仇，为我自己所受的屈辱复仇。我要不惜一切打倒他，让他穷困潦倒，让他流泪……如果他还有眼泪的话！——我要他绝望的痛哭流涕。”

“要杀死他？”罗宾插言，他想起她与多勃雷克发生在办公室的那一幕。

“不，我不想让他就这样死去。我时常控制杀死他的念头，有次我甚至举起手臂对着他……但是，这毫无用处！且不说他采取的严密防范措施，而且那份名单仍存在……。再说，我也不想让他如此痛快的死去，我的深仇大恨要他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而只有砍掉那魔爪——那份使多勃雷克无所不能的名单，使他毁灭，彻底失败才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所寻求的就是让他在何等可悲的处境中失败灭亡。”

“然而多勃雷克怎么会不了解您的意图呢？”

“我向您担保他不会知道。会面对我而言，是监视他，试图找寻他秘密的最佳机会。……而他呢……他……”

“而他。”罗宾猜到了克拉丽丝·麦尔吉的意思，接着说道：“他窥视着他渴望的猎获物……他一直所钟爱的……现在还爱着的女人……他梦寐以求的女人……”

她垂下了头，简明地答道：

“是这样。”

看来,事实就是彼此怀着深仇大恨的两个人之间的一场特殊的战斗。多勃雷克冒着生命危险而放纵自己狂热的情欲。也许,他认为与这可怜的女人建立起来的亲密私人关系是绝对安全的。

“那您有什么收获吗?”罗宾问道。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无所获。”她说,“我在前几年就使用过您的或警察局那方面的调查方法,却毫无成果。我有些绝望了。这时有一天,我来到了昂日安别墅,在多勃雷克的工作台下废纸篓中找到一封刚开了头揉皱了的信。上面写了几行蹩脚的英文,大意是:‘将水晶掏空内部,而且要巧妙的让人看不出来。’假如不是多勃雷克急匆匆地从花园中跑回来,神色紧张地在废纸篓中翻找的话。我也许不会重视这张小纸条。当他怀疑地望着我说:‘这里的……一封信……’我装作一切都不知道的样子。他也没再继续找,但是他激动的样子却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于是,我按着这条线索寻找。一个月后,在客厅的炉灰中,我发现了约翰·萨瓦尔德,斯托布里奇玻璃商的半张发票。是多勃雷克要求做一个特殊的水晶瓶塞。我被‘水晶’两字触动了。为此,我还特意去了斯托布里奇,贿赂了工头,才知道这个瓶塞是订做的,让人看不出里面是掏空了的。

罗宾点了点头。

“这是不容置疑的情况,但是,我认为就算是在涂金层的下面……那窄小的地方也不能藏什么东西。”

“那是很窄小。却仍然能放下些东西。”她说道。

“您怎么知道能放下东西?”

“是帕斯维尔告诉我的。”

“你曾见过他?”

“是的,就是那时我与他见面的,而以前,我和我丈夫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和他中断了一切关系。他是个野心勃勃,道德低下的人。他毫无疑问在两海运河事件中拿到过钱,也扮演了一个不

光彩的角色。不过这都没关系，最重要是我需要帮手。没有比巴黎警察局的秘书长更有助于我的计划的人。所以，我们见了面。”

“他了解您的儿子吉尔贝吗？”罗宾问道。

“不知道，我对他所处的地位抱有戒心。我使他像我所有的朋友一样以为吉尔贝出国并死了。然而对于我丈夫自杀的原因以及我报复的目的，我都没有对他隐瞒。他对我的发现欣喜若狂。于是我便体会他同样对多勃雷克怀有深仇大恨。我们谈了很久。他告诉我名单是一片特别薄的透明纸，团成小球的话可以放在极小的地方。在知道这个秘密后，我们俩谈妥了，各自行动，但私下也互通消息。我使他与对我完全忠诚的拉马丁广场的女看门人，克雷蒙丝保持联系。

“但是，女看门人却不怎么忠诚帕斯维尔，”罗宾插言道，“我能证明她出卖了他。”

“当初却是在女看门人的帮助下，暗探进行了多次搜查。现在也许有了变化。在十个月前，我重新找回了吉尔贝，我永远疼爱的儿子。母爱使我不在乎他以前都干了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现在干什么。再说，吉尔贝又是多么可爱啊！当他抱住我的小雅克，他们兄弟失声痛哭时，我又怎能怪罪他呢？”

她两眼盯着地面，轻声地说道：

“然而现在我却后悔宽恕了他！嗨，假如能重新回到那一刻，我会鼓起最大的勇气赶走他啊！我害了他啊……可怜的孩子……”

她深思着，又继续说：

“假如他像他讲述的那样，也正如我所想象，长期花天酒地，养成种种恶习，很粗鲁而且还在堕落的话，那么我就会有足够的勇气……但是，假如从表面看，从……怎么说呢，从道德观点来看，他确实是不那么坏。在您的支持、鼓励下，他已有了很大的转变。虽然我憎恶他的生活……可在一定程度上他仍然保持着正派……某种东西，像一种诚实的本质重新浮到表面……他很快

乐,无忧无虑、幸福的……而且,他向我谈起您时是如此的深情。”

她不敢在罗宾面前过分责备吉尔贝选择的生活方式,又不愿意颂扬它。因此她尽力寻觅合适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显得很难。

“以后呢?”罗宾问道。

“他常偷偷的来看我,或者我也常偷偷地去看他。我们一块在乡间散步。这时候,我告诉他那些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他很激动,就要去盗窃水晶瓶塞,为父亲也为多勃雷克给他造成的痛苦报仇。不过,他的第一个想法——我应该说,他从未改变过的——就是与您商量。”

“不过,”罗宾喊道,“事情却……”

“是的,事情有了些变化,我可怜的吉尔贝,他是那么的脆弱啊!这都是他的那个同伙影响了他的决定。”

“是伏舍莱吧?”

“对,就是伏舍莱这个充满恶毒和嫉妒的肮脏灵魂。他不但是一个狡猾而邪恶的人,而且也是一个阴险的野心家。吉尔贝一切痛苦的根源就在于信任伏舍莱并去征求他的意见。伏舍莱不但说服了他,也说服了我。他认为这时我采取行动更好。在研究了这件事后,最后组织了昂日安的行动。并在您的指挥下,盗窃了玛丽的特莱斯别墅。因为有仆人雷奥纳尔的严密监视,这可是帕斯维尔和他的人所不敢采取的行动。我们真是愚蠢,要么应该让您置身事外,免得因误解而招来重大损失,因迟疑而产生的危险,要依靠您的经验完善计划。然而,伏舍莱控制了我们,事情开始于我和多勃雷克在剧院的一个约会。当我午夜回到自己的住所时,才知道那可怖的事情结果,雷奥纳尔被杀,我的儿子遭到逮捕。多勃雷克可怕的预言将会变成现实,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前途渺茫。因为我的过错,使我的儿子要被推上法庭,要被判刑。我一个做母亲的把儿子推向了深渊,看着他堕落而我无能为力。”

克丽丝激动得发抖,来回扭着双手。没有什么痛苦能和一个

母亲为她儿子生命担忧的痛苦相比拟呀！被深深感动的罗宾对她说：

“毫无疑问，我们肯定会救他的。不过我必须知道事情发生的所有细节，我想请您告诉我……当晚，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昂日安事件？”

她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而由于忧虑，她的脸都收缩了。她回答说：

“是您的两个同伙，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通过伏舍莱的两个同伙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俩的绝对忠诚，伏舍莱挑他们俩划的船。”

“就是现在外边的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吗？”

“是的。当您离开别墅，在湖上摆脱了警长的追逐。您上了岸，一边向汽车走去，一边对他们交待了几句后。他们急忙地跑来告诉我这么可怕的消息，他们以前曾来过我的家。当我听到吉尔贝被投入监狱后，在这可怕的夜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去找您，希望能有您的帮助，然而上哪儿才能找到您呢？于是在我走投无路时，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决定向我说明他们的朋友伏舍莱所扮演的角色，他的野心，他长期酝酿的阴谋……”

“是不是想要摆脱我？”罗宾冷笑着问。

“是这样，吉尔贝得到了您的信任，伏舍莱监视着吉尔贝。所以他知道您所有的地址，再过不久，一旦他得到了水晶瓶塞后，控制了二十七个名单，继承了多勃雷克的大权。他就会把您交给警察，但却不牵连您的部下，使他们听他的指挥。”

“笨蛋！”罗宾嘟囔着。“有这样的部下！”

他补充道：

“然而，那门上的镶板……”

“是他考虑到要同多勃雷克与您进较量，出于谨慎而卸下来的。他在多勃雷克家也干了同样的事。他找到一个特别矮瘦的杂技演员，在他的指挥下，通过那些小洞可以巧妙的获得那些关于您的秘密和信件。这两个朋友向我泄露了真情。我顿时有了

一个计划 利用我的小儿子雅克去救他的哥哥。他是那么瘦小，而且您知道，他又那多么聪明、勇敢。我们在半夜出发了。在同伴们的指点下，我在吉尔贝的私人住处找到了您在马梯尼翁大街住所的两层锁的钥匙。知道那是您的住处。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在路上使我下了决心。使我只想到您那儿拿到水晶瓶塞，而没有想到得到您的帮助。那瓶塞显然应该在您那里。我猜对了。然后，我的小雅克进入了您的房间，并把瓶塞带给了我。那时我内心因充满希望而颤抖。我要独自保存这份名单，而不会让帕斯维尔知道。这样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多勃雷克，使他听命于我。现在我终于是这个护身符的主人啦！我要逼迫多勃克雷采取措施营救吉尔贝，让孩子逃走，至少也不要被判刑。这可是救星。”

“结果呢？”

克拉里丝突然站了起来，然后低沉地对罗宾说：

“水晶瓶塞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您知道吗，没有名单，也没有藏东西的地方。昂日安的行动一点用都没有。杀死雷奥纳尔以及我的儿子被捕都是徒劳的。我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您从多勃雷克那儿偷来的瓶塞不是按照他要求所做的，而只是斯托布里奇的玻璃商约翰·萨瓦尔德所做的样品。

罗宾差点要说出一些俏皮话来。然而想到命运对克拉丽丝的戏弄，给她造成的痛苦，他忍住了。

他从牙缝中挤出的话：

“蠢货，这要是引起多勃雷克的警觉就完了。”

“不会的。”她说道，“多勃雷克并没有看出什么。他认为这仅仅只是一次普通的盗窃，是为了得到他的珍藏品而已。也许使他得到错误的结论是由于您的参加。”

“但是，瓶塞不翼而飞……”

“首先，这东西的重要性只居其次，既然这只是个样品。”

“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在英国打听到样品在柄的底部有个划痕。”

“那么仆人为何总是把那个被盗的壁橱的钥匙带在身边？为何在巴黎多勃雷克家里的一个桌子抽屉里又出现了一个瓶塞？”

“很明显，多勃雷克很喜欢这个瓶塞，很珍惜它，正像人们珍惜一个有价值的物品模型似的。所以，我才又一次把它放回原处，在多勃雷克未发现瓶塞丢失之前，也是因为如此，我才会在他发现瓶塞之前，把它原封不动的放回了原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不惜代价让我的小雅克再次从您那里取回了瓶塞，并在女看门人的帮助下再次放回原来的地方。

“那多勃雷克有没有产生疑心呢？”

“没有，他并未察觉我和帕斯维尔都知道名单的藏身之处。他只知道，人们都在寻找这份名单。”

罗宾一边在房间踱步，一边进行周密的思考。最后，站在克拉丽丝·麦尔吉夫人的面前，问道：

“您是不是在昂日安事件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收获了吧？”

“是的。”她答道，“我一直努力地行动着。我与两个同伴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然而，总缺少一个精确的计划，所以毫无进展。

“或许只有把二十七个人名单从多勃雷克的手中抢夺过来的方法外，再也没有其他良策了。”罗宾说。

“的确如此，但怎么办呢？而且，您的行动也成了我实行计划的障碍。我们知道您的老奶妈维克托瓦尔是多勃雷克的新厨师，女看门人还告诉我们，维克托瓦尔甚至给您提供了隐蔽所。所以，我害怕您的计划。”

“是您在信中要求我退出这场战斗吗？”

“对。”

“也是您要求我晚上不要去浮德维尔剧院吗？”

“是我，在我得知维克托瓦尔曾偷听过我与多勃雷克之间在电话中的谈话，而同时一直监视着您的勒巴律告诉我您出了门。

所以，我猜想您肯定在盯多勃雷克的梢。”

“那个黄昏到这里的女人呢？”

“那是失去勇气而又想去看看您的我呀！”

“是您截获了吉尔贝的信吗？”

“我认出了信封上的笔迹是他的，所以就……”

“不过，您没有和您的小雅克在一起吗？”

“不，他和勒巴律呆在汽车里。然后，小雅克在我的帮助下登上大厅的窗户，然后就可利用那些门镶板上的小洞进了房子。

“那信都说了些什么呢？”

“遗憾的是，吉尔贝在信里指责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了他，而除了这些责备的话，其他也没有什么。看过信后，我便因为不再信任您而悄悄的逃走了。”

罗宾很愤怒，耸耸双肩道：

“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呀！为什么我们不能更早的彼此沟通一下啊！我们俩人在玩捉迷藏……我们互相设置了一些愚蠢的圈套……而那些宝贵的时光流逝了，再也无法挽回啊。”

“您瞧，”她哆嗦着说道，“您不是一样也害怕未来！”

“不，我不害怕。”罗宾嚷道，“我只不过在想，如果我们俩能共同努力，早就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啦！我在想那些错误与冒失的行动，如果是我们一致行动的话，都是可以避免的呀！我在想，您失败的行动——搜查多勃雷克的衣服，致使我们愚蠢的争斗，而造成的旅馆外的喧嚣，必然使多勃雷克更加戒备了。”

克拉丽丝·麦吉尔摇摇头。

“我想不会的，他不会被喧闹吵醒，因为我们把行动推迟一天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女看门人把高效麻醉药放在他的酒里。”

停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

“而且，他的戒备情况，您是知道的。他在生活中时刻提防着危险，几乎无懈可击……况且，那全部王牌都在他手中。”

罗宾忍不住靠近她，问道：

“那您准备怎么办呢？您的意思是我们毫无希望了吗？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了吗？”

“有”她低声说道，“惟一的办法……”

她的脸色异常苍白，激动得浑身颤抖。把脸重新埋藏在双手之中。

罗宾深深地被她的痛苦感动，以为自己了解她的惊恐，弯下身来，问她：

“您能不能直言不讳的告诉我。这是为了吉尔贝，对吗？……如果万幸，司法机关不知道吉尔贝的家世，也没有人知道伏舍莱同他的真实姓名，那么至少一个人是知道的，对吧？多勃雷克已经认出了化名为吉尔贝的人就是您的儿子安托瓦。”

“的确如此……”

“多勃雷克已经答应救您的儿子，对吗？他说，能让你的儿子获得自由。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是某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向您提出了这些。而您那一夜也想杀了他，对吧？”

“是的……就是这样……”

“但像每个无耻之徒所能想象的那样，多勃雷克提出了一个条件，惟一的一个可鄙的条件，对吧？”

克拉丽丝没出声。她好像已精疲力尽了。长期的与敌人周旋，而这个敌人又日益吞食了她的地盘，她注定无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克拉丽丝·麦尔吉仿佛是一个受战胜者任意支配的早已被征服的捕获物。她为了解救自己的儿子，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屈从于仇人多勃雷克的意志，做他的情妇和驯服的奴隶。而多勃雷克可是谋杀了她的丈夫，把她的儿子引入歧途的卑鄙下流之徒。罗宾对这个人的憎恨和厌恶是不言而喻的。

罗宾满怀怜悯之情地坐在麦尔吉的身边。轻轻地极尽温柔地抬起她的头，望着她的眼睛说道：

“听我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救您的儿子，我向您发誓……我

向您发誓……我绝不让您的儿子去死，您听见了……只要我活着，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敢碰您的儿子。”

“是的，我相信……相信您的话。”

“信任我吧……相信我这个从不知失败的人说的话吧。我一定会成功的。不过，我只恳求您发一个誓。”

“发什么誓？”

“别再去见多勃雷克了。”

“我发誓我再也不去见多勃雷克了。”

“把一切恐惧，一切同他达成任何交易和协议的想法从您的思想中驱走吧，不管这种想法还是多么朦胧……”

“我向您发誓。”

她脸上流露出放心和完全信任的表情。在她注视他眼神中，罗宾感到为她效忠的愉快。他希望能使这个女人脱离苦海，得到幸福，至少也应平静下来医疗一下心灵的创伤，彻底忘了过去。

“看着吧？”他站起来用愉快的声音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二三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当然，前提是您不再拘束我的行动。所以，您看，您还是先去静养一段时间吧！”

“怎么？”

“换句话说，您最好去乡下住一段时间，销声匿迹。再说，您的小雅克也累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在这场赌博中神经受到了损害……而现在他的确需要很好的休息，是吧，勇士梅格力斯？”

第二天，克拉丽丝·麦尔吉也差不多患病了，她最需要的便是休息。在受到这么多事件的冲击下，她太累了。于是，她和她的儿子住在了圣·日耳曼森林的一个女友家里。她已疲惫不堪，精神恍惚，头脑里充满了可怕的幻觉，每一次激动，都会使她神经混乱。在乡下这段日子里，她几乎都不能想，甚至不能看报纸。

罗宾在改变自己的策略，他开始研究绑架和非法监禁议员多勃雷克的办法。而监视敌人行踪的任务则由葛洛涅尔和勒巴律负责。罗宾已经决定在事情成功的前提下，宽恕他们的过错。

亚森·罗宾的两个同伙被控告为杀人犯的消息已经刊登在各种报纸上,报纸宣称法庭将要对他们开庭审判。而就在这天下午四点左右,一阵铃声打破了夏多布里昂大街的住宅中的宁静。

这是电话的铃声。

罗宾摘下了话筒。

“喂?”

响起了一个女人气喘吁吁的声音:

“米歇尔·博蒙先生在吗?”

“是我,夫人。您是……”

“先生快点来吧!麦尔吉夫人服毒啦!”

罗宾顾不得再问,马上冲出房子,驾车来到了圣·日耳曼。

房门口正等候的是克拉丽丝的女友。

“死了”他问道。

“没有,幸亏药量不够,医生说她不会有生命危险。”

“那么,什么原因使她自杀呢?”

“小雅克失踪了”

“是被绑架了吗”

“是的,他正在森林入口处玩耍。有人看见来了一辆汽车……在两个妇人下车后,就听见了雅克的尖叫声。克拉丽丝听见后,想呼喊求救,却无力地倒下去了,她呻吟着说:这个人……是他……全完了,她的神态有些失常。突然,她仰头把一个瓶子里的东西喝了进去。”

“接着呢?”

“接着,我和我丈夫把她抬回了房间,她显得非常难受。”

“为什么您知道我的姓名和住址?”

“麦尔吉夫人在经过医生的救护后,告诉我的。于是,我便给您打了电话。”

“有别的人知道这件事吗?”

“没有。我知道克拉丽丝厌烦透了,她希望安静。”

“我能看看她吗？”

“也许不能，医生禁止再刺激她，再说她也睡着了。”

“医生对她有什么嘱咐吗？”

“他嘱咐注意她的热度和防止她神经过度兴奋。而且担心病人会再生自杀的想法，而这一次……”

“怎样才能避免呢？”

“使她保持一两星期的绝对安静是必然的，然而她的小雅克……”

罗宾打断她，问道：

“您认为，假如还回她的儿子……”

“这样最好啦，那她就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啦！”

“您可以肯定吗？……可以肯定？……的确如此，是吧？很明显……那么没问题，烦请转告麦尔吉夫人。我今晚午夜前一定还回她的儿子，是的，午夜以前。”

罗宾说完话后，匆匆的出了房间，对司机叫道：

“去在巴黎拉马丁广场的多勃雷克议员府邸。”

判处死刑

在罗宾的汽车里，如同一个工作间一样有书籍、纸张、墨水和钢笔。这里就仿佛是一个演员的化妆室。里面不但有装满化妆品的盒子以及装满各式服装的盒子，而且有塞满了雨伞、手杖、领带、夹鼻眼镜等各种辅助用品的箱子。罗宾可以在这里，在行车途中从头到脚彻底改换。

一位稍稍发胖的绅士在傍晚六点多钟，敲响议员多勃雷克住邸的门铃。他穿着黑色燕尾服，戴一顶大礼帽，有一些胡子，还戴着一副眼镜。

他在女看门人的带领下来到台阶前，维克托瓦尔在铃声中也出现了。

他问道：

韦尔纳先生能拜访多勃雷克议员吗？

“先生这个时间不方便会客……”

“请您转交我的名片。”

他写了几个字在名片的空白地方：“以麦尔吉夫人的名义”，然后，坚持已见地说：

“我相信他肯定会接见我的。”

“但是……”维克托瓦尔还是有些不情愿。

“喂，老婆子别装腔作势，自作主张啦！怎么啦！”

她被惊呆了，然后嘀咕着：

“怎么是你！”

“不，是路易十四。”

罗宾把她带到过厅的一个角落。

“听着……一旦只有我与多勃雷克在一起，你赶快收拾好房间的东西，马上溜走！”

“为什么？”

“别问了，照我说的，在路的前边会找到我的车。好啦，现在快去为我通报，我会在办公室里等。”

“可是看不见啊。”

“开灯。”

她打开了灯，留下罗宾一人走了。

罗宾考虑着：“应该就是在这里放着水晶瓶塞。要不然多勃雷克也不可能总带在身上……不，假如有一个绝妙的藏处，他总会充分利用的。而且这个地方是如此隐蔽，不然至今……还没有人……”

他全神贯注、极其细致的搜索房间中的每件物品，他记起在多勃雷克给帕斯维尔的信中，“……就在您身边，你差点就发现它

了……就差那么一点……你就拿到了……”

这里的東西自那天后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书籍、账簿、一瓶墨水、图章盒、烟丝盒、烟斗、以及所有一切搜查过一次又一次的东西摊在桌子上。

“啊，这家伙做得真精彩，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呀！……”罗宾惊叹道。

罗宾其实并没有多少把握。虽然他知道自己刚才所做的事，也知道怎么行动，但考虑到他将面对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是纯粹靠碰运气。而且多勃雷克可能控制局面，而且他们之间的谈话可能也会与估计截然不同。

然而，他难以控制对这一幕的愤怒。但是，罗宾在听到渐近的脚步声后，仍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多勃雷克走了进来。

他一言不发看着手中的名片，坐在桌子前面，并随手做了个手势，请站起身来的罗宾坐下。

“是韦尔纳医生？”

“是的，我是圣·日耳曼的韦尔纳医生，议员先生。”

“既然你说是为麦尔吉夫人而来的……那么，麦尔吉夫人无疑是您的病人吧？”

“是的，我曾医护过她。在很悲惨的情况下，我去看了她的病。其实在此前，我并不认识这位夫人。”

“她病了？”

“麦尔吉夫人服毒自杀了。”

“什么？”

多勃雷克掩饰不住自己的不安，显得很震惊，又问道：

“啊，您说什么？她服毒了？会不会死呢？”

“她没有死，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药量不够。要不然，我认为麦尔吉夫人没什么事啦。”

多勃雷克一动不动的沉默了半天，面对着罗宾。

“他是不是在看我呢？他是闭目养神，还是在注视着我呢？”罗宾心想道。

罗宾看不见对手的眼睛，这使他很不自在。因多勃雷克用两片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麦尔吉夫人曾说过多勃雷克的眼睛有充血的毛病，而且还有一道伤痕。然而如果看不到他的眼睛，又怎能了解他的内心活动呢？这如同黑夜里同敌人搏斗，不知对方的利剑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多勃雷克继续问道：

“那么说，麦尔吉夫人已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而我不太明白她为什么派你来找我……我跟她并没有什么交情呀！”

“重要时刻来临了”罗宾寻思着，“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他老老实实在地显得有些发窘的说道：

“我的上帝，议员先生，医生的责任太复杂了，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很让人费解……或许您认为我不应该来打扰……然而，事情是这样……我医护我的病人时，她又曾企图再次自杀……是的，她抓住了身边的药瓶。而我为了职责，把药瓶又抢了回来，为此我们有些争执。她在昏迷发烧的过程中，曾不断的歇斯底里的叫着：是他……是他……议员多勃雷克……抢走了我的儿子……告诉他……快告诉他，还我的儿子，否则，我会死啦……就在今天晚上’事情正如此，议员先生……所以，我就来到您这儿。毫无疑问，麦尔吉夫人在这种情况下会胡言乱语……当然，我一点不知道她的意思……也没有去问别的人……我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冲动，便来到您这里……”

思考良久之后，多勃雷克说道：

“简单地说，你可能是来问我关于孩子的下落……我估计他也许是失踪了，这极有可能？”

“确实如此。”

“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你会把他送回他母亲那里？”

“当然。”

罗宾心里默默想道：

“可能他会相信这个故事？如果用夫人的死亡来威胁他会见效吗？这是不大行得通的……但是，多勃雷克的神情有些动摇了。”

“行吗？”多勃雷克边说边向桌子的电话走去。“这个电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随意，议员先生。”

多勃雷克抓起电话。

“喂……，请给我要 822 - 19。”

他又说了一遍后，就静静的等待着。

罗宾笑了笑：

“是给警察局的秘书长，对吧？”

“对，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一个法医，所以经常与他保持往来。”

罗宾心里却不禁暗暗骂道：

“真他妈的，这都是些什么鬼玩意呢？他明知秘书长就是帕斯维尔，却又偏偏打电话给他，他到底想干什么？”

两个话机就挂在多勃雷克的耳朵上，他口齿清楚地说：

“822 - 19？……请找秘书长帕斯维尔……他怎么不在？他可能在……请转告他，是议员多勃雷克先生找他……这件事非常之紧急。”

“我是不是有些打扰你啦？”

“没有，绝对没有，医生。”多勃雷克毫不在意地说，“而且您的行动和这个电话有一定的关系……”

“喂，是你吧，帕斯维尔，我怎能忘了您呢？当然，我们是好友嘛！……我知道你非常之忙，好吧，简而言之，您得帮我一个小忙，举手之劳，请你带上你的那些便衣警察到我这儿来……我会给你一个惊喜，对，老兄……他就是亚森·罗宾。”

罗宾听了后大吃一惊，这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可他没有失去冷

静，反而大笑起来，并说道：

“确实高明，真是高明之极！”

多勃雷克很有风度地点了头，表示感谢罗宾的夸奖，然后又说道：

“请你再稍等一会，行吗？老兄，这绝对是真的，这个可恶的罗宾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对，他让我非常恼火……现在只有你的密探才能对付他了，当然我这也有久候的两个人。还有那有名的维克托瓦尔……对……在夏多布里昂大街，在巴尔扎克大街的拐角……化名为米歇尔·博蒙的罗宾就住在那，清楚了吧？请您马上行动吧……”

罗宾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愤怒了，而多勃雷克对他了解得如此的清楚，使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他现在惟一的念头就是努力控制住自己，让冷静取代冲动，别像一头被激的公牛那样冲向多勃雷克。

“这样非常让我满意，障碍已经清除，情况也已明朗……罗宾和多勃雷克的较量是非常吸引人的。本来韦尔纳法医准备要用两个钟头来述说他的心里话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罗宾先生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只有三十分钟来说了……要不然你以及你的同伙就会被一网打尽，绳之以法。现在的三十分钟内你就得滚出去，似一只可怜的兔子般的仓皇而逃。当然，谁和我多勃雷克为敌都不会有好运的，波洛涅斯，你也一样，你不要再躲在窗帘后面好吗？”

多勃雷克的讥讽犹如鞭子一样抽在罗宾身上，罗宾真想冲上去掐在他的脖子以使自己冷静下来，但这太愚蠢了。罗宾知道自己不能以谩骂和愤怒对付这个战胜了他的多勃雷克，他最关键的就是用冷静来对付眼前的环境。

“让你如此狼狈不堪，我非常的不安，罗宾先生”，议员先生接着说道，“你必须理智些，你不得不承认我比你更杰出，不要以为我戴着双层眼睛就是瞎子。当然！我并没有马上猜出在波洛涅

斯后面的就是你。然而，尽管我很气愤，可我却依然很明白，有一个第三者想在警察局和麦尔吉夫人之间混进来……于是，从女看门人不经意的话里，女厨师的行动中，以及有关方面传来的她的消息，我终于渐渐地明白了。然后，某天晚上我便全然清楚了。虽然我睡下了，但旅馆中的吵闹喧哗还是被我听见了。接着我又跟着麦尔吉夫人去夏多布里昂大街，去圣·日耳曼……，总之，我看到了这一切的事实。那就是昂日安的盗窃，吉尔贝的被抓，以及罗宾先生和伤心母亲间的协定……还有女厨师安插进来的奶妈，你们通过门或窗子来对我进行监视，二十七人名单使你着了谜，我只好如此了，我的罗宾先生。”

多勃雷克很得意地演讲了一番，然后等待着罗宾对他的夸奖。可罗宾仍然缄默。他看了下表：

“唉！只有二十三分钟了！你还是抓紧时间辩白吧，罗宾。”

说完他走近罗宾。

“这于我来说还是挺有价值的。你毕竟是我所遇的最好的对手。但很不幸，可怜的年轻人，你遇见了我这个对手！……喝杯水冷静一下，如何？”

罗宾仍是一如既往的冷静和沉默。他绝对的自制力和他行动的明确性都表现在他精确的动作上。罗宾静静地离开多勃雷克，向桌子走去，抓起电话：

“请接 565—34，小姐。”

电话接通后，他极其镇定地一字一板地说道：

“喂……阿齐尔……是的，是我……阿齐尔，你们马上离开那儿。对啦……要马上……警察几分钟后就到。千万别慌乱，来得及……箱子准备好了吧……非常好。箱子里有一格是空的，就像我平日里嘱咐你的那样。很好。你马上到我的房间去，在壁炉正中有一块雕有小玫瑰花的大理石条板，用左手拽在花上，用右手抵住壁炉上部。在里面有一个抽屉，抽屉里有两个盒子。对，一个盒子装有我们全部的文件，而另一个是纸币和首饰。你把两个

小盒子装进箱子里的空格里。然后你带着箱子飞快的走到维克多·雨果大街和蒙泰斯庞大街的十字口,那儿有一部汽车,维克托瓦尔也在。还有我的衣服以及小摆设都不要了,马上离开。我会很快与你们会合的。

罗宾放下电话后一把抓住了多勃雷克的手臂,把他塞到旁边的椅子上,然后说道:

“你听着。”

“我们已改变用‘你’称呼了吗?”

“当然,我对你这样的称呼我无所谓。”罗宾说道。

看着多勃雷克表现出的不信任表情,罗宾抓住他的手臂说道:

“放心,我不会揍你的,尽管很讨厌你,可我更讨厌暴力。我们就动口吧,但是一定要使所说的话够味,这才是我喜欢的。请你爽直地告诉我,孩子在什么地方?”

“在我那儿。”

“你必须把他给交出来,否则麦尔吉夫人……”

“不行。孩子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如果没有孩子,麦尔吉夫人不会自杀的。”

“你说错了,她绝对不会自杀,我可以肯定。”

“议员,你错了,她已经自杀过一次了……”

“正是这样,所以她不会再来一次了。”

一阵沉默后,罗宾说道: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你是不会接纳韦尔纳医生的建议的,所以我只有用我的办法了。”

“你的办法?”

“对,我本来就打算让你见识我的本来面目的,可是现在已必须这么做了,但这对我的计划无损。”罗宾从一个小本中拿出一张高级公务员的双面用纸,边递给她,边说道:

“这是一份一目了然的清单,上面的物品都已经编了号的。

那些财物就是我们在昂日安湖边——你的玛丽·特莱斯别墅中所拿走的。一共有——一百一十三个号码。打上红十字的六十八件已经给卖掉和远航美洲去了，还有四十五件是属于我的，并且这些剩下的是最好的精品。现在，我把它们全还给你作为换孩子的代价。”

这番话使多勃雷克惊讶不已。

“你可绝不能反悔啊！”

“以我的人格担保，”罗宾说，“如果孩子不回到麦尔吉夫人身边，她肯定会死的。”

“你是否感到特别惊恐？”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当然，麦尔吉还很年轻，并且漂亮，这只不过是一个想法而已。”

“你这只肮脏的猪，”罗宾抑制住声音骂道，“你以为谁都和 you 一样卑鄙没人性吗？你肯定在想是什么龌龊的东西让罗宾逼得无处可逃呢？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回答我，对我的提议是否接受？”

多勃雷克毫不在意罗宾对他的蔑视。问道：“这是真的。”

“当然。只要你在今晚九点把孩子带上，我就会告诉你那四十五件财物的收藏地点。”

绑架小雅克只不过是他对麦尔吉夫人的一个警告，因为她的敌对活动让他恼火。但麦尔吉夫人的自杀行为使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错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答应罗宾的条件又何乐而不为呢？他马上就答应了罗宾的建议。

“我答应。”

“‘诺义，查理·拉菲特大街 95 号’就是收藏库：你只需去那儿按铃就是了。”

“我如果让帕斯维尔替我去呢？”

“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只能把房子四周的柴草都点着，把你的

所有财产都付之一炬，然后再轻松的溜走。”

“难道你不准备要你的收藏库了？”

“只要我能安全脱身就行，更何况警察已经监视着它了。”

“我怎么知道这并非一个圈套呢？”

“你可以先取货，再还孩子。我信任你。”

“你可想得真周全，你肯定会得到孩子的，那漂亮的克拉丽丝也不用去死啦，并且我们各取所需，非常之好，”多勃雷克说道，“现在你还是马上去吧。”

“我还有话说。”

“还要说什么，帕斯维尔马上就到了。”

“我还没说完，他肯定会的，我确信。”

“怎么？克拉丽丝找回他的孩子，你还不满足吗？你还要什么？”

“吉尔贝。麦尔吉夫人的另一个儿子。”

“他？”

“对，是他。我要求你救救他。”

“你疯了，我绝对不能救他！不能！绝对不能！你别指望我……，这真是愚不可及！”

多勃雷克突然爆发的怒火使罗宾感到吃惊。他激动的来回走着，步伐极为古怪，就像一只野兽般的把重心从一只腿移向另一只，左右摆动，活像一头笨重的熊。

他面部抽搐，声音嘶哑着吼道：

“除非她来这里哀求我，让我赦免她的儿子。而不是像上次那样企图来危害我！让她像个乞丐一样驯服、顺从，要让她看到吉尔贝走上断头台，被处决。我用了二十多年才等到这一时刻，我是不可能放弃的。我要品尝这彻底报复的快乐时，你却要我毫无报酬地去救吉尔贝，这是把我当傻子，可我不傻，所以，绝对不行。”

说完后，多勃雷克极其残酷地笑了起来，让人害怕。他似乎

看见了他的猎物即可唾手而得。而罗宾却想起了克拉丽丝，那被衰弱和失败征服的样子，是那樣的可怜和无助。

罗宾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

“你听我说，就最后一句话。”

他一边说，一边用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抱住了正准备闪开的多勃雷克。多勃雷克曾在浮德维尔剧院尝到过这种滋味，这使他丝毫不能动弹。

“听着，议员先生，你必须把麦尔吉夫人，你所要做的蠢事，你的爱情以及在你的情欲支配下所干的荒唐事，全都从你的记忆中抹去。而只须考虑你个人的得失……”

“个人得失！”多勃雷克幽默地说，“我的得失就是我的尊严以及情欲。”

“也许现在是，可在将来，我会加入这个游戏，那就不同了。你轻视了这个因素，这是你的错误。我作为吉尔贝的同伙和朋友，就肯定会把他从断头台上救下来。你只须利用你的声望和地位来做这件事。而我，亚森·罗宾可以发誓，你将会安宁下来。拯救吉尔贝，不要再和我，麦尔吉夫人斗，你就能过上安宁祥和的生活了。否则的话……”

“否则如何？别来吓唬我。”

“否则我们将毫不留情地与你战斗到底，直到你彻底完蛋！”

“这可能吗？”

“绝对可能，我会拿到二十七人名单的。”

“哈，哈，你真的这么自信？”

“我以我的人格向你发誓。”

“无论是帕斯维尔集团也好，克拉丽丝也好，谁也没有得到名单，单凭你，就一定能行？”

“当然能行。”

“所有人都一无所获，你靠哪路神仙帮你成功呢？你总该有个理由吧，罗宾？”

“惟一的理由，就是我是亚森·罗宾。”

罗宾虽然放开了多勃雷克，可他仍然用他那威严的目光，坚毅的意志控制着他。然而多勃雷克很快地就恢复了常态。他挺起胸，交叉在胸的双手的手指富有节奏地敲打着，用镇静和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口吻说道：

“我，多勃雷克，用一生的时光去和苦难、灾祸作斗争的战士。现在于我来说，胜利近在咫尺并且是那么彻底，无可阻挡的向我而来。这个胜利于我而言包括了警局、政府、法国乃至整个世界，这完全够多的了。尽管在我漫长的斗争行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敌人和对手，可我会更加小心谨慎，不犯一丝一点的过错。可罗宾先生，你能奈何我吗？我本来可以轻而易举的抓住你，很轻松地。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我还给你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对了，三分钟，你只剩三分钟可以离开了，你应当感谢我的提醒，罗宾。”

“你不答应了。”

“是的，不行。”

“就因为吉尔贝，所以你什么都不愿做？”

“我当然要做的，那就是给司法部长施以强大压力，使诉讼按照我的安排尽快地进行。”

“为什么？”罗宾叫道，“这难道还是为了你这个……”

“对，为了我这个天才的斗士。吉尔贝的生死对我来说是一张王牌，我可以很轻松自如地打这张牌。由于我的努力奔走，吉尔贝从断头台上被我救了下来，你认为克拉丽丝还会拒绝成为多勃雷克先生的夫人吗？肯定不会的。她还会给我一些不能拒绝的和坦率的友好保证。这是多么美好幸福的结局啊，简直就是上帝所指定的。当然，我会在结婚那天请你成为我俩的证婚人，你不会反对吧？如果你仍执迷不悟地坚持你的想法，我无所谓，但你一定要把网编织好，陷阱设置好，武器磨锋利。再仔细修炼一下你们的盗贼手册吧！现在，作为一个苏格兰人的待客之道，我想说声 滚吧，马上滚，罗宾。”

罗宾一语不发，冷峻得犹如一只蓄劲待发的猎豹一般地盯着多勃雷克，仿佛在判断着对手的身材、重量以及体力，以便一击致命。而多勃雷克则紧张的捏紧拳头，等待着应付罗宾那可怕的一击。

三十分钟已经过了。罗宾静静地把手伸进背心的口袋中，多勃雷克也把手伸进口袋里握住了手枪……空气在这几秒钟里凝固了一般。罗宾镇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金色的糖盒，打开后递了过去：

“轻松点，吃颗糖怎么样？”

“什么，这是什么糖？”

“热朗代圆糖，专治你的感冒用的。”

就在多勃雷克疑惑之际，罗宾迅速地抓起了帽子溜了出去。虽然被多勃雷克给击败了，罗宾却没有丝毫地气馁。他在穿过厅时想道。

“这个可恶的老东西，他一定以为我会掏出枪来给他一下的，而我却给了他一颗热朗代糖，可真令他失望。不过这个推销员们的小玩笑，还真有意思……。”

罗宾刚刚关上栅栏门，一辆汽车就停了下来。他一眼就看到了急匆匆地从上面下来的帕斯维尔。

“秘书长大人，我有一种预感，上天注定我们俩终有一天会面对面地。所以，您只能感到遗憾。因为我的存在，您只会显得那么平庸，”罗宾不无揶揄地说，“如果我今天不是时间紧迫的话，我肯定要等你走后，再跟踪多勃雷克去弄清楚他把孩子放在什么地方，交给什么人了。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找到阿齐尔和维克托瓦尔以及那价值不菲的箱子。并且，多勃雷克还可能用电话安排一切呢。好吧，就此别过。”

罗宾在两小时后来到了诺义收藏库，准备好了一切举措。正在这时，犹犹豫豫的多勃雷克正向这边走来。

“尊敬的议员先生，您所有的财物都在这里。”罗宾打开了大

门后说道，“您只需要在旁边的出租汽车站叫上几个工人和一辆车就行了。当然，孩子在什么地方？”

在仔细查看过东西后，多勃雷克领着罗宾来到了诺义大街，有两个用面纱遮住脸的老妇人带着小雅克就站在那里。

罗宾把孩子带到了车里，维克托瓦尔就在那里等待着。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迅速进行着，仿佛受过严格训练的舞台演员的出场谢幕一般。

罗宾在晚上十点准时把孩子还给了麦尔吉夫人。但由于受到的打击太大，而孩子又是那么小，所以必须把医生找来才有可能消除孩子的恐惧和不安。这可能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复原，才能让罗宾对他进行必要转移的辛劳。

刚刚恢复身体的麦尔吉夫人以及孩子在罗宾的安排下，安全地抵达了一个布列塔尼的小海滨后，由维克托瓦尔对他们进行照料和警卫。

“除了我和多勃雷克，谁也不会再来伤害这母子俩了。”在安置好他们后，罗宾自言自语道，“并且多勃雷克也不可能去干在麦尔吉夫人干预下使斗争偏越轨迹的蠢事了。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当初所做的一切是极其错误的，第一，多勃雷克揭穿了我；其次，我那份贵重的昂日安家具。尽管这一切我还会得到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吉尔贝和伏舍莱再过一星期就要被重刑法院审判了，这可真是太糟了。”

在这次的行动中，最使罗宾感到疼痛的是夏多布里昂大街的住所被多勃雷克所识破。而且，警察占领了这个住所，米歇尔·博蒙的化名被识破，一些文件也被发现和查获了，为了达到目的和逃避警察局那更为严密的搜捕，罗宾不得不在另外一些区域进行战斗，以挽回劣势。

多勃雷克越来越使罗宾感到厌恶和愤怒了。控制掌握住议员先生是他惟一的愿望，只要能使他任凭罗宾支配，那么他嘴里的秘密就可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能掏出来了。不管是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也好，还是以武力相挟也好。而一切的酷刑之中，是以夹棍、拷问架、火钳、钉板……总之，只要能让沉默寡言的人说话的方法就是最好的，只求目的，而不惜手段。

“啊！”罗宾喃喃自语道，“一个不错的火刑法庭，还有几年配合默契的刽子手，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为了掌握多勃雷克的起居饮食及行动路线，葛络涅尔和勒巴律每天下午都在研究着他在拉马丁广场、议会以及俱乐部之间的路线。准备选出一条人少的道路，有利的时间，在最好的时机把他劫持。因为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的一个大花园中间，有一个具有一切牢房所需的条件，他们称为“猴牢”的空间是为多勃雷克准备的。

可是多疑的多勃雷克似乎已经嗅出了什么，他的每一次出门都要改变路线，地铁、电车、交换乘坐，总之他就是不上钩，所以“猴牢”里什么也没有。

罗宾决定另行安排计划。他从马赛传来了他的心腹，一个名叫布兰德布瓦老头的食品杂货店老板，他热衷于政治，且正好居住的多勃雷克所属的选区。对于布兰德布瓦老头从马赛的到来，议员先生极为重视这个重要的选民，并决定在下个星期安排晚宴接待他的拜访。

当然，对于客人的建议，议员先生是十分尊重的。于是按选民的要求，晚宴决定在河左岸的一家小饭店内举行。这对于罗宾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因为饭店老板也是他的朋友。这样一来，多勃雷克若在下星期四再溜掉的话，那可真是天不助人了。

对吉尔贝和伏舍莱的审判就在这个星期的礼拜一开始了。

大家不曾把此事忘掉，在法庭上的辩论令人记忆犹新，以至于人们对刑事法庭庭长审问吉尔贝时那种叫人无法理喻和不公平的方式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大家对此事都十分关注，审判是残酷的。罗宾从中看到了多勃雷克施加的令人憎恶的影响。

两个被告的态度截然不同。伏舍莱表情阴沉冷酷，少言寡语

不爱说话,但对他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厚着脸皮不知羞耻地用简洁、嘲弄、几乎是挑逗的语言予以承认。可是,矢口拒绝了对谋杀仆人雷奥纳尔的指控,并且不顾一切地把罪行加在吉尔贝的头上。这种谎言除了罗宾以外,任何其他人都无法理解。他是想通过这样做使他和吉尔贝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逼迫罗宾采取同样办法解救他的两个同伙。

说到吉尔贝,他的脸是真诚的,一双眼睛深沉而捉摸不定,这令众人对他产生了同情。对庭长所设的陷阱他不会躲避,对伏舍莱的谎言也不会反击。他痛哭着讲了许多话,但在应当进行辩解的时候反而一句话也不说了,另外在最后的时刻,他的那位在律师席上的有名律师也病了(罗宾同样在这里看到了多勃雷克的影响和干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秘书,此人糟糕极了的辩护弄反了所有的事情,令陪审团感到十分不高兴,而且对代理检察长的公诉状和伏舍莱的律师的辩护所带来的影响根本不能消除。

最后一天也就是星期四,罗宾以令人无法想象的勇气参加了的辩论,双重罪的判决毫无疑问,他已不再幻想结局会如何了。因为第一是法庭的所有努力都对伏舍莱实现把两个被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策略是有利的;第二,由于这与罗宾的两个同伙有牵连,因此对结局毫无疑问。

虽然法庭没有足够的证据,且为了避免力量的分散,从开始预审一直到判决的宣读,都不愿意在这个案件中牵连进罗宾,但是所有的诉讼全是针对着罗宾的,他变成了人们想攻击的目标,并要利用他的朋友对这个罪大恶极的人物进行严厉惩罚,大家要把他在群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出名的和好心肠的强盗的威信摧毁。只要处决了吉尔贝和伏舍莱,罗宾的光荣也就不见了,同时也终结了他的传奇。

在这四天中,随处可以听到罗宾……罗宾……亚森·罗宾……这个名字。代理检察长、庭长、陪审员、律师、证人每个人嘴里说的都是这个名字。每次,大家都是为了咒骂他,为了嘲笑他,

为了羞辱他，为了让他对自己犯下的一切过失负责，才说到罗宾。完全可以这样说，吉尔贝和伏舍莱只是扮演了哑巴的角色，而人们真正诉讼的是他，罗宾先生，小偷、强盗头子、伪造者、纵火犯、惯犯、老苦役犯罗宾！罗宾这个杀人犯用受害者的血玷污了自己，为了自己，他卑鄙地躲在角落里，而把他的朋友送到断头台上！

罗宾喃喃地说道：“他们用的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啊！我欠的债将由我可怜的孩子吉尔贝来偿还。我是一个真正的罪人。”

这一幕令人害怕的情景于是发生了。

陪审员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在晚上七点又重新回到了大厅，对法庭提出的询问由陪审团主席宣读了回答，表示对每一点都“认同”。这是对根据实情减轻刑罚的否决。这就是罪状。

两名被告又被带了回来。他们听到宣判自己的死刑时，面色苍白，晃晃悠悠地站着。法庭庭长在大家既惊惶不安，又充满怜惜的一片严肃庄重之中，问道：“伏舍莱，您还有什么话需要补充吗？”

“没有，庭长先生。我对我的同伴和我一样被宣判死刑感到很安心，所以没有补充……我们有相同的遭遇……那么老板就会想方设法把我们俩人救出去。”

“谁是老板？”

“就是亚森·罗宾。”

一阵笑声从人群中传出。

“您呢，吉尔贝？”庭长接着问道。

这个不幸者的面颊上流淌着眼泪，他口齿不清地讲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但是他终于在问题被庭长又一遍重复时控制住了自己，并颤抖着回答：“庭长先生，我要说我确实犯了许多罪行……我做了许多坏事，但我对此感到真心的悔悟……不过，不管怎么说，杀人这种事是从来也没有的……不，我没有杀人……我向来不曾杀过一个人……我不想死……这太可怕了……”

守卫搀扶着正在发抖的他，他就像一个求救的孩子那样接着高声叫道：“救救我吧，老板……我不想死，救救我吧！”

这时，一个声音从激动的人群中传出来，超过了嘈杂声：“小伙子，不必害怕，老板在这里。”

人们彼此拥挤着，大厅内一阵混乱。一个脸色红润的胖男人被冲入大厅的便衣和警察抓了起来，他被认为是肇事者。他用尽力气想逃脱逮捕，所以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法庭立即对此人进行了审讯，他叫菲利浦·巴耐，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他声称，只要他原意在指定的时间，按照他旁边的一个人写的纸条上的句子喊出来，他就能够从此人身上拿到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他怎么能够拒绝这笔交易呢？

他把那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以及那张纸条出示给大家看，当做证明。

法庭释放了菲利浦·巴耐。

当然，罗宾就是促使此人被捕并把他交到警卫手里的人。罗宾此时正十分忧虑地从大厦走出来。他在码头上找到了自己的汽车，他强忍住自己的眼泪，心里极端悲伤痛苦。他绝望地钻入车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吉尔贝的呼喊，他那痛苦绝望的声音，他那吓得变形了的脸，他那晃晃悠悠的身影，所有这些几乎使他永远无法忘记，那怕是忘掉一秒钟也办不到。

他回到了自己占据着克利齐广场一角的新住所，这是他从他的许多住所中挑选出来的。他在那里等待着葛洛涅尔和勒巴律。今天晚上，他准备和他们一块去绑架多勃雷克。

但是，房门刚一打开，他不由得叫出声来，克拉丽丝正站在他的面前。在判决时克拉丽丝正从布列塔尼回到了这里。

他立刻明白了她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她的表情、她那苍白的脸色说明了一切。只要面对着她，他立刻恢复了勇气，没等她说话，便感叹道：“好啊，是啊，是啊……但是这并不是关键的。这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阻止不了它。现在要做的只是去避免

灾难。今天晚上，您听见了吗，今天晚上事情就会全部成功。”

她动也不动一下，心痛欲碎，语不成声的问：“今天晚上吗？”

“对。一切我都准备就绪啦。再过两个小时，多勃雷克就任凭我处置啦。今天晚上，我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都要使他讲话。”

好像抓住了一线希望，她的面孔变得稍微照亮了，她软弱地说道：“您相信他会说吗？”

“他一定会说的。我会找到他的秘密，我将从他手里拿到二十七人名单。而只要有了这张名单，您儿子就可以被释放。”

“太晚了！”克拉丽丝喃喃地说。

“太晚了！为什么？您想一想，以这样的条件来交换，吉尔贝立刻就会被释放……在三天之内，吉尔贝就重见天日啦！过三天……”

他的话被一阵铃声打断了。

“喏，我们的伙伴们回来了。请您记住，要有信心，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承诺。我已经把您的小雅克还给了您，我还要把您的吉尔贝还给您。”

他走到葛洛涅尔和勒巴律的面前，对他们说：“准备好了吗？布兰德布瓦老头在饭店吗？快点，我们快点去。”

“不需要了，老板。”勒巴律回答道。

“怎么！你说什么？”

“出现了新的情况。”

“新情况？什么新情况，快说啊……”

“多勃雷克不见了。”

“啊？你说什么？多勃雷克不见了？”

“是的，今天白天有人从他的旅馆里把他绑架走了！”

“天哪！是谁？”

“还不太清楚……是四个人……警察听到枪声后到了现场。帕斯维尔正带着人在搜查。”

罗宾一动不动。他向倒在一把扶手椅上的克拉丽丝·麦尔吉

望去，觉得自己也有些支持不住了。现在连绑架多勃雷克这个最后的机会也失去了……

神秘马车夫

一方面，巴黎警察局长，保安局长和预审法官们的最初调查没有收获，帕斯维尔在他们刚刚从多勃雷克议员的旅馆大门里出来时，立刻又使他的个人调查开始进行了。

女看门人在他正在对办公室进行搜查开始发现了打斗的迹象时，给了他一张求见用的名片，上面随随便便地写着几个铅笔字。

他说：“把这位夫人请进来。”

女看门人说：“这个夫人不是一个人单独来的。”

“这样？那就一起把他们请进来吧。”

女看门人把克拉丽丝·麦尔吉请了进来，克拉丽丝立即把跟她一起来的先生向帕斯维尔介绍。一件瘦小而布满油迹的黑色礼服穿在了这位先生身上，他神色胆怯。甚至从头到脚整个人都被那顶破旧的圆顶礼帽，那把布伞和他那与众不同的手套显得神态十分窘迫。

她说：“尼柯尔先生是一个家庭教师，是对我的小雅克进行辅导的老师，这一年来尼柯尔先生向我提供了许多忠诚的告诫和很多援助。甚至，他把水晶瓶塞的全部故事都猜了出来。假如您觉得跟我讲述这次绑架没有什么不适合的话，我希望他可以同我一样对这次绑架的细节有所了解……这次绑架令我无法安宁，它把我的计划搅乱了……虽然也令您的计划被搅乱了，没错吧？”

帕斯维尔一直对克拉丽丝·麦尔吉十分信仰，他深深地明白她与多勃雷克之间有无法和解的仇恨，而他对于能够与她在这件

事上合作感到十分珍惜。所以，他依据某种痕迹，尤其是女看门人的证言，一点没有费力气地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东西。

另一方面，今天的事情也十分容易。

有人在法院辩护中认出了曾在吉尔贝和伏舍莱的控诉中露面作证的就是多勃雷克，他将近六点钟才回到家。当他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旅馆里没有其他人，对此女看门人十分确定。但是，她在几分钟后就听到了叫喊声，然后是打斗的声音，接着又传出了两下枪声，从她本人的屋子里她还看到多勃雷克被四个蒙着脸的人架着从台阶上冲了下去，快速地走向栅栏门。刚好在栅栏门被他们打开的时候，在旅馆门前开来了一辆汽车，那四个人就向汽车里面钻。可以说汽车还没有停稳，就又呼啸而去了。

克拉丽丝问道：“有两个探子不是在暗中守卫吗？”

帕斯维尔确定地说：“在那儿是有他们，可是离开了近一百五十米，而绑架的速度又是这样的快，即使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行动，也不可能拦住那些人。”

“如此这样，没有什么被他们看到吗？他们没找到任何东西吗？”

“没有，或是说差不多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就这么些了。”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在地面上捡到的一个小块象牙。还有第五个人在汽车里。当多勃雷克被其他人塞入车里的時候，这个人走下了车子，当他又一次上车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掉了下来，他迅速把它捡了起来。这一切都被女看门人从屋子里面发现了。但是，由于这儿就是捡到的一个碎块象牙，所以说明这个东西也许摔在了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而碎了。”

克拉丽丝问道：“但是，这四个人是用什么办法进去的呢？”

“很明显是在下午女看门人刚好外出买食物的那段时间里，拿着预配的钥匙进了屋。多勃雷克既然没有别的任何仆人，那么他们就十分容易地躲藏了起来。通过各种痕迹我相信他们就在

这间屋子旁边的餐厅里躲藏着，之后在办公室内对多勃雷克进行了偷袭。这些倒下来的家具，以及被翻得一团糟的东西，都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打斗的激烈。我们在地毯上发现了多勃雷克的大口径手枪，一颗子弹还把壁炉台上的镜子给打破了。”

克拉丽丝向他的同伴瞧去，想听一听他的想法。但是，尼柯尔先生却一直低垂着双眼。目瞪口呆地坐在椅子上，而且用两只手揉搓着帽边，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可以放下帽子的地方。

帕斯维尔对此情形笑了一下，很明显，他并不认为克拉丽丝的顾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说：“先生，事情叫人难以理解，对吗？”

尼柯尔先生肯定道：“没错……没错……”

“那么您本人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初步的认识吗？”

“当然有啦！我觉得多勃雷克一定有许多敌人，秘书长先生。”

“啊！啊！说得太对了。”

“这中间有好几个人觉得可以通过绑架多勃雷克而得到好处，恐怕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了。”

帕斯维尔带着一种讽刺的口气赞同着说道：“太对了，太对了，一切都变得很清晰，对于此事的追查我们就仅差您指点一下了。”

“秘书长先生您不觉得在地上拾到的这个象牙碎块……”

“不，尼柯尔先生，这块碎片是从一件被它的拥有者掉下后，又快速藏起来的東西上掉下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是什么。要想查到它的主人是谁，对这件东西是什么进行确定很必要。”

尼柯先生在稍稍考虑了一会后接着说：“秘书长先生，在拿破仑一世破灭的时候……”

“噢！噢！尼柯尔先生，您难道想把一堂法国历史课教给我

们！”

“秘书长先生，只讲一句，我恳请您让我把一句简单的话说完。‘复辟王朝’在拿破仑一世失败的时候把数量相当多的军官划在了非现役军人的行列中。警察监视着他们，把他们当作是政府的嫌疑犯。但他们只能拿到一半薪金。可是这些人却对拿破仑皇帝十分效忠，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复制在各种常用的物品上，例如鼻烟壶、戒指、领带的别针或小刀什么的。”

“那又如何呢？”

“如今这个碎块就是从一棍拐杖，或者干脆说是从一根有象牙做球形装饰的白藤短棍上掉下来的。无论你以何种方式看看这块象牙都可以看到，有一个小而长的侧头像作为它表面的轮廓。

这种不是现役军人短棒上的可以收取一半薪金的一只装饰着象牙的球，不是已经有了一块在您的手中了吗？秘书长先生？

帕斯维尔一边在灯下对这个证物进行察看，一边说道：“是的……是的……，我虽然还不能够对结论作出判断，但一个侧面头像是能够认出来的。”

“结论很明显。有一家对拿破仑效忠的科西嘉人的后代在多勃雷克的受害者当中，而且在那些上了那个出名的名单的人中间也有他们。拿破仑使这个家庭变得富裕，并封他们作为贵族，但在王朝复辟的时代，这家人却遭害了破产的灾难。在几年以前，这个后代还十之八九是波拿巴党的首领，但目前，那位在那辆汽车里躲避着的‘第五个人’就是他。他的姓名难道还有必要让我讲出来吗？”

帕斯维尔嘟哝着说道：“达尔布凡克斯侯爵。”

尼柯尔用确定的语气说到：“就是达尔布凡克斯侯爵。”

尼柯尔先生的窘相立刻一扫而光，似乎他的帽子、手套和雨伞不再令他产生任何拘束的感觉了。他的身体站直了起来，向帕

斯维尔说道：“秘书长先生，我原本可能拿到二十七人名单，换句话说就是在胜利到来的时候再把我的这个发现向您禀告，而现在将它隐藏在心里，但是事情进展得如此紧急。对于劫持者的期待与盼望，多勃雷克的不见踪迹很可能有所违背，使您打算防患的危险加重。所以，行动必须立刻进行。我请求您给我直接和效果明显的帮助与协作，秘书长先生。”

帕斯维尔的心被那个奇特的人所触动，所以 he 说道：“我可以向您提供什么帮助呢？”

“为了能够省去我好几天搜集有关达尔布凡克斯侯爵的情况的时间，从明天开始，请您把他的情况向我提供。”

帕斯维尔调头朝向麦尔吉夫人，露出迟疑不定的神情。这时克拉丽丝向他说道：“我恳请您，不要拒绝柯尔先生的效劳。他是一位忠心不二的难得的帮手。我对他的保证就如同对我本人保证一样。”

帕斯维尔问道：“先生您对哪方面的情况有所需要呢？”

“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亲朋关系，在巴黎和外省他的产业，等等，一切和达尔布凡克斯有关的情况都需要。”

“说到底，劫持了多勃雷克的任何人，不管他是侯爵还是别的人，都是在向我们效力。因为只要把名单弄到手，也就是把多勃雷克的武装给解除了。”

“秘书长先生，那什么人又告诉您，他不是在自己效力呢？”

“既然在名单上也列有他本人的名字，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如何他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呢？更何况您此时如果发觉所面对的第二个敲诈勒索犯是比第一个更加冷酷，更加强大，甚至在政治上作为对头，与多勃雷克的地位比起来令这场战斗持续不断更加有好处呢？”

秘书长被这个观点打动了，于是他思考了一会之后说道：“明天四点请您去巴黎警察局的办公室来见我，我将把所有必需的情报都给您。对了，您的住址怎么写，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到

您？”

“我在一个朋友家里住，他把屋子借给了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地址是克利齐广场 25 号，尼柯尔先生。”

尼柯尔先生在会面结束时向秘书长鞠躬道谢后，便在麦尔吉夫人的陪同下告别了。

“这的确是一件妙事，我能够在巴黎警察局里随便进出，而那些人的行动就要开始了。”

他一起来到外边，就拍着手叫好。

对于这个麦尔吉夫人倒没有这么迅速地想起，他说：“哎！我们还有时间吗？我一考虑到有人也许会把这个名单销毁，就非常惊慌不定。”

“上帝，什么人能毁掉它？多勃雷克？”

“不！一旦被侯爵拿到手，他也许就会把它毁掉。”

“但是他还没有弄到！多勃雷克会努力抵抗，……我们赶到他那里至少还来得及！您想一想吧！现在帕斯维尔要听从我的命令。”

“假如您被他识破了呢？尼柯尔先生不存在的事实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能得到证实。”

“但是罗宾就是尼柯尔先生是无法证明的。另外，请您不必担心，帕斯维尔作为警察并不是个一点没有作用的人。打败他的往日仇敌多勃雷克就是他惟一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办法都可以符合他的胃口，而且不会为了去查一位尼柯尔先生的身份而耽误时间，况且，多勃雷克的脑袋被这个先生允诺给了他。更不说，把我引见给他的人是您。而且，我的小计谋也会令他头昏眼花。既然如此，我们就勇敢地走下去吧。”

在罗宾身旁，克拉丽丝的信心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可以得到恢复。因此，明天对她也不那样叫人惧怕了，而且她相信，她竭力相信并没有由于这个别人害怕的死刑宣判而使挽救吉尔贝的机会有所减少这个实际情况。可是克拉丽丝没有被他劝服去布列

塔尼。她要与罗宾在这儿呆着一同享受着希望，并患难与共。

第二天，罗宾和帕斯维尔所掌握的情况，即达尔布凡克斯侯爵在运河案子中有所牵连但巴黎警察局的情报所证实了，而且有十分深入的牵涉，导致他在法国政治局的领导职位无奈地被拿破仑第三撤除了。这以后，为了使他的家庭的豪华生活得以继续，达尔布凡克斯侯爵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去弄钱和借贷。另外，已经查实有关劫持多勃雷克这事，那天晚上侯爵未曾依照他平时在六点至八点到俱乐部看一看的习惯，也没有在家里吃晚饭，反而是在快到半夜的时候才走路到家。

就这样开始得到了对侯爵的控告的证明。通过多种多样个人的办法，罗宾无法收集到有关汽车、司机和那四个走进多勃雷克旅馆的人的最详细的资料，因此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这是不幸的事情。这些人难道是在这个案子中有所牵连的侯爵的同伙人吗？还是他用钱雇佣来的一些人？对此一无所知。

既然如此，对侯爵和他的离巴黎有一定距离的私人别墅和住宅运用全部力量进行调查就很有必要了。依据汽车只在不得已时才停一会，并且以中等速度行驶，能够估算出它们和巴黎之间的路程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远。

但是，达尔布凡克斯很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卖掉换钱了，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别墅和宅邸在外省。

与侯爵有密切关系的亲戚和好朋友又变成了调查的目标。多勃雷克难道被禁锢在这些人所提供的某个安全的藏身地方吗？得到了一样的否定结果。

对克拉丽丝·麦尔吉来说，这种时间的消逝又是一种怎样的日子呀！每一天的过去都令吉尔贝离那个令人害怕的日子更加接近了，每一天的过去都使她那在心中不知不觉地认定的时间又没有了二十四个小时。她于是对同样的焦虑所困扰的罗宾说：“只有五十五天还剩下……只有五十……我们可以干些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恳求您……我恳求您……”

说实在的，什么可以做呢？尽管罗宾对其他人监视侯爵感到放心不下，可是他本人几年以来也是不曾合过眼呀。很早以前侯爵的生活就已恢复了正常，很可能对什么有所觉察，他从不随便地外出了。但是有一天的白天，尽管他和公爵仅是体育运动的同好者，他还是到蒙特英尔花园的公爵府里去了。在杜尔来纳森林公爵的侍者和猎犬正在对野兽进行追捕。

帕斯维尔说过：“无法想象对于一个仅仅热衷于他的领地和狩猎，而对政治不关心的巨富蒙特莫尔公爵竟然允许把多勃雷克议员违法地囚禁在他的别墅里。”

尽管罗宾对这样认识不反对，但他认为所有事情的缘起都不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他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的一个早上发现身穿着骑士服装的达尔布凡克斯侯爵动身外出了，便从后面跟随着一直到了“北方”车站，并且和他一起走上了火车。

在奥马尔车站下了车的他发觉达尔布凡克斯在站上叫一辆汽车，而且坐着车向蒙特莫尔庄园驶去了。

罗宾十分安心地吃了一顿午饭，为了能够在客人们坐着车或骑着马从公园里冲出来时赶到庄园，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在那群骑士当中就有达尔布凡克斯侯爵。

罗宾在这一天中看到 he 三次骑马飞奔，并且又在晚上看见他到了车站。骑着马来的侯爵后面有一个马夫跟随着。

毫无疑问，这次发现的意义是具有决定性的。然而额外的慎重仔细令罗宾对所有推断都不相信，除非是经过细微的条理清晰的观察而得到的。这就是罗宾决定不在表面现象上停留，而在第二天又令勒巴斯去蒙特莫尔周围进行一番考查的原因。

第三天，除了一点用途也没有的情报以外，从勒巴律那里他拿到一张上面写有蒙特莫尔的一切客人，一切仆人和看守的名字的名单。

令罗宾甚感吃惊的是一个马夫的名字。他于是立刻电告勒巴律：“调查瑟巴斯梯亚尼马夫。”

不久勒巴律就有了答复：“瑟巴斯梯亚尼科西嘉人，是被达尔布凡克斯侯爵介绍给蒙特莫尔公爵的。他在一建在一个封建古堡的废墟中的狩猎楼里住着，这楼距离庄园有四公里。蒙特莫尔家族的诞生地曾在这个古堡里。”

罗宾一边把勒巴律的信给克拉丽丝·麦尔吉看，一连向她说道：“所有的进展都很顺利。瑟巴斯梯亚尼这个名字立刻叫我记起了达尔布凡克斯是科西嘉人。当中有一处很相似……”

“既然如此，您的想法……”

“假如在这个废墟里面关有多勃雷克，我的想法就是进去并跟他联络。”

“您不会取得他的信任。”

“不。依据这天警察的提示，我总算看见了把您的小雅克绑架到日耳曼，当天夜里又面戴纱巾把他带到了诺义的那两位老妇人。这两位老妇人从多勃雷克那里收到了一小笔月金，是多勃雷克的表姐。我拜会了这两个卢斯洛家的老家伙，并令她们对我产生了信赖。（请您把他们的名字和她们的住址记住：巴克街，134号乙）。我允诺帮她们把她们的表弟和恩人找回来。弗拉麦·卢斯洛是那个年龄较大的小姐，她送给我一封恳请多勃雷克要对尼柯尔先生完全信任的信。您看，我已经把所有的预防办法都准备就绪了，今晚我就去。”

克拉丽丝说：“那么，我们就启程吧。”

“您？”

“无事可做的我又怎能这样的生活着呢？”她紧接着嘟哝说，“我们只还有三十八天或最多四十天剩下了……我们目前再不是以日计算了……时间是依据小时来计算了……”

罗宾觉得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拦阻也是白费气力。他们两个人在凌晨五时便一起坐上汽车出发了。葛洛涅尔也跟在身旁陪伴。

一个大城市被罗宾挑选作为根据地，目的是消除他人的疑

虑，并令克拉丽丝住在那儿。这座城市距离蒙特莫尔仅仅三十多公里。

他在快到八点的时候在古堡附近的地方和勒巴律碰了面。在这一地区古堡由于“死岩”这个名字而闻名。他通过勒巴律的指点和介绍对地形做了一遍察看。里吉埃河在森林的边界上把一个深谷冲刷出来，它的一支被叫做“死岩”的小叉流生成了一个在高大峭壁下的河湾。

罗宾于是说：“由于崖壁十会陡峭，又有六、七十米高，还被小河围绕，所以我们看来从这面过是毫无办法。”

在比较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一座桥，在桥的那边看到一条小路，他们通过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到了一座枞树和橡树林里，在这里的一小块空地上，竖着一座两旁各有一座巨大的塔楼的实心大门，上面包着铁皮，排满了钉子。

罗宾问：“那个马夫瑟巴斯梯亚尼就是在这个地方住喽？”

勒巴律回答道：“没错，他同他的妻子在废墟中间的一座小楼内一起居住。此外，我还听到他有三个儿子，据说他们碰巧在多勃雷克遭劫持的那一天到外面旅行去了。”

罗宾说道：“噢！噢！值得我们注意这种巧合。这件事就是这帮大汉和他们的父亲做的，这种可能性很大。”

罗宾在傍晚时从塔楼右边的一处缺口处爬上护墙。那座守护的小楼和古堡的一些废墟可以被他从那里看到——看起来这儿的一处破墙是个壁炉台，蓄水池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一个小教堂的拱廊在这边，那边推着一堆破碎的石头。在前方，一条巡逻用的道路就沿着峭壁的边缘，有一处十分庞大的城堡主塔的遗址就在这条路的终端，可是差不多已经变为平地了。

罗宾在晚上回到了克拉丽丝身旁。而且从那时开始，他让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充当平时警卫，而自己在亚眠和“死岩”之间来回往返。

已经过去了六天了……似乎实现他的责任是瑟巴斯梯亚尼

仅有的生活习惯。他每天到蒙特莫尔，来来回回在森林里走动，并把野兽出没过的地方标注出，而在晚上进行巡视和检查。

可是罗宾提前知道了在第七天的时候有一次打猎集会，而且在很早就有一辆汽车向奥马尔车站驶去了。他就在刚好把大门前面的那一小块空地包围起来的一片松树和黄杨的小树林里躲藏着。

他在两点钟听到了猎犬的叫声。伴随着吵杂的声响，他们走近了，之后又离开了。他在四点钟又一次听到了这些声音，可是不是十分清晰，仅仅这样罢了。但是一阵马的飞驰声突然从沉寂中传了出来，他在几分钟后发现从河边小路上走来了两个骑马的人。

他辨识出这两人就是达尔布凡克斯侯爵和瑟巴斯梯亚尼，这两个人在小空地处从马上下来，正在此时一个毫无疑问就是马夫妻子的那个女人把门打了开来。瑟巴斯梯亚尼在距离罗宾仅三步远的一座石桩的铁环上用缰绳把马拴了起来，之后快步赶上侯爵。就在他们的身后门被关了起来。

由于这个地方荒凉偏僻，所以虽然是在大白天，罗宾仍毫不犹豫地 从缺口处爬了上来。那两个人和瑟巴斯梯亚尼的妻子正迅速向城堡主塔的遗迹中走去，这一切被他从那里清楚地看到了。

那个守卫把一个藤帘掀了起来，于是一个楼梯的入口显现出来，他令女人在平台上留着放哨，而本人和达尔布凡克斯走了下去。

罗宾由于无法跟在他们身后偷进去，只好重新回到他藏身的地方。过了不一会，门又被打开。

达尔布凡克斯侯爵看上去十分恼怒地把马鞭在靴子桶上抽打着，同时喃喃自语地说着气话。他的话语在更加靠近的距离时被罗宾听到了：“啊！这个无赖之人，我需要逼迫他……瑟巴斯梯亚尼，你听到没有，今天晚上……我今天晚上十点钟再来……我们就进行……这个臭东西！……”

瑟巴斯梯亚尼把马解了开。

达尔布凡克斯朝向那女人转过身来说：“让你的孩子们仔细守着……假如谁妄想营救他，那就轮到他不走运……那里有机关……他们靠得住吗？”

马夫坚定地回答道：侯爵先生，他们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值得信赖，侯爵先生所为我做的，以及想替他们做的，他们都是清楚的。他们在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一定不会向后退一步。”

达尔布凡克斯说：“骑上马！追上狩猎人马。”

就这样，如同罗宾预先猜想的那样事情被证实了。达尔布凡克斯在每一次这样的打猎集会中都一个人奔跑着，在无人能够对他的计计有所怀疑时，径直地跑到“死岩”来。因为一些历史缘故，而且是根本不要进行了解的原因，瑟巴斯梯亚尼对侯爵忠心耿耿，总是在他身边陪伴，而且他们一起过来对马夫的三个儿子和妻子密切守护的囚犯进行探查。

在不远处的一个旅店内当罗宾看到克拉丽丝·麦吉尔去的时候，对她讲道：“我们的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侯爵在今晚十点要对多勃雷克进行一场本该由我来进行的盘问……有一些突然，但也是无法避免的。”

克拉丽丝神色惊慌地说：“那么，秘密会被多勃雷克泄露出来……”

“我十分害怕。”

“怎么？”

罗宾十分沉着地回答：“也就是说我正在计划着两个方案。一是令这次会面无法成功……”

“如何去做？”

“葛洛涅尔、勒巴律和我赶在达尔布凡克斯的前面，在九点钟，我们从墙上跳进古堡里，对城堡主塔进行偷袭，把守卫的武器解除掉……这个方案若实现了，我们就拥有了多勃雷克了。”

“但是一旦他被瑟巴斯梯亚尼的儿子们扔进了那个侯爵暗指

的机关里面呢？”

“所以，我认为仅仅是在事情无计可施，而且在我的另一个方案无法成功时，才能强行采取这样的办法，”罗宾说。

“那么另一套方案是什么？”

“同他们一起参加会面。如果多勃雷克不泄秘，我们就允许准备好将他在比较有利的情形下抢走，如果在别人的威逼下，他讲了话，并且把放二十七人名单的地方泄露了出来，我便同时和达尔布凡克思获得真实情况，而且我向上帝保证，我会先于他一步把这个名单拿到手。”

克拉丽丝说：“没错……没错……可是，你想好使用何种办法加入……”

“我此时心里还没有想好，这需要勒巴律将要带给我的情报和我本人搜集到的情报。”罗宾承认道。

他从旅店里走了出去，回来时已经在一个钟头之后了。此时夜色已经来临了，勒巴律来到这儿同他碰面。

他向他的伙伴问道：“把书拿来了吗？”

“老板，拿来了。这就是在奥马尔报商处早已看见，并用了我十个法郎把它买来的。”

“拿给我。”

一本又旧又烂又脏的小书被勒巴律送了过来，他看到书皮上写着：“到死岩参观，带有图片和平面图，一八二四年。”

立刻罗宾将古堡主塔的平面图纸找了出来。

死崖冒险

罗宾说：“这个就是，有三层位于地面以上，现已变为平地，在地下是把一大块岩石开凿成两层，碎石砾、瓦片已把第一层塞满，

你瞧……我们的朋友多勃雷克被囚禁的地方就是位于另外一层。刑讯室……一个多么耐人寻味的名字……可怜的朋友！有两道门位于楼梯和这间屋子之间。很明显，那三个兄弟一定拿着枪站在了位于两个门之间的那个内堡里。”

“既然这样，别人一定会发觉你想要进去了。”

“没有错……只有从上面坍塌的那一层屋子里通过在地板上寻找一个入口……但这简直如同在拼命……”他把那本书不停地翻来翻去。

克拉丽丝问他：“有没有窗户在那个房子里？”

罗宾说：“有，我从下面，也就是那条我曾经去过的小河那儿，有一洞口能够被看到，并且也已注示在平面图上。但是，那里高度达到五十米，且十分陡峭……整块岩石甚至冒出在水面之上。所以我们一样无法从那儿进去。”

他翻看着书中的某些章节。他被其中的一篇标题为“情人的塔”的章节触动了。他看了前面的几行：当地从前曾把古堡主塔叫做情人的塔，目的是对在中世纪发生的一场血塔楼的悲惨故事进行纪念。那时有位伯爵住在死岩之中，他收集到了有关他妻子不忠诚的凭证，于是把她囚禁在了这间刑讯室内。据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那儿生活。她的情夫唐卡维尔先生在一天夜里，在河上无比勇敢和果断地把一个梯子立了起来，之后从峭壁向上爬，一直到了那个屋子的小洞口。他把洞口的铁条锯断，救出了他心爱着的人，接着带着她从一根绳子上向下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梯子的上端，在梯子下面就是他的朋友们在放哨。就在大功快要告成的时候，一发子弹从巡夜路上射了过来，打中了那个男人的肩膀，于是这对情人就一起掉进了茫茫空间……”

屋中的人都沉默着。每个人都在长长的沉寂中对这桩越狱悲剧进行着回想与体味。这么说来，一个男人不顾生命的安危做出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挽救一个女人的壮举。在三四百年之前就发生了，那位哨卫如果不是那么警觉，他便大获成功了。曾经有

个男人勇于去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已经被一个男人这样做了！

罗宾把眼睛抬了起来，向克拉丽丝望去。她恰好在用那种极其疯狂混乱的、充满哀求的目光注视着他！她在请求那件无法做到的事，那是一个为了挽救儿子，宁愿把一切抛弃的做母亲的眼光。

罗宾说：“勒巴律，去找一根十分细的，以便容易在我的腰上缠住的结实的绳子，还得有五六十米那么长吧。葛洛涅尔，你去找三四个梯子，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地连在一起。”

两个伙伴一起大声喊道：“喂？您说……什么？您想……您真的是有病了。”

“有病了？因为什么？其他人既然已经做过了这样的事，我也肯定可以办到。”

“可是您跌落悬崖的可能几乎有十之八九呀。”

“勒巴律，你瞧，使我能够不堕入悬崖不也有十之一二的可能性吗！”

“行啦！主人……”

“朋友们，我们的讨论时间已经够长了。请你们再过一小时赶到河边去。”

由于寻到可以做成 15 米长的梯子的东西很困难，但是可以摸到崖壁上最下面的一块伸出来的石头必须要有这么长的梯子，所以他们花了好长时间去做准备工作。并且要使梯子连在一起也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和精神才行。

终于在九点多的时候，用一艘小船把这个梯子在河中间固定住了，两根棍子中间卡住小船的船头，把船尾插入到河岸的陡坡里。

夜晚一片黑漆漆，云块一动不动地把沉闷的天空铺满了。由于很少有人在这条沿着山谷伸尾的小路上走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没有被任何人打搅。

罗宾把最后的一些嘱咐告诉了勒巴律和葛洛涅尔之后，微笑

着说道：“对于我可看到他们剥多勃雷克的皮，抽他的筋。这件事任何人都是无法想象的，这件事应该是让我觉得多么快乐啊？此次行动真是没有白费力气！”

他接着对已经坐在船头的克拉丽丝说道：“请您注意千万不可以动，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都不可动一下，也不要叫喊。我们过一会儿见面！”

她问：“怎样的事情可以出现呢？”

“天哪”您请回想一下唐卡维尔先生。就在他到达目的地，他的情人重投他的怀抱之中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使他失去了生命。但是一切都会没事的，请您对此不必担心。”

她仅仅是把罗宾的手抓住，紧紧地握在她自己的手中，而没有说出一句话。

他用一只脚试着梯子，放在上面发觉比较稳固，这才开始安心地往上爬。

他爬到了最上面的一个梯级只用了很少的时间。但是危险的攀登只是从这儿才开始的，因为坡度太陡，所以一开始就非常困难，等到爬到了一半时，就确实变成了往一堵高墙上爬了。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能够把脚放进去的往里凹的地方总是位于这里或那里，同时还有伸出来的石头能够用手抓住。可是，两个松脱的伸出来的石头令他两次滑了下来，他认为肯定要跌落悬崖，摔得粉碎了。幸好他碰到了个深洞，所以才避免掉入深谷，而是在里面休息了一段时间。他觉得疲劳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他真想不顾此事，掉头回去。他对自己冒着如此大的危险感到疑问。

可是他想：“该死！我的老兄罗宾，我见你是胆怯不前了。要半途而废吗？如果这样多勃雷克的秘密就要被说了出来，侯爵就把名单弄到手了。罗宾将毫无进展地回去，但吉尔贝……”

忽然他对在腰上缠着的绳子感到十分不舒服和疲劳，于是罗宾二话不说地在自己裤子扣上拴住了绳子的一端，另一头放下。

绳子就这样沿着他爬上来的路伸开了，他还可在回来的时候把它当作把手用。

他然后又一次继续抓住凸凹不平的崖壁向上攀爬，一直把手指爬得流血，把指甲爬劈。他时时刻刻都预感到无可避免地会掉下去。但是，从船里传出的断断续续的说话声竟会被他听得如此地清楚，这令他觉得丧气，他与他的伙伴之间的距离似乎并没有不断增加。

此时，令他又一次想起了唐卡维尔大人，曾经也是孤身一人存在于这种黑暗之中，松落、崩碎的石块发出的碰撞声也该是令他害怕得全身颤抖吧？因为在这一片死一般的沉寂中，即便是最细微的声响也会发出回响来。如果我的身影被多勃雷克的哨兵从情人之塔的高处看到，那么我就会挨到一枪，之后死亡就降临了……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地爬呀……爬呀……，甚至最后觉得，也许早已爬过了目的地。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在本人无法知道的时候向着右边倾斜的方向爬了上去，并且距离那条巡夜路已经非常近了。一个令人后悔的结果将在那儿发生！事情既然进展得这么神速，千头万绪，令罗宾已经无法做出经过仔细的思索和准备的尝试了，既然这样，难道结局会出人意料吗？

罗宾心中不由得升起了怒火，他于是便更加努力，又爬升了几米，但还是滑了回来。他拽住一支小树根，想再一次把失去的地方征服过来，但它被拔了出来，于是再一次向下滑了回来。他泄气了，服输了。但就在这个时刻，他忽然觉得浑身的肌肉，全部的精神都那么紧张，他把全部身体一下子缩了起来，他不动一下，因为此时从他抓着的岩石里似乎一个声音传了出来。

这声音从他的右边传了出来。仔细地倾听着。他向后仰着头，感觉发现了一束穿过幽暗空间的光线。他自己也无法弄明白，是什么使他产生了一股力量，怎样经过了一步步细微的挪动，竟然到了那儿。但是，他忽然来到了一个像一条在峭壁上开凿的

通道一样的洞口处，从洞口内伸出来一个至少有三米深的十分宽阔的台子，台子另一头却十分窄小，三根铁棍把它同外界隔离开来。

罗宾爬入洞口，一直到头碰着铁棍，他看到……

恩将仇报

他看了一眼那边，发觉拷打室就在他下面的一个很宽阔，形状不规则的大厅里，四根很粗的牢固的桩子支撑着屋顶，并把屋分作几个大小不同的部分，一股带着潮湿的发霉味道从被水浸泡的墙上和石板上散发出来。无论在什么进候，每个人都会对此种景象感觉到阴森恐怖。此时更是如此，瑟巴斯梯亚尼和他儿子们的巨大身影，一束微光倾斜地照射在桩子上。囚犯在一个烂床上被捆绑着，所有的一切把整个大厅变得令人觉得有一个神秘和原始的氛围。

离罗宾窥探的天窗大约六米远处绑着多勃雷克，他离罗宾最接近，他的手腕和脚都被皮条捆绑在床上，一根系在一个浇注在墙里的铁钩子上的旧的链条把床拴住了，一个灵敏的设备在他轻微动一下的时候就会令在附近桩子上挂着的小铃发出叮叮铛铛的响声。

他的整张脸被板凳上的那只灯照亮着。

罗宾看见了就在他身边站着的达尔布凡克斯侯爵那张灰白的面孔和斑白的小胡子以及细长的身材。达尔布凡克斯侯爵用一种心满意足的和报了仇的眼神看着他的囚犯。

几分钟在一片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了。侯爵接着命令道：“瑟巴斯梯亚尼，为了让我更容易地瞅着他，你点亮所有这三个烛台。”

三个烛台就这样被点燃，多勃雷克能够被他认真地观察了。他弯下腰去，极其温柔地向多勃雷克说道：“我对我们两个之间会忽然发生的何种事情并不知道。可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大厅中，在几分钟里我拥有着至高无上的不容触犯的快乐。多勃雷克！我曾经从你那里忍受了多么多的苦痛啊。我因为你而痛哭流泪！……没错啊……那是毫无疑问的泪水……千真万确的绝望的哭泣……你把我的钱财；一笔财富都夺走了！我对你的揭发感到十分恐惧！一旦刊发了我的名字，我将要名声扫地，遇到毁灭性打击。啊！你这个混蛋……”

多勃雷克一动未动，他们把他的墨镜片摘了下来，但是，一副眼镜还保留在上面，镜片反射着亮光。他十分的瘦，在凹下的面颊上是高高突着的颧骨。

达尔布凡克斯说道：“好吧！所有的一切结束的时候现在已经到啦！在此地似乎有一群无耻之徒在逛。希望他们不是由于你，希望他们不是想把你解救出去！否则，你很清楚，你会立刻被弄死！……瑟巴斯梯亚尼，我们能够随时打开机关吧？”

瑟巴斯梯亚尼走了上来，用一个膝盖跪在地上，就在床脚下，把一个罗宾没有看到的环子搬了起来并转动它。在一块石板移开之后，一个黑洞呈现了出来。

侯爵接着说道：“你瞧，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考虑到了，我们必须对所有想要的东西都拥有，以至于地牢……无法知道深度的地牢，这是如此传出了城堡的故事。所以，你不会有别的任何希望了，任何援助都不会有，您乐意讲出来吗？”

多勃雷克还是一句话不说。

达尔布凡克斯接着讲道：

“我已经是第四次对你进行拷问了，多勃雷克。我已经第四次来这里了，目的就是我要取那份你收着的证明，以便我本人从讹诈中摆脱出来。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了。你想要说出来吗？”

仍旧是不说一句话。达尔布凡克斯打了一个手势给瑟巴斯梯亚尼，守卫的人走了上来，他的两个儿子紧随在后面，一根棍子被一个拿在了手中。

达尔布凡克斯等待了几秒钟后发出命令说道：“开始！”

瑟巴斯梯亚尼把绑在多勃雷克手腕上的皮条松了开，并在皮条中间插入了棍子。

“侯爵先生，我转吗？”

同样是无话可说，侯爵在等候，多勃雷克没有动弹。

侯爵喃喃着说：“为什么要受皮肉之痛呢？说吧！”

依然听不到回应。

“瑟巴斯梯亚尼转吧。”

棍子被瑟巴斯梯亚尼正好转了一整圈，从而收紧了皮条。呻吟声从多勃雷克口中传了出来。

“你到底说不说？我是不会退却的，没办法退却，这你是很明白的。我的手心中握着你的生命，假如有那个需要，我会把你杀掉，甚至体无完肤。你难道是果真不愿说出来吗？……再转一圈，瑟巴斯梯亚尼。”

守卫的人如此这样做了。多勃雷克疼得颤抖起来，之后倒在床上，急促地呼吸着。

侯爵一面颤抖一面叫道：“笨蛋！说吧！这个名单难道使你获得的还不够多吗？现在就让其他人代替你享用吧！好吧？说出了吧……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名单？一句话……为了使你免受侵扰只要一句话……这样，只要我在明天把这个名单弄到手，我就能够使你恢复自由了。你听到了吗？自由！但是，为了你的未来，你现在就要说！……啊！他妈的！再转一圈，瑟巴斯梯亚尼。”

多勃雷克的骨头在瑟巴斯梯亚尼用力转动棍子的同时发出了咯咯的响声。

多勃雷克一边企图逃脱出来，一边吵哑着嗓子叫道：“救命

啊！救命啊！”

他接着时断时续地小声说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这是多人令人恐怖的情形啊！一种惶恐不安的神情从三个儿子的脸上显露出来。罗宾的心也害怕得颤抖起来，对此他十分厌恶，他了解这样可恶的事情自己是无法做出来的。从多勃雷克口中传出的话必然就要被罗宾在此时听到了。这个秘密就要被他发现了。多勃雷克由于疼痛的逼迫而断断续续地把他的秘密泄露了出来。罗宾此刻已经考虑到退回去，考虑到坐着正在等他的汽车疯狂般地奔向巴黎，总而言之，眼看成功就来临啦！

达尔布凡克斯小声说：“讲啊……讲完就好了。”

多勃雷声吞吞吐吐地说：“好吧……好吧……”

“既然这样……”

“迟一步……第二天……”

“什么！你病啦！明天！你倒说得很愉快！再转一圈，瑟巴斯梯亚尼。”

多勃雷克嚎叫着说道：“别啦，别转啦，别啦，停止。”

“那就说吧！”

“好，情况如此……名单被我藏在……”

可是，多勃雷克的疼痛太难忍了。他以巨大的力量才把头奋力地抬了起来，说出了一些断断续续的音符，这中间说出了两次完整的话：“玛丽……玛丽……”这以后他由于气力耗尽而昏了过去。

达尔布凡克斯命令瑟巴斯梯亚尼道：“松开一点，真该死！我们的力量是不是太大了？”

然而，此后的立即查看说明多勃雷克仅仅是昏了过去，侯爵自己这时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力气，他在床脚边倒着，一面把他额头上的汗水擦掉，一面喃喃地说道：“啊！令人讨厌的任务……”

守卫的人脸上露出惊惶不安的模样，神情难看地说道：“也许现在到这种地步已经可以了，明天……要不就在以后还能再来

嘛。”

侯爵一句话也没说。一瓶白兰地被看守人的一个儿子递给了他。他倒了半杯，一口气喝光了。接着他说：“明天，不可以，立即继续干下去。只要我们再加一把力气，成功就要唾手可得啦。”

此后，看守人被他叫到了一旁：“你听见了？他说了两遍的玛丽这个词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看守人说道：“对呀，两遍，您要的那个文件可能被他托付给一个叫玛丽的人保管吧？”

达尔布凡克斯反对道：“绝对不可能！他不会把它委托给任何人的……一定有别的意思在这里面。”

“侯爵先生，那是什么呢？”

“什么？我可以对你保证我们不久就将知晓了。”

这时，多勃雷克在床上移动了一下，并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此时达尔布凡克斯已全部恢复了理智，双眼注视着他的敌人，向他走了过去并说道：“多勃雷克，你已经看见了……想抵抗那是在做梦……对于一个失败者，只有向胜利者屈服，既然如此，你令自己遭受折磨又有什么必要呢……好啦，还是看清点形势吧。”

此后，他又向着瑟巴斯梯亚尼说道：“把绳子绕紧一点……让他品尝一下……这会令他清醒……他的死是假装的。”

瑟巴斯梯亚尼又重新把棍子拿了起来，并把它旋转到恰好令绳子接触肌肉。多勃雷克抖了起来。

侯爵命令道：“停一下，瑟巴斯梯亚尼，我们的朋友看上去是全世界最容易开口的人，他对讲和的必要性十分明白。对不对，多勃雷克您十分希望如此结束，没错吧？你是那么的识时务啊！”

瑟巴斯梯亚尼拿着木棍在手中，达尔布凡斯克提着灯，这两个人弯下了腰目不转睛他注视着那个受罪的人，多勃雷克的脸被灯光照着清楚而发亮。

“他在动他的嘴唇……他快讲了……瑟巴斯梯亚尼稍稍松一

下,我可不喜欢我们的朋友受罪……再说……不行,再绕紧一些……我感觉到我的朋友又迟疑了……再绕一圈……不要动!我们就快要……啊!可爱的多勃雷克,假如你老是这般支支吾吾的,时间就被无意义地消耗掉了。什么?你说的是什么?”

多勃雷克正在讲话,但是他,罗宾什么也听不到!亚森·罗宾轻声地骂了一句。可是他无把耳朵伸得那样的长,如何把心脏跳动的怦怦声和太阳穴的嗡嗡声压制住,他听不到任何说话声。

他想到:“真混蛋!对于这种情况我却没有事先想到。怎么办?”

他几乎就要用手枪瞄准多勃雷克,把一粒子弹送给他。目的是使他的所有供词被打断。但是从另一方面想一想,他本人将从这件事中无法取得任何信息,所以,顺其自然还是最好的办法,只有这样从中可得到好处。

可是,无法听清的供词在下面继续着,此间一会什么声音都没有,一会又夹杂着呻吟。但对他的捕获物达尔布凡克斯却没有放松。

“讲下去……说完吧……”

此后,他以赞同的语气感叹着说道:

“好!……太好!……这可能吗?再说一遍,多勃雷克……啊!这可真的十分有意思啊!……那样,任何人没有想到吗?以至于帕斯维尔都没有料到吗?……的确是个蠢物……瑟巴斯梯亚尼把他松开吧……你看见了没有,我们朋友的气都无法喘过来了……冷静一些,多勃雷克……你没有被紧坏吧……那么,可爱的朋友,你讲……”

这是尾端了。达尔布凡克斯在一般十分长的低语中没有说一句话,一直听着。但是亚森·罗宾却没有听到有关这段话的一个字。

侯爵最后站起身来,兴高采烈地说道:“行啦!……多勃雷克,谢谢了。请记住,我对你刚才的一切做法将一辈子不会忘记。

在你任何有需要的时候，你尽管来到我家里，我将在厨房里为你准备上一片面包和一杯清水。对议员先生的照顾一定要跟你对自己的儿子那样，瑟巴斯梯亚尼。那么，我们首先松开他的绑绳吧。我们可真的不应该把他这种人像烤肉铁杆上的小鸡一样捆绑起来。”

看守人建议道：“给他一点什么喝的行不行？”

“是啊！让他喝点。”

瑟巴斯梯亚尼和他的儿子们把皮条替他解开了，把他疼痛的手腕揉一揉，并替他绑上涂有药膏的绷带。之后，几口烧酒被多勃雷克喝了下去。

侯爵说道：“舒服一点了吗？呵！这不算什么，几个小时之后，一切都将舒服了，到那时，你就可以夸耀自己就如同是在宗教判决的时代那样经受了酷刑毒打。碰上好运的人！”

他看了看手表，然后说道：“聊得很久了，瑟巴斯梯亚尼，你开车送我去火车站，让你的儿子轮换着守护他，我要赶上末班车。”

“侯爵先生，那么，我们允许他如此这样的活动自由吗？”

“怎么不会呢？你想一想，难道他要在这里被我们关到死吗？多勃雷克，请不必担心，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我就要在明天下午到达您的府上……假如在你所说的地方确实有那个名单，我将立即打一个电报，到那时，你就会被他们释放的。你不会骗我吧，嗯？”

他又向多勃雷克走近，重新把腰朝他弯了下去：“没有骗我，是吧？否则你真是太愚蠢了。我顶多白白耗掉了一天时间，但是对于你呢？你的下半生将因此而被丢弃掉。不可能的，不可能，那个地方藏东西简直是妙极了。这个玩笑没有谁能够编造出来。瑟巴斯梯亚尼，出发。你在明天就将收到电报。”

“侯爵先生，如果人家不允许你进屋呢？”

“什么缘故呢？”

“帕斯维尔的人不是占领看拉马丁广场的房子吗？”

“不必害怕，我一定能进去，瑟巴斯梯亚尼。在他们不给我把门打开的情况下，我可以跳窗户。假如窗户没有开着，我会同一个帕斯维尔的人说好的，有钱便能鬼推磨嘛！感谢上帝，钱从今天开始一直都不会缺少了。多勃雷克，晚安。”

瑟巴斯梯亚尼陪伴着他一起走了出来，此后，又重新把厚重的大门关上了。

罗宾依据当场做出的计划，决定立即撤退。

这个计划一点不复杂：在绳子的帮助下，能够径直地滑到崖底端，把他的朋友们带走，坐上汽车，此后，在通往奥马尔车站的人迹罕见的公路上，对达尔布凡克斯进行袭击。达尔布凡克斯和瑟巴斯梯亚尼就像笼子中的野兽一样，总可以令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把秘密吐露出来，对战斗结果他觉得十之八九是这样。达尔布凡克斯已经演示过了应该如何去做，而拉丽丝·麦尔吉为了挽救她的儿子总应该经受得住吧。

他把那根备用的绳子拿了出来，然后搜索着寻觅一块凸凹不平的岩石，便把绳子拴在上面，为于方便他大把抓住，绳子两端的长度应相等。可是，尽管事情十分紧急，当他把适当的地方找到时，他并不是立刻行动，他一动没动的呆在那里，考虑着。他在此计划开始行动前的最后一刻，感到对自己的方案不是很满意了。

他想到：“笨蛋！我正要干一次愚蠢且毫无道理的事情。如何能够确保我一定可以把达尔布凡克斯和瑟巴斯梯亚尼捉住呢？就算他们一旦被我抓住，又如何能够担保他们一定会把秘密说出来呢？不可以，我需要留在这里。还可以尝试着更加完善的办法……比起这好得多的方法。我应该攻击的不是这两个人而应是多勃雷克。他已经精疲力尽，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了。他既然把秘密泄露给了侯爵，那么我和克拉丽丝使用相同的办法就一定令他秘密告诉给我们。我决定如此做了！劫持多勃雷克！”

接着，他又考虑道：“另一方面，这根本不冒任何风险。假如不能成功地劫狱，克拉丽丝·麦尔吉和我可以赶到巴黎，然后同帕

斯维尔齐心协力，把拉马丁广场的住宅严格地监视起来，以便使多勃雷克泄露出去的秘密对达尔布凡克斯一点用途也没有。使帕斯维尔事先得知有险情，这是最重要的。我会通知他的。”

此时，半夜的钟声从一个附近村庄的教堂里响了起来。能够用来贯彻他的新方案的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他立即展开行动。

他从这个窗洞离开，在崖壁的一处凹陷部位，遇到了一堆灌木丛。十二根灌木被他用自己的刀砍了下来，它们被做成一样长。然后，他截取一样长度的两段绳子，把它们作为梯脚。他把十二根小木棍固定在两个梯脚之间，这样一个大约六米长的绳梯就做好了。

当他回到原处时，发现只剩下看守的一个儿子在拷问室里，靠近多勃雷克的床。

罗宾想道：“真倒霉！假如一整夜这个男孩都在这里守卫着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除了逃之夭夭，没有其他办法了……”

他被达尔布凡克斯拥有了秘密这一结果强烈地煎熬着。他从自己亲眼看到的会面中，清楚地觉得侯爵是“替个人的利益卖力”，他不仅是为了使自己从多勃雷克的力量中逃脱出来才盗取名单，而且是想得到多勃雷克的力量，以及使用多勃雷克已经用过的同样办法使他的财富可以恢复。

可以说一场面对一个新的敌人的斗争就是从那个时候在罗宾身上开始的。只是由于事情进展得太突然，令人没有时间对这样一种假想进行更加认真的思考。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向帕斯维尔通知，不惜任何代价把达尔布凡克斯的去路截住。

可是，罗宾被一种无法抹去的希望留了下来，就是盼望着有一件可以给他提供机会进行行动的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敲过了十二点半的钟声。然后是一直等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尤其是他发觉到从河谷中升起的冰冷的雾气，令他觉得寒气逼人。

清晰响脆的马蹄声总算从远处传了过来。

他想到：“这是从车站回来的瑟巴斯梯亚尼了。”

守在拷打室中的那个儿子果真在把他的烟叶抽光后，打开了门，向他的两位兄弟询问还可以找到烟叶，以使他的最后一袋烟斗被填满。他们在回答完之后，走出了门，向着小楼走过去。

罗宾此时呆住了。门还没有被关上，睡得那么踏实的多勃雷克竟然从他的床上坐起身来，他仔细地听着，先放在地上一只脚，接着又把另一只脚放下，然后站起身来，竟管他有些晃悠，可还是稳住了，这令人好像无法相信，他尝试了一下自己的力量。

罗宾心里想：“这个人真有些耐力，好吧。这对于他的劫狱将是十分有帮助的。我可以劝服他吗？他乐意同我走吗？我只对这一点有些忧虑……他不会以为这是侯爵设下的圈套令奇迹般的援兵从天而降吧？”

可是罗宾突然想起了多勃雷克的老表姐们替他写的那封信，也可称得上是一封介绍信，卢斯洛两姐妹中较年长的那一位把她的名字——欧弗拉吉鉴上了这封信上。

他的口袋中就放着这封信。他把它拿了出来，接着侧着耳朵倾听。只有多勃雷克踩在石板上的轻微的脚步声，除此之外任何动静也没有。罗宾发觉机会已经来了。他快速地在铁条中间伸进手臂，把信抛了下去。

多勃雷克惊讶得张口结舌。

信封飘舞在大厅中，然后在距离他只有三步远处落了下去。它是来自何处？他把头抬了起来，向窗户望去，企图从令他无法看到大厅顶部的黑暗中看去。之后，他又看着信封，仍旧害怕拿到它，就如同怕是个陷阱似的。他忽然朝门那边快速地看了一下，总算把身子迅捷地低了下去，一把把信封抓了起来，折开它。

他看到签字愉快地吁了一口气：“啊！”

他小声地看着信：

请对持信人百分之百信任。他已收到我们给他的钱。侯爵的机密会被他揭穿，他也可以策划方案，以便令你逃脱。对此所有的事情都已准备就绪了。 欧弗拉吉·卢斯洛

他把信又重读了一次，不断地说道：“欧弗拉吉……卢斯洛……”然后又再一次把头抬了起来。

罗宾小声说道：“我要把一根铁条锯断必须要有二、三个小时。瑟巴斯梯亚尼和他的儿子们眼看要回来了吗？”

多勃雷克跟罗宾一样小声回答道：“没有，完全可以肯定要回来，但我认为，他们会把我一个人留下来。”

“但是他们就在附近睡吧？”

“没错”。

声音可以不被他们听到吗？”

“听不到，门十分厚重结实。”

“那好。如此的话，时间不会久。我有一个绳梯。您自己可以爬上来吗？我不帮助你可以吗？”

“我想……我可以试一试……我的手腕被他们弄断了……啊！这群畜牲！我只可以勉强地动一动我的手……而且我没有足够的力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需要进行一下尝试……十分需要……”此时他的话停止了，倾听了一段时间后，把手指放在了嘴上，小声道：“嘘！”

多勃雷克在瑟巴斯梯亚尼和他的儿子们走进屋时把信藏了起来，重新回到床上躺着，假装忽然醒过来的模样。看守人把一瓶酒，一个酒杯和一些食品带了进来。

他叫喊道：“议员先生，还算不错吧？嘿哟！也许捆得太紧了一点……这是一个多么野蛮的木绞盘啊！别人告诉我，在大革命和波拿巴时代有许多暴徒，所以这个东西被经常使用。这个发明是多么妙啊！而且又是多么洁净……一点血也没有……啊！浪费的时间也不长！仅仅二十分钟而已，你就把秘密吐露了出来。”

瑟巴斯梯亚尼张着嘴大笑着继续说道：“对啦，我为你祝贺，议员先生！你把东西藏在了一个简直绝妙的地方了。而对它什么人可以产生疑问呢？……但最开始您随口冒出的玛丽这个名字却令我和侯爵无法弄清楚了。您没有骗我们。但是，那就是……只讲了一半话。应该讲完嘛。不过，不管怎样这很有意思！竟然在您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说实在的，这未免令人好笑。”

看守人站起身来，一边揉搓着双手，一边在屋子来来回回大步走，并说道：“侯爵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因此他要在明天晚上赶回来亲自把你放走。没错啊，他想到了，还有一批手续……您也许要在几张支票上签个字，把赃款退还出来，就是这件事！以便使侯爵所遭遇的苦痛和损失的钱财得到补偿。但那会怎么样呢？把您变成一个穷鬼！更不必说从目前开始，不再有铁链，也没有皮条捆在手腕上了，总而言之，这种礼遇就如同对待国王一般！对了，甚至侯爵还指派我，让我送给您一瓶陈酒和一瓶白兰地。”

瑟巴斯梯亚尼还讲了一些笑话，然后拿起灯，在大厅内进行了最后一次巡查后，向他的儿子们说道：“让他睡觉吧，你们也去睡吧，三个人都休息。但是要警觉一些……任何人都无法知道……”

他们都从屋子里退了出去。

罗宾等待着，小声说道：“我能够进行了吗？”

“行了，只是要谨慎……他们在一、两个钟头之后再来巡视一遍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罗宾的工作开始展开了。有一把十分锐利的锉在他的身边，并且铁条由于天长日久已经生锈了，还把一些地方剥蚀掉了。罗宾停下来两次，去侧耳凝听。仅仅是上边一层瓦砾中的一只老鼠在跑来跑去，或者是一只夜鸟在飞，于是他在多勃雷克的鼓舞下不停地挫下去。多勃雷克趴在门上倾听着，一有点响动就给他发出警告。

罗宾在把最后一锉锉完之后，喃喃自语地说道：“喔唷！这不值得去可惜，因为说实在的，在这个值得咒骂的隧道里有一些拥挤……尚且不去想象刺骨的严寒……”

他在下面已经被锯断的铁棍上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使劲压着，并掰开了它，这样一个人在那里的两个铁棍中间进出足够用了。之后，他退回到了稍微宽阔一些的通道的另一头。他把绳梯放在了那里。他接着在铁棍上把绳梯牢固住，然后呼唤道：“喂……行了吗？……你准备妥当了吗？”

“准备就绪了……让我再听一下……行啦……他们都睡熟了……我就上来……把梯子给我。”

罗宾一边把梯子放下去，一边说道：“我需要下去吗？”

“没必要了……我是有点乏力……可是，还能行。”

的确，他十分快速就爬到了通道口，并随着他的救命恩人开始走了出来。可是，由于他想增添些气力，便喝光了酒瓶中一半的酒，再加上外面的新鲜空气，令他觉得头昏眼花，全身乏力，所以就在通道的石板上直挺挺地足足躺了半个钟头。罗宾等失去了耐心，他用缆绳的一头把多勃雷克捆绑起来，另一端系在窗户的铁棍上，想把他如同包裹那样滑下去，多勃雷克此时清醒过来，力气也比较充足了。

他低声道：“都过去了，我自我觉得还可以。从这里下去是不是十分高啊？”

“十分高，有五十米那样高。”

“达尔布凡克斯为什么没有预先考虑到人可以从这里逃脱呢？”

“峭壁十分陡。”

“那么您是如何可以上来的？……”

“老天啊！您的表姐们一定要……另一方面，不是也要活下去吗？他们这些人可真是大方啊。”

多勃雷克说道：“多好的姑娘们！她们在何处？”

“在下边的小船里。”

“这么说来有一条河啦？”

“没错，可是请不要说话，可以吗？这里很危险。”

“还有一句要问。到您把信抛给我为止，您呆在这里有很长时间了吗？”

“不长……不长……顶多十五分钟。以后我会解释给您听的……不过我们现在还必须快一些离开。”

罗宾在前面带路。他一边告诫多勃雷克抓牢绳子和向下退着走，一边还要在艰难的地方支持着多勃雷克的身体。

他们要想到达峭壁上形成的一个凸出的土台需要四十多分钟，又由于多勃雷克的手腕用刑受伤，既无法用上力气，又不灵巧，所以罗宾不只一次地不得不对他进行帮助。

他有好几次呻吟着说道：“啊！这群混蛋，我被他们毁了……这群混蛋！……啊！你要对此付出更加昂贵的代价，达尔布凡克斯。”

罗宾说道：“安静一点。”

“什么？”

“有响声……上面……”

他们在土台上一下也不敢动弹地呆着，仔细听着。罗宾记起了唐卡维尔先生和那个用火枪把他杀死的哨兵，因此他觉得全身颤抖，承受着沉寂和黑夜的煎熬。

他说道：“没事了，我想错了……况且话说回来，十分可笑……他们根本无法从这儿打中我们。”

“什么人打中我们？”

“没什么……什么也没有……一个蠢笨的想法……”

他搜索着，总算把梯子的梯脚找了出来，他然后说：“请握住，这个梯子是架在河床上面。守着它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有您的表姐们。”

他吹了一声口哨，接着小声叫道：“我在这儿了，请把梯子扶

牢了。”

他然后向多勃雷克说道：“我下去了。”

多勃雷克提出了意见：“似乎还是我在您前面下好一些。”

“这是何故？”

“我实在是疲惫极了。您可用绳子把我绑在您的腰带上，以便您可以把我系住……否则不这样，我就有生命危险了……”

罗宾说道：“没错，说的有道理，您就请过来吧。”

多勃雷克走上前来，在岩石上跪下。罗宾把他绑了起来，之后，躬着腰，使劲把一个梯脚抓住，以便令梯子不至于晃动。然后他说道：“过来吧。”

罗宾恰好在此时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肩膀上传了过来。他边倒下去，一边骂道：“混蛋！”

罗宾的脖颈下边，稍微靠右的部位上被多勃雷克扎了一刀。

“啊！畜牲……没有廉耻的东西……”

罗宾猜到了多勃雷克正在黑暗里把绑着他的绳子松脱掉，此时听到了他的低语：“你也真蠢！我一下子就识别出来你带给我的一封所谓的我表姐卢斯洛写的信其实那是她的姐姐阿代拉伊德的字迹。可是这位奸狡的老阿代拉伊德，特意用她妹的名字欧弗拉吉·卢斯洛签的名，目的是向我表示她对你有所怀疑以及叫我有所戒备。假如当时我显露出吃惊的神色，你就会觉察出来……于是，我稍微加以思考……原来你就是亚森·罗宾先生，没错吧？克拉丽丝的守护者，吉尔贝的救命恩公……罗宾你真可怜，我看你干得一团糟……我一般是不杀人的，但若是杀了人就一定会成功。”

他弯下身去搜查受伤者的口袋，然后说道：“我要借你的手枪用一下。你明白，我立刻就会被你的朋友们发觉不是他们的主人，必定要过来捉我。我可还没有足够的力气，一颗或者两颗子弹……罗宾，再见了！嗯，我们也许会重逢在另外一个世界吧？罗宾，替我把一套带有现代化设备的房间准备好，永别了。十分

感激……因为，说实话，如若没有了你，我实在无法想象到我会变成怎样的情形。哼！我一定要把达尔布凡克斯置于死地。这家伙……我再看到他时才高兴哪！”

多勃雷克已经准备就绪。他又一次吹了一声口哨，此时从船上传来了回答声。”

他说道：“我在这里。”

罗宾用尽全身的气力把手臂伸了出来，想把多勃雷克抓住，但是什么也没有碰到。他想向他的同伙们喊叫警告，但他的声音却卡在了他的喉咙里。

他感到全身有一种别人恐惧的麻木，太阳穴嗡嗡响着。

忽然，嘲杂声从下面传了上来。一声枪响，接着又传来一声，此后是成功的狞笑。一个女人的埋怨声，呻吟声。又有两声枪响紧接着传了出来……

罗宾想起了克拉丽丝，她也许受了伤，甚至死了，想起了多勃雷克，他成功地逃之夭夭了，想起了达尔布凡克斯，想起了水晶瓶塞。此后，忽然唐卡维尔和他深爱的女人一同掉下悬崖的幻影出现在他的眼前。接着，他不只一次地低声呼喊：“克拉丽丝……克拉丽丝……吉尔贝……”

他觉得笼罩在他周围的是死一般的沉寂，不再有任何争斗，任何骚动。他感到任何东西都无法把他从筋疲力尽的身体阻止住，不至于径直向岩石的边缘滚去，向着不见底深谷中跌落下去……

黑暗追踪

亚森·罗宾在亚眼城的一间医院的病房里第一次苏醒过来。坐在床头的是克拉丽丝，还有勒巴律在身边。

罗宾闭着眼睛仔细听着两人的谈话。他这才知道,为了他的生命安危,每个人都惊慌不安,但现在已经渡过了危险期。他从谈话中的一句半句中了解到了那一夜在‘死岩’发生的悲剧的全过程。在多勃雷克沿着梯子下去之后,同伙们发觉出他不是老板,对此感到十分诧异,然后一场简短的打斗开始发生了,在克拉丽丝向多勃雷克扑过去的时候,她的肩膀被一粒子弹打伤了,多勃雷克逃上了河岸,葛洛涅尔向他开了两枪,然后在他后面跟随着追了上去,勒巴律从梯子爬上去,于是昏迷着的老板被他发现了。

勒巴律解释道:“说实话,他为何没有滚落下去我还没有弄明白呢!也许是由于在那儿恰好有一个向下凹陷的地方,可是在斜坡上,他真的已经只有半条命了,十个手指却仍牢牢地抓住石块不松。上帝啊,我正好在那时赶到了!”

罗宾听着,没有任何希望地听着。他把所有的气力都用了上去,以便可以集中精力把这些话弄明白。可是,他忽然听到了一句十分令人害怕的话:克拉丽丝一面哭一面说,已经过去十八天了,挽救吉尔贝的时间又少了十八天。

十八天!罗宾对这个数字感到十分恐惧。他想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他永远也无法康复和进行继续的斗争了。而吉尔贝和伏舍莱就要死了……他昏了过去。接下来既发烧,又说梦话。

罗宾一辈子感到最恐怖的日子也许就是此后的这些日子了。他的意识已经全部恢复了,有时还十分清醒,可以对形势做出准确的估计。可是他不能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清理,进行逻辑推断并指明或者允许他的朋友们采用什么样的行动方案。

当他从昏厥之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总是觉得克拉丽丝的手里握着自己的手。罗宾为了向她请求或者表示感激,为了因为她把明亮和惊喜带给了黑暗中的他而替她祈福,免不了要在这种发着高烧的半睡眠状态中向她讲出一些奇特的、温柔的和充满活力的话语。

此后,他变得越来越安静了,而且对于自己曾经说过什么一

点也没有觉察到。他于是尽量开玩笑道：“我是不是胡言乱语呀？不可避免地我说出了许多蠢话！”

但是，从克拉丽丝的默不作声，他更加觉得自己肯定说了不少的笨话在发高烧的时候……只是她对此并不在意罢了。她对罗宾的关怀，对他的忠心，对他的细心照顾，以及对他病情的最细微的变化所产生的忧虑，这一切都不是对罗宾本人，而是对一个能够把吉尔贝解救出来的人。她看着罗宾迟缓地恢复，她觉得惊惶不定。他在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回到战场呢？希望每过一天就少了一点。此情此景，却一个劲地白耗时间，是不是叫人觉得有些发疯？

罗宾用一种可以把疼痛压抑住的自信心不停地重复道：“我会康复的……我一定会康复……”

他躺着一整天都不动弹一下，目的就是为了对伤口的包扎不产生影响，或者为了减轻哪怕是仅有的一丝过度的兴奋。

他也尽量不去考虑多勃雷克。可是他一直被这个可怕的对手的形象缠着不放。

亚森·罗宾在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精神特别的充沛。伤口已愈合。体温也几乎是正常了。他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做医生的，天天都从巴黎赶来看望他，许诺他能够在第三天起床。他的同伴和麦尔吉夫人这一天都不在，两天前三个人一齐出去打探消息，于是他自己来到了打开的窗前。

只见阳光普照，空气清新，这一切显示着春天就要到来了。他觉得在他自己的身上又重新找到生命的活力。他觉得又可以把自己的思绪连贯起来了，他的头脑中的事实又以一种逻辑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方式出现了。

他在晚上从克拉丽丝那接到了一份电报，知道事情不好，她与葛洛涅尔和勒巴律一起在巴黎留了下来。这个电报令他觉得十分烦躁，一夜不能合眼。使克拉丽丝发出这封电报的是何种消息呢？

可是，克拉丽丝在第二天就回到了罗宾的房间，她脸色苍白，两眼红肿，噙着眼泪，毫无力气地倒在了椅子上。

克拉丽丝呜呜哭泣地说道：“法庭驳回了对撤消重判的上诉。”

那么，您还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吗？

她说道：“不是，不是，可是，不管怎样……还是希望着……无法控制地……”

“是昨天驳回的吗？”

“已经有八天了。勒巴律一直对我隐瞒，而我又害怕看报。”

罗宾指出：“赦免还有呢……”

“赦免？您对亚森·罗宾的同伙被赦免感到有信心吗？”她恼愤和悲痛地叫道。

但是，罗宾似乎对这一点没有在意，说道：“法庭赦免伏舍莱也许可能性不大……但是，吉尔贝会得到大家的同情，同情他如此年轻……”

“不会对他有所同情的。”

“您是如何知道的？”

“我找过了他的律师。”

“他的律师已经被您找过了？那样您已经向他的律师讲了……”

“我对他说，我是吉尔贝的妈妈，我问他，如果把我儿子的身份说出来，能否对事情的结果产生影响……或者最低限度地使刑期推后。”

他小声说道：“你如此做了？您承认了……”

“吉尔贝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我的声誉又算什么！我丈夫的声誉又能怎么样！”

罗宾反对道：“但是您的小儿子雅克的前途呢？把雅克毁掉并让他作为一个死刑犯的兄弟，这难道是您的权利吗？”

她垂下了头。

罗宾接着问道：“律师是如何答复您的？”

“他告诉我，这样做对吉尔贝一点作用也没有。尽管他拿出各种借口进行抵抗，但我看得很明白，他本人没有任何奢求，要处决的决定将被赦免委员会做出来。”

“委员会，管他干什么。可是，还有共和国总统呢？”

“总统的意见和委员会的通常没有区别。”

“总统的意见在这一次将有别于委员会。”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被某人施加影响。”

“施加怎样的影响呢？”

“通过交出二十七人名单时提出交换条件。”

“可是，这个名单在您手中吗？”

“不在。”

“那怎么做呢？”

“我一定可以拿到的。”他神色镇定地十分确定着说，这说明了
了他无比相信自己的意志力。

她并不对他很有信心地耸了耸肩膀，小声和漫不经心地说到：“假如达尔布凡克斯没有偷到名单，那么能够产生影响的人就
只能有唯一的一个了，他就是多勃雷克。”

罗宾对这些话感到十分害怕。难道她还要像他时常想到过
的那样，去与多勃雷克见面，并且为了挽救吉尔贝向他付出代价
吗？

他说：“您已经起过誓，我们已经约定好了，我向您提醒这件
事，要由我来指挥与多勃雷克的战斗，绝对不允许发生您和他之
间有什么协议生成的事。”

“他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假如我知道的话您又怎么会不知
道呢？”她搪塞着支支吾吾地回答。

罗宾没再多谈什么，并且暗中作出了对她进行及时监护的决
定。因为克拉丽丝并没有把许多细节告诉他，他便向她问道：“既

然这样,任何人对多勃雷克以后的情形都不知道啦。”

“无人知道。因为我们在他逃走的第二天,在一片短树丛中发现了一块被鲜血沾满的手帕,所以显而易见,他被葛洛涅尔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另外,听说有人在奥马尔车站发现了一个筋疲力尽、走路十分困难的男人,买了一张去巴黎的车票,当第一辆火车驶过来时,登了上去……我们知道的一切情况就是这些了……”

罗宾说:“他的伤也许很重,他肯定是在一个靠得住的藏身之处接受治疗。也许他觉得应该在几周内慎重地躲避秘密警察,躲避达尔布凡克斯,躲避您,躲避我,躲避所有的他的敌人。”

他思考了一会,又继续说:“多勃雷克逃脱以后,在‘死岩’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难道在当地没有任何的议论吗?”

“没有。那天天一亮,就有人把绳子取走了,这说明瑟巴斯梯亚尼和他的儿子们对多勃雷克的越狱在当天晚上就有所觉察了。瑟巴斯梯亚尼在整个白天都不在”。

“对啊!他事先向侯爵进行了通告。但是侯爵现在在哪里呢?”

“在他家里。通过葛洛涅尔的侦查来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人物在那里。”

“他没有到拉马丁广场的旅馆里面去,这件事能够确定吗?”

“能够确定。”

“多勃雷克也未曾进去吗?”

“多勃雷克也没有进去。”

“您看见了帕斯维尔吗?”

“帕斯维尔去旅行休假了。可是作为他的代理人的便衣队长勃朗松和对旅馆进行监视的警察们确定,他们依照帕斯维尔的指令对监视没有放松过一分一秒,甚至连同夜里。在办公室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交替放哨,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亚森·罗宾总结道:“既然这样,水晶瓶塞按着道理还应在多

勃雷克的办公室啦？”

假如它在多勃雷克遭绑架之前它确定在那里的话，那它目前应该还在办公室里。”

“是在办公桌上。”

“您为什么会说在办公桌上？”

罗宾说道：“因为我知道。”虽然他对于瑟巴斯梯亚尼的话没有忘却。

“可是，藏瓶塞的地方您是不是已经知道在什么地方啦？”

“不知道。可是一个办公桌的空间是有限度的。把它全部检查完了只需二十分钟，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十分钟内，就可拆掉它。”

亚森·罗宾因为谈话而觉得有些疲惫。因为他不愿意莽撞地做事，所以对克拉丽丝说道：“您听我讲，请求您再给我二三天时间。今天是五月四日，星期一。后天是星期三，最晚不超过礼拜四，我就能康复了。成功一定属于我们的。”

“这段时间我们做什么？”

“您在此期间回巴黎。在特号卡德罗宫周围和葛洛涅尔、勒巴律一同住在弗兰克林旅馆，对多勃雷克的房子要进行仔细地监视。在那里您能够到处走动。您要把那些警探们的激情和热心鼓动起来。”

“多勃雷克假如回来了呢？”

“他假如回来了，那就太妙了，我们就把他捉住。”

“他如果仅仅是路过呢？”

“那就让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对他进行跟踪。”

“如果他逃脱了呢？”

罗宾没有做出答复。任何人都不能像他那样更深地感觉到无事可做地在旅馆里面是多么苦心。如果可以参加战斗该是多么有帮助啊！令他感到更加悲痛的也许就是这个隐隐约约的想法。

轻声说道：“我请求您，离开吧。”

他们之间的关系伴随着那个叫人害怕的日子一天天接近而变得越来越不和睦。如果她把她自己儿子卷入昂日安的意外事故忘掉了或者希望可以忘掉，这是不公平的。但是麦尔吉夫人无法忘掉，与其说由于他是罪人，倒不如说由于他是罗宾的同伙，所以法庭才对吉贝进行如此严格地深究。就算罗宾竭尽了全力，就是他有天大的本领，但是到了最后又有什么成效呢？对吉尔贝来说，他的干预又有什么好处呢？

一阵默不作声之后，她把罗宾一个人留下，自己站了起来。

罗宾第二天还是十分虚弱。可是明天就是礼拜三了。他在被他的医生要求一直呆到周末的时候说道：“假如不呆到周末，那么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产生呢？”

“再一次发烧。”

“除了这个以外呢？”

“没有了。伤口已经愈合完全了。”

“既然如此，我无论如何都要跟您一起上您的车。我们这样就能在中午到达巴黎了。”

罗宾立刻做出了动身的决定，第一是因为一封克拉丽丝写的信，信中这样写道：“多勃雷克的痕迹又被我看到了……”第二个原因是在亚眠报纸上他看到了一条称达尔布凡克斯侯爵因运河之事而被捕的报道。

多勃雷克报仇了。

但是，假如认为这是他报的仇，那是由于侯爵还没有拿到办公室桌上的那份名单；也是由于被帕斯维尔派去拉马丁广场旅馆的警察们和便衣队长勃郎松进行了十分严密的看守。总而言之，水晶瓶塞仍在原地。

既然瓶塞仍放在那里，这就表明，或者是多勃雷克没有胆量回家，或者是他的健康状况令他无法行动，或者他就是对藏处充满了十足的信心，根本不需要浪费心思。

不管怎么样，立刻要行动的事已经十分明确了，需要行动，尽可能快地行动。一定要在多勃雷克之前把水晶瓶塞弄到手。

汽车不久就穿过了布洛涅森林，来到了拉马丁广场周围，罗宾跟医生道了别，然后从车里下来。早已约好的葛洛涅尔和勒巴律朝他走了过来。

他向他们问道：“麦尔吉夫人呢？”

“她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回来。从一封传送信中我们得知，她发现多勃雷克走出他的表姐家，上了一辆汽车，汽车牌号她有，而且她想随时把她的观察情况向我们通告。”

“后来如何呢？”

“以后，就没有了一点消息。”

“其他消息还有吗？”

“有的。据《巴黎午报》报道，达尔布凡克斯在桑地监狱的单人牢房里于昨晚用一块碎玻璃片把自己的静脉割开了，听说，有一些既是认罪书，又是揭发信的长信被他留了下来。他对自己的过错予以承认，也控诉了他的死是由多勃雷克造成的，并揭露了在运河事件中多勃雷克所充当的角色。”

“就这些吗？”

“另外，在同一张报纸上还报道有，赦免委员会在对档案进行了调查后，依据各种可能证明伏舍莱和吉尔贝的赦免驳回了，共和国总统也许在星期五要与他们的律师会面。

罗宾被吓了一跳。

他说：“再也无法耽搁了。很明显，多勃雷克从第一天起就对这个破旧的司法机器进行了强有力的推进。断头台的铡刀就要在短短一周后落下来了。啊！多么可怜的吉尔贝，假如无条件地献上的二十七人名单不被包括在你的律师后天带给共和国总统的档案中，可怜的吉尔贝就真的玩完了。”

“喂，喂，您的勇气怎么丧失掉了，老板？”

“我嘛！疯话！我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拿到水晶瓶塞了。我

将在两个小时后与吉尔贝律师见面，一场恶梦就要如此结束了。”

“太好了！老板！我们去找您。我们在这儿等您吗？”

“不必了，你们到我的旅馆去，我去找你们。”

罗宾在三人分手后直向旅馆的栅栏门走去，门铃按响了。

一个警探认出了他，把门替他打开了。

“您是尼柯尔先生，没错吧？”

这个警探把他带入了办公室，便衣队队长勃郎松十分热情地会见了

他。
“今天有幸于您见面真是高兴极了。尼柯尔先生，我接到命令完全依照您的指令行事。”

“队长先生，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情况有了新进展。”

“事态十分严重吗？”

“十分严重。”

“快说吧。”

“多勃雷克回来了。”

罗宾蹦了起来叫道：“嗯？什么？多勃雷克回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吗？”

“不，他早就走了。”

“那么，他以前回到这个办公室吗？”

“是的。”

“到底是什么时候？”

“在今天清早。”

“那么您为什么没有劝阻他呢？”

“我有什么权力阻止他呢？”

“那么您把他一个人给留下了？”

“他毫不犹豫地让我们离开，我们就只好把他一个人给留在那儿了。”

罗宾的脸色越来越显得苍白了。

多勃雷克把水晶瓶塞已经找出来啦！

他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接着自言自语地说道：“他已经回来寻觅过了……，他担心别人也会找到它，于是就把它给带走了……当然，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达尔布凡克斯已经被抓了，而且达尔布克斯不仅是原告，也是被告，多勃克雷也需自我保护。在他看来，这是一盘相当辛苦的棋。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秘密隐藏，这个安排了所有二十七个人的悲剧的消息终于公布于众了，而导致他们名誉扫的人就是那个像恶魔一样的杀人凶手，也就是多勃雷克。如果因为有奇迹出现，在他的法宝在保护他时不再起作用，那么现在的他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因此，水晶瓶塞也被他给带走了。

罗宾刻意使自己趋于平静，用一种十分平静的口吻说道：“他呆了很长时间吗？”“呆了大概有二十秒钟。”“怎么只是二十秒钟？难道没多呆一会吗？”

“就只呆了二十秒。”

“那是几点钟呢？”

“是十点。”

“那么，达尔布凡克斯侯爵自杀的消息他可能早就知道了？”

“我看是的。我瞧见的口袋里的放有一张专刊，《巴黎午报》上已经把这条消息给刊登出来了。”

“就是如此……就是如此。”罗宾回答道。

但是，紧接他又问道：

“帕斯维尔先生有没有就多勃雷克有可能回来的消息而给你们专门的指示？”

“并没有。因为帕斯维尔不在，我们只能挂了个电话给警察局，而之后只有苦苦等待着。自从多勃雷克议员失踪的消息传出以后，众说纷纭，这您也不是不知道。因此，情况只要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在这里露面，在公众们看来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既然多勃雷克已经回来了，而我们又都知道他既没有被监禁，而且

也还活着，我们有必要留在这房子里吗？”

“我看这没什么必要！”罗宾说话时心不在焉。“有人看守房子或者没有看守房子均不重要！反正多勃雷克曾经来过了，那么就可以得出水晶瓶塞不在这儿的结论了。”

他这话还没有说完，一个疑问就已经很自然地浮现在他脑海里了。如果说水晶瓶塞已经被拿走了，是否有可能通过某些迹象来说明这问题呢。拿走这个肯定是放在另一物品中的物品，难道不会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仅仅是一个空洞而已吗？

验证倒费不了多大的劲，只需把桌子给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通过瑟巴斯梯亚的玩笑可以知道，罗宾清楚这个东西的藏匿地点。而这个藏东西的地方也不会是什么特别复杂的，因为多勃雷克在他的办公室里呆的时间绝没有超过二十秒钟，仅从这个时间可以判断，仅仅是够进出所花费的时间而已。

罗宾马上仔仔细细地审视了一次。对于桌子的样子和它上面放的所有的物品，罗宾是再清楚不过了，以至于只要有其中某一件物品不翼而飞的话，都能立刻被他发现，而惟独这件东西好像形成了这桌子有别于其他桌子的特征一样。

“啊！”他想了想，兴奋使得他说话都是颤抖的，“所有的一切都吻合……所有的……连在死岩的主塔中，多勃雷克无法忍受拷问而被迫说出的每一个字的字首都是完全相同的！谜底终于公布了。这一回，没有什么需要犹豫和摸索了，不久之后目标就会现了。”

他对便衣队长的问题未作任何回答，他只是在考虑，藏水晶瓶塞的地方是那样的无奇。他不禁回想起埃德加·波埃的那个绝妙的故事，丢失了一封信，人们为此，焦虑地到处寻觅，但这一封信，可以这样讲，就藏在大家的眼皮下面。人们一般对那些看起来并不隐藏的东西没有丝毫的怀疑。

“好啊。”罗宾说着就向外走去，因为他的发现，他显得异常的兴奋：“在这次活动中，命中注定我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

失败。我所成就的一切，过不了多久就会毁了。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演变成灾难！”

但是，他并没有认输。其一，是因为他知道了多勃雷克议员藏水晶的办法；其二，利用克拉丽丝·麦尔吉的关系，他最终一定会知到多勃雷克藏东西的地方。剩下的，从今以后，在他看来，都是一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了。

在弗兰克林旅馆的前厅，葛洛涅尔和勒巴律正在苦苦地期盼他的到来，这个小旅馆以讲求实惠为宗旨，紧挨着特罗卡德罗宫，直到现在，麦尔吉夫人的信还没有寄来。

“啊！”他说道，“我信任她！”在还没有收到准确的消息之前，她绝对不会对多勃雷克放松的！”

但是，直到快黄昏的时候，他的耐性已经快被磨光了，心情也变得惴惴不安了。他只是期待这是他进行的所有的战斗中的最后一战了。稍有一点迟延就有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如果麦尔吉夫人被多勃雷克给甩掉了的话，那么她又怎么可能追上他呢？为了使以前犯过的错误得到弥补，支配时间不再以天来计算，反而使用小时，以令人害怕，十分有限的小时来支配时间了。

他瞧见了旅馆的主人，立刻把他给叫住了：“您是否确信真的没有我这两位朋友的信件吗？”

“毋庸置疑，肯定没有，先生。”

“那么有没有我的信或者是写给尼柯尔先生的？”

“还是没有。”

“那可就奇怪了。”罗宾说道。“我们预计着应该有昂德朗夫人的消息了。”克拉丽丝投宿时采用的名字就是昂德朗夫人。

老板忽然叫到：“可是这位夫人曾经来过。”

“您刚才说什么来着？”

“她下午的时候曾经来过，但是，因为这些先生都出去了，她便留下一封信在她的房间里。难道仆人没有跟您提起过这件事吗？”

罗宾连同他的朋友赶紧向楼上走去。的确有一封信放在桌上了。

“看！”罗宾叫道，“信被打开过，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剪了呢？”

这封信里写着这么几行字：

“多勃雷克在中央旅馆已经呆了一周了。今天清早，他派人把他的行李送到车站去了，然后挂个电话要求预订一张卧铺车票，我对火车的时间不清楚。但是，我整个下午会呆在车站。希望你们三个能马上赶到火车站来，准备开展绑架行动。”

“可是，到底怎么一回事？”勒巴律说，“在什么车站？去哪儿的卧车？关键的字恰好被剪掉了。”

葛洛涅尔答道：“对啊。只用剪子剪了两个地方，却把真正有用的字给剪掉了，这个人可真奇怪！莫不是麦尔吉夫人头脑发热了？”

罗宾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一股血猛冲上头来，他只得用拳头贴在太阳穴上，紧紧地压着。体温又回升上来，浑身热热的，脑袋里也是一片模糊。可是，在他的精神方面，他的欲望却越发地强烈起来，使他陷于痛苦的境地，欲望在这个阴险的敌人身上越来越明显，如果不甘心自己永远地被人征服，那么他就必须马上制服这个敌人。

他压低声音，平静地说道：“多雷勃克已经来过这儿了。”

“多雷勃克！”

“难道我们可以这样猜想，这些字是麦尔吉夫人自己剪掉的，而以此取乐吗？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多勃雷克到过这儿，麦吉尔夫人还自以为是自己在监视多勃雷克，反过来是多勃雷尼在监视她自己。”

“那又怎么样？”

“毫无疑问，这个仆人在其中作了手脚。他把麦尔吉夫人来旅馆的事情告知了多勃雷克，却没有通知我们。于是，多勃雷克

来了并且看到了这封信。他十分得意地把这些字给剪掉,用以戏弄我们。”

“我这个都很容易弄明白……我想请问您……”

“何苦这么干呢!他来过的消息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何必要了解他是通过什么方法来的呢?”他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研究了好久,终于站起来说道:

“我们走吧。”

“我们到那儿去?”

“去里昂车站。”

“您能肯定吗?”

“与多勃雷克认识那么久以来,我许多事情不能确信。但是,根据信里面空当的字数,只有可能是东方车站和里昂车站,而要我们从中间选出一个来,按照他要办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的身体情况,我可以猜想,法国的东部不是多勃雷克的目的地,他的目标是朝马赛和蓝色海岸的方向去的。”

晚上七点多,罗宾和他的同伴们一起离开了弗兰克林旅馆。一辆汽车载着他们迅速他穿梭过巴黎。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不管是在车站外边,候车室里,还是在月台上,都没有克拉丽丝·麦尔吉的踪影。

“但是……但是……罗宾不住地说着,面对这样的困难他显得更为激动。”但是,如果多勃雷克预订了一个卧铺,那就只能是晚车,但现在才七点半啊!”

一列火车发动了,是晚上的一部特别快车。他们赶紧沿着通道向前跑去。一个人也没有,……既没有看见麦吉尔夫人,也没有多勃雷克的影子。

但是,正当他们三人准备离开通道的时候,在餐厅面前的一个搬运工拦住了他们:“你们中有没有一位就勒巴律的先生?”

“有一位,就是我。”罗宾回答道,“快……您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

“对啊！就是要告诉您，先生！夫人跟我说的太对了，说你们有可能是三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点告诉我吧，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夫人。”

“就是一位靠在行李上，在人行道上苦苦等待了一天的夫人……”

“那之后呢？……快说啊！她坐了哪一辆火车？”

“是，是六点半开走的一趟高级列车。她直到火车快开时，才决定坐的，并且要求我把这消息告诉你们……她还让我转告你们说先生也在这辆车里，去的是蒙特卡洛。”

“唉！他娘的！”罗宾报怨道。“刚才应该上那辆快车，现在，只有晚车可坐了。我们只能跑在后面，我们为此要耽搁三小时。”

他们觉得时间流逝得太慢。他们把座位预订好之后给弗兰克林的老板打了个电话，交待他把他们的信都转寄到蒙特卡洛去。

他们把晚饭吃了之后，又看了一个报纸，在此等到九点半钟火车开了。

如此，各种各样不利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在斗争最最困难的时刻，罗宾不知所措，毫无目标地寻觅那个未知的地方，也不清楚怎么才能战胜敌人。这个敌人是他所有较量过的人中最令人可怕，最让人难以把握的敌人。

而所有的这一切最多在吉尔贝和伏舍莱要处于极刑的四天或五天必然发生。

这一夜是罗宾忍受艰难和痛苦的一夜。他通过研究形势，他觉得目前的形势是越来越令人恐怖。从各个角度看来，所有的问题都尚未明朗化，杂乱无章让人难以作出任何决策。

他已经充分了解了水晶瓶塞的秘密。但是，又怎可而知多勃雷克会不会改变，也许他已经改变了方法呢？又怎可而知写着二十七个的名单还藏在水晶瓶塞里，而水晶瓶塞的位置又怎么能知

道多勃雷克没有改变它呢？

另一个让他担心的原因就是，麦拉丽丝·麦尔吉本以为是她自己在监视和追踪着多勃雷克，但实际情况与此大相径庭，她仅倒被多勃雷克监视着。她被他牵引着走，使她一步一步陷入他那恶魔般的陷阱，而远离一切能够使她获得援救和希望的地方。

唉！多勃雷克的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啦！难道罗宾不了解那可悲的女人踌躇不定的愁闷心情吗？难道他不了解克拉丽丝指出多勃雷克的无耻交易能够被人们接受吗？对于这一点，已经被葛洛涅尔和勒巴律证明过了，而对这种情况，她如何才能获胜呢？多勃雷克已经紧紧地把握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根据其逻辑发展的规律，将必然形成结局：母亲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不得不牺牲自己，不得不无所顾忌地压制自己的厌恶，甚至牺牲自己的贞操也在所不惜。

“啊！强盗！一旦让我抓住你的领子，我让你乱蹦乱跳！说实话，如果到了这一天，我可是不愿意处在你的位置上。”罗宾气愤地尖叫道。

他们在下午三点抵达蒙特卡洛车站，但是在月台上并没有看见克拉丽丝，这顿时使他们失望极了。他们等待着，但没有任何传信的人走过来。

罗宾向乘务组人员和查票员询问，他们都说并没有在人群中发现身体相貌特征与多勃雷克和克拉丽丝相似的旅客。于是，他必须去搜索、寻觅这个公国的旅馆和膳宿公寓，这又会耗费他多少时间啊！

第二天晚上，罗宾得到确切的消息：多勃雷克和克拉丽丝既不在蒙特卡洛，不在摩纳哥，不在卡普代尔，不在拉蒂尔比，也不在卡普马丁。

罗宾气得浑身发抖地说：“那么？该怎么办？”

他们终于在星期六那天从邮局自取处拿到了一份由费兰克林旅馆老板转来的电报，电报上这样写道：“他在戛纳下车，然后

动身到圣雷莫，昂巴萨德大旅馆。克拉丽丝。”在电报上注着的是昨天的日期。

“他妈的！他们已经过了蒙特卡洛。”罗宾骂道：“我倒是想到我们应该留一个人在车站放哨。但是，人群太拥挤了，在中间……”

罗宾和他的朋友们坐上了开往意大利的第一列列车。在正午时分，他们过了边境线。十二点四十分，他们到达圣雷莫车站。

他们不久就发现了一个搬运工，一条写着“昂巴萨德大旅馆”的绸带系在他的鸭舌帽上，这个搬运工似乎要在旅客中寻找一个人。

罗宾走近他，问道：“您是不是在找勒巴律先生？”

“对啊……我在找勒巴律先生和两位先生……”

“是一位夫人托您来的，对吗？”

“对，是麦尔吉夫人托我来的。”

“她现在住在你们的旅馆？”

“没有，她没下车。她叫我过去，把三位先生的身体相貌特征向我描述了一番，然后告诉我：您告诉他们，一直到热纳亚的大陆旅馆。”

“她是单独一个人吗？”

“是的。”

罗宾酬谢此人后，把他打发走了，然后转过来，对着他的朋友们说道：“今天是星期天。如果处决是在星期一进行，那我们什么也干不成了，但是，星期一进行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一定得在今天晚上找到多勃雷克，在星期一带着名单一块回巴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让我们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吧。”

葛洛涅尔去售票口买回来三张到盖纳的车票。

在火车笛响的时候，罗宾忽然感到极端的犹豫不决。

“不行，不能这样，真的，这太愚蠢了！怎么了？我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呀？现在我们本来应该待在巴黎的！哦……哦……我

们再好好想一想吧……”

他说着,就想要打开车门跳到路上去,但是他的朋友们拉住了他。火车启动了,他只好坐回座位上。

就这样,他们的疯狂追击仍然继续着,但是,希望渺茫,前途未卜……

这是在吉尔贝和伏舍莱要被处决前的两天里所发生的事。

烟 丝 盒

尼斯的景致极其漂亮。在两个被称为艺特加和圣一西尔韦特尔的小山谷中间,隆起一个山岗,山岗上有一座巨大的旅馆巍峨耸立着,从旅馆中可以凭栏远眺尼斯城的全貌,昂热港湾尽入眼底。从四面八方涌来无数旅客,各阶层、各民族的人群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星期六的夜晚,罗宾、葛洛涅尔和勒巴律一行三人进入了意大利境内,而就在这个晚上,克拉丽丝·麦尔吉进入了这座大旅馆,要了一间朝南的房间。她选了三楼的 130 号房间,这间屋子从早上起恰好空着。这间屋子和隔壁的 129 号房之间有一个双层门隔开。

当她自己一个人在的时候,便会拉开幕一扇门玻璃上的帷幔,蹑手蹑脚地拨开插销,然后再把耳朵贴在第二扇门上。听着房里的声响,她想到:“他在里面,跟昨天一样,正在穿衣服准备去俱乐部……”

等到邻屋的人出去后,她走到走廊上,趁着无人来往的瞬间,迅速走到 129 房间门口。门是锁着的。

从夜晚到深夜两点,她一直等待着邻屋的人回来,然后才去睡觉。第二天凌晨,她又凝神倾听着隔壁房间里的动静。

邻屋的人在十一点的时候走了。这一次，他把钥匙放在了通往走廊的房屋门上。

克拉丽丝立即打开门，毫不犹豫地走进了房间，一直走到和她房屋相通的那扇门前。她拉起帘子，拨开这扇门上的插销。然后，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听见隔壁有两个女佣在打扫屋子。她耐心地等到她们走出去。在确定不会再有人来干扰她之后，她又重新溜入那间屋子。

她激动得无法自持，不得不让自己靠在一把扶手椅上，希望能平静一下。她总算进入了多勃雷克住的房间，在经历了接连几天几夜的紧张追踪以及在希望与焦虑不安的多次交替反复之后。她可以在里面任意搜寻，即使找不到水晶瓶塞，至少也可以躲在相通的两扇门之间，从门帘的后面窥视多勃雷克的动静。他的秘密或许会在无意中被她发现。

她寻找着。不久便注意到一个旅行袋，打开后却毫无所获。她又开始搜寻另一个旅行箱和一个手提包，查寻了衣柜、书桌、浴室、壁橱、所有的桌椅、家具，但仍然是毫无所获。

一张好像随手扔在阳台上的破纸片忽然跃入她的眼帘，这使她颤抖了。克拉丽丝想道：“这破纸里是不是包着什么东西？这会不会是多勃雷克的阴谋？”

“不是。”正当她准备打开阳台门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在转过身之后，她突然看到了多勃雷克。

几个月以来，因为担心多勃雷克可能会算计她，或者如现在这般，当场抓住她搜查他房间的行为，并毫不客气地恶言相问，这些担忧已经使她的精神遭受了太多的折磨与痛苦。因此在此刻当事情真的发生了，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和恐惧，也不感到局促和不安，此时此刻，她反而平静了。她疲倦地坐了下来。

多勃雷克讥讽地说：“不对。亲爱的朋友，您完全想错了。就如孩子们所说的，您根本没有猜中，完全没有！看，这是多么容易

啊！我能帮忙吗？真见鬼，亲爱的朋友，就在您身旁的这个小桌上……噢！这个小圆桌上只有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看的，写的，喝的，吃的，就只有这些东西了……您想来点蜜饯吗？我想您肯定会喜欢我为您准备一顿更丰富的午餐吧？”

克拉丽丝没有回答，甚至好像并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看上去她正在等待着更加残酷的话，他早晚都会说的。

多勃雷克把小桌上的东西全部移到壁炉上，然后按了铃。

不久，旅馆中的一个侍者走了进来。

多勃雷克问他：“我订的午餐准备好了吗？”

“先生，已经准备好了。”

“有两套餐具，是吧？”

“是的，先生。”

“香槟酒有吗？”

“有的，先生。”

“最酸的香槟酒有吗？”

“有的，先生。”

另一个侍者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他在小桌上真的放了两份餐具，冷餐、水果以及一瓶从冰箱里取出来的香槟。然后，两个侍者退了出去。

多勃雷克继续说道：“亲爱的夫人，请坐。您的餐具都摆好了，您看，我早就想到您了。”

但是，克拉丽丝好像一点也不愿意接受他的邀请。他就自顾自地坐下，开始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继续说着：“说真的，我多么希望您最终能够接受这个我俩促膝交谈的机会啊。这八天里，您毫不间断地在我周围监视着我。于是，我问自己：‘好啦……她喜欢什么呢？是甜香槟？还是酸香槟？还是最酸的香槟？’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自从我们离开巴黎，我就尤其是这样啦。我曾经失去过您的踪影，也就是说我担心您由于找不着我的踪影，而放弃这种给我带来欢乐的追踪。在我散步的时候，我

没有找到您那美丽的、在微微灰色的头发下闪着仇恨目光的黑眼睛。但是，今天早上，我知道了：我隔壁的房间总算空出来了，而我的朋友克拉丽丝就可以安置在……我该怎么形容呢？……在我的枕边了。从那时起，我就放心了。回来后，我并没有按照我的习惯去餐厅吃午餐，我计算您正在毫无顾忌地、按照您自己的兴趣在帮我整理我的随身用品。所以，我订了两份午餐……一份是为了您的佣人，另一份是为了他美丽的女朋友。”

她现在听他说了，多么恐怖啊！那么，多勃雷克知道有人跟踪他！那么，八天以来，他一直在用各种手段戏弄她！

她的眼神惶恐不安，低声说道：“您故意这样安排的，对吗？您出门就只是为了引我出来，对吗？”

“的确如此。”他回答。

“但是您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呢？”

“亲爱的朋友，您问我为什么？”多勃雷克咯咯地笑道。

克拉丽丝从椅子上半站起身，面对着他。她想，只要一抱，像她每次所想的那样，她就可以杀死他，可以让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一命归天。于是，她慢慢地把手向她短上衣里藏的武器挪去。

这时，多勃雷克开口了：“亲爱的朋友，您等一秒钟再开枪，我刚刚收到这封电报，恳求您读一读。”

她犹豫了，不知道他设下了什么陷阱。但是他的的确确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蓝纸。

“这是关于您儿子的。”

“吉尔贝？”她惊慌且不知所措了。

“是的，的确是吉尔贝……给您，念吧。”

在她看到这几个字：“星期二处决后”，一声恐怖的叫喊从她嘴里发出来。于是，她立即一边叫喊一边向多勃雷克扑去：“这全是假的！您想吓唬我……您说谎……啊！我了解您……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您别想否认！……不是星期二，是吧？还有两天！不，不……我们还有四天，我告诉您，甚至五天的时间来拯救

他……可是您承认这个吗？”

她被突然来临的消息弄得精疲力尽，一下子毫无力气了，只能从嘴里发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

凝视了她一会，然后他倒了一杯香槟给自己，一口喝干。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回到她身边，对她说：“克拉丽丝，你听我说……”

这种充满了侮辱性的称呼“你”，使一种无法想象的力量在她身上产生，并且使她浑身颤栗。她突然站了起来，用充斥着愤怒和激烈感情的声音说道：“我不允许您……我不允许您用这种方式和我说话。这种侮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啊！您是多么卑鄙啊！……”

“好吧”，他耸了耸肩，说道，“看来，您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您明显还抱着能得到援助的幻想。可能是帕斯维尔吧？您是这个优秀的帕斯维尔的得力助手吧……我亲爱的好朋友，您实在是倒霉。您想一想，在运河事件中帕斯维尔也间接地受到牵连了！换句话说，在二十七人名单上虽然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名单上有他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人也就是前议员沃朗格拉德。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好像是个穷鬼，而帕斯维尔正是他的幕后操纵者。我没有去惊动他有我自己的原因。我原来并不知道这些，没想到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信，信上说有一捆文件能证明我们的帕斯维尔先生是同谋！您猜，是谁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呢？正是沃朗格拉德本人！沃朗格拉德不想再与贫穷共伍，他想趁此机会敲诈帕斯维尔，即使冒着被捕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所以他要求我与他合作。啊，帕斯维尔不久就要完蛋了！啊哈！这封信对我来说真是个好天大的好消息……他就要完蛋了，我可以向您保证。无疑！畜生！我已经厌恶他很长一段日子啦！啊！帕斯维尔老兄，你别想偷到那东西了……”

这个新的报复性的消息的宣布使他整个人变得十分兴奋，他搓着自己的双手，继续说道：“在这方面，我亲爱的克拉丽丝，您可

以看到，是没什么希望的了。那您该怎么办吧？您还能依靠谁呢？噢，对啦，我想起来了！……亚森·罗宾先生！葛洛涅尔先生！勒巴律先生！……呸！你会同意，这些先生们都没什么本事，他们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阻止我稳定前进的步伐。这可叫我怎么办呢？这些自以为天下无双的人在遇到了像我这样一个对任何事都麻木不仁的对手之后，他们于是变得尽做蠢事，而且还自以为干得很好。真是乳臭未干的小子。算啦！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既然对上面提到的罗宾抱有一定的幻想，既然您还希望这个可怜的穷光蛋能压倒我，从而出现一个对无辜的吉尔贝有利的奇迹，那么我告诉您，您最好现在就让这个幻想破灭吧！啊！天哪！罗宾！她竟然信任罗宾！她竟然把罗宾当作是她最后希望的寄托者！罗宾！待会我就会让你这个有名的丑角现出原形。”

他拿起电话听筒，接通了旅馆总机，说道：“小姐，这是 129 号房间。在您办公室对面坐着的那个人，您能叫他上来吗？……喂？……是的，小姐，是一位戴着一顶灰色软帽的先生。他知道……太感谢您了，小姐。”

他挂上电话，转过身来面对克拉丽丝说道：“这位先生非常谨慎，您不用担心。而且，他的座右铭是：‘迅速和谨慎。’他曾经是一个警探，并已为我效劳过多次，其中有一次就是在您跟着我的时候他也跟着您。而从我们抵达南方以来，他由于另有公事在身，所以对您的关照比较少了。”

“请进，雅各布。”他亲自打开了门，一位先生走了进来，他又瘦又小，留着警察式的胡子。

多雷勃克说道：“雅各布，麻烦您用精简的几句话，告诉这位夫人，您在自星期三以来的这段日子里都干了什么事？也就是从您让她在里昂车站坐上那辆带着我驶向南方的高级列车的那天开始以来的情况，那天，您待在车站的月台上。当然，您只需要告诉这位夫人她和我都委托您承担的事中有关的那一部分，以及您

是如何安排您的时间的。”

从外套的内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翻找着，然后雅各布先生像做报告似的读了以下几页：“星期三晚上的七点十五，在里昂车站。我等待着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先生们。他们俩外加一个我还不认识的先生一起到达那里，我想他一定是尼柯尔先生了。我用十个法郎的代价从车组人员那里借到了一件工作服军衣和一顶鸭舌帽。我向这些先生们走去，并向他们说有一位夫人要我转告他们，人已经到蒙特卡洛去了。之后我又给弗兰克林旅馆的一位服务员打了电话。这位服务员掌握着所有给他老板的电报和这位老板所发出的电报，必要时候他可以截取。”

“星期四在蒙特卡洛。这三位先生去搜寻了几家旅馆。”

“星期五，我匆匆忙忙地到都尔毕、卡普代尔和卡普马丁转了一圈。这天，我接到了多勃雷克先生打给我的电话，他认为把这些先生支使到意大利去会更加安全。于是他们就收到了一个由弗兰克林旅馆的服务员发出的电报，约他们到圣雷莫相会。”

“星期六，在圣雷莫的车站月台，我用十六个法郎从昂巴萨德大旅馆的看门人那儿借到了鸭舌帽。当这三位先生抵达的时候，我走上去，告诉他们有一个名叫麦尔吉的女旅客要我转告，请他们一直到热纳亚大陆旅馆。这些先生们犹豫不决，尼柯尔先生想下车，但被其他两个人拉住了。之后火车便启动了。先生们，祝你们走运。一小时之后，我又乘上返回法国的火车，在尼斯下车，等待新的命令来临。”

雅各布先生合上了他的小本子，概括地说：“就是这些了。今天日间的活动要等到今晚才能记下。”

多勃雷克说道：“雅各布先生，您现在就可以记下：‘中午，我受多勃雷克先生的派遣来到卧车公司。我预订了两张两点四十八分开往巴黎的卧铺车票，并要求他们派专差把票送给多勃雷克先生。之后我坐上十二点五十八分的火车去文地米尔，我准备在这个边境火车站度过我的白天，监视着进入法国的所有旅客。一

旦尼柯尔、葛洛涅尔和勒巴律先生希望离开意大利，并经过尼斯转回巴黎的话，我一接到命令就会给警察局发电报，通知他们，亚森·罗宾和他的两个朋友都在火车上的某号车厢内……”

说到这里，多勃雷克把雅各布先生送到门口，再重新关上门，上好锁，并插上插锁，然后他走近克拉丽丝，问她说：“克拉丽丝，你现在听我说……”

这一回，她不再反抗了。就连最微小的细节他都仔细斟酌过，他是如此从容不迫地玩弄着他的敌人。面对着一个如此强大而又奸诈的敌人，克拉丽丝已经无能为力了。如果说她曾经对罗宾的插手寄以希望的话，那么他现在正在意大利游逛，追逐着那根本不存在的幻影，她还能对他再抱有什么希望呢？

此时此刻，她明白了许多事情，为什么她发到弗兰克林旅馆的三封电报都杳无音信。这个狡猾的多勃雷克躲在阴暗处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并通过各种手段使她孤立起来，与她的战友们分离，再一步一步地把她——一个俘虏、被征服者——带到了这个房间的四面墙壁之中。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堪一击、身不由己了。她只有保持缄默并忍受着。

这时多勃雷克又幸灾乐祸地重复说道：“克拉丽丝，你听我说。我马上要告诉你的这些是斩钉截铁、不容更改的，你好好听着。现在是十二点，噢，两点四十八分将会有最后一班火车，你听清楚了，最后一班火车，那么明天也就是星期一，我将抵达巴黎，这样我就来得及拯救你的儿子。高级列车全部满了，所以我不得不在两点四十八分出发……我应该启程吗？”

“是的。”

“我已经订好了我俩的卧铺，你要陪我去吗？”

“是的。”

“你将清楚我干预这件事的条件吗？”

“是的。”

“你同意吗？”

“是的。”

“你将成为我的妻子了？”

“是的。”

天哪！多么可怕的答案啊！这个不幸的女人是在一种极端麻木不仁的状况下作出的回答，甚至于她并不想弄明白她会承担什么后果。此时此刻，她所想的只是要他去，要他把吉尔贝和那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她的血淋淋的机器分开……然后，然后应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

他哈哈大笑。说道：“啊！骗子，说得倒挺容易……你准备承诺一切，嗯？你只是想救出吉尔贝，是吗？然后，等天真的多勃雷克真的来献上他的订婚戒指时，他收到的只会是人们的嘲笑。好啦，得啦，你说的全是些空话，承诺算什么，你要用事实来证明，立刻拿出事实来。”

于是，他坐在她身边，明确地说道：“我，这是我的建议……它应该是……而且将必须是……我要请求，更确切一点地说是要求，暂时不要赦免吉尔贝，只要求缓期执行一个期限，大概推迟到三到四个星期。至于借口，我就不用担心了；人们自然会想出来。而只要麦尔吉夫人成为多勃雷克夫人，这时我就会宣布赦免吉尔贝，也就是说改变死刑判决。你无需担忧，他们不会不答应我的。”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接受……我接受……”

他又笑了：“是的，你接受，因为一个月之后才会发生我所说的这一切……而在这以前，你还可以再去寻找某种诡计、寻求某种援助……例如亚森·罗宾先生……”

“我用我儿子的脑袋担保……”

“你儿子的脑袋！……但是，我可怜的小宝贝，为了保住你儿子的脑袋，你得遭报应……”

她一边颤抖着，一边自言自语：“啊！是的，我强颜欢笑出卖自己的灵魂！”

他凑过去靠着她，小声地说：“我想要的并不是你的灵魂，克拉丽丝……二十多年来，爱情操纵了我整个的生命。而你，克拉丽丝，你是我惟一爱过的女人……你尽管讨厌我、仇恨我吧……我不会在意这些……但是你不要拒绝我……等待？还要等一个月？……不，我已经等了多少年啦，克拉丽丝……”

他竟然敢触摸她的手。克拉丽丝做了一个厌恶的动作，这使他愤怒并叫喊出来：“啊！漂亮的女人，我在上帝面前向你发誓。当刽子手抓紧你儿子时，他可不会去讲究什么礼貌……你在装模作样！可是，你得想一想，四十个小时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怎么还在犹豫，只有四十个小时，不会再增加了。尽管你还有顾忌，但现在却关系着你儿子的生死！好啦，得啦，不要再哭个没完、想个不停了，那是愚蠢的行为……你要接受现实。从此时起，按照你的承诺，你便是我的妻子，是我的未婚妻……克拉丽丝，克拉丽丝把你的嘴唇给我吧……”

她勉强推开他，伸出手臂，感到晕头转向。多勃雷克仍然不知羞耻、滔滔不绝地继续说，残酷的语言和欲火如焚的语言掺杂在一起，这一切充分暴露了他那可憎可怖的本质，“救救你的儿子吧……想想那离开人间的最后一个早晨，那忧愁凄惨的梳洗，那开成新月形的衬衣，那已经剪过的头发……克拉丽丝，克拉丽丝，相信我吧……我可以拯救他……你拥有我的全部生命……克拉丽丝。”

一切都完了，这个卑鄙无耻的男人的嘴唇就要碰到她的嘴唇了。她不想再抗拒了，看来只能这样，无法避开了。她的义务就是服从命运的安排，长久以来对此她就有所领会，此刻她越加清楚了。于是，面对着在她眼前的这张无耻的脸，她能做的只是闭上眼睛不去看它，并且还重复地叨念着：“我的儿子……我可怜的儿子……”

但是，几秒钟过去，十秒，或许是二十秒，多勃雷克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再开口说话。周围充斥着深沉的宁静，这突如其来

的寂静,使她感到十分讶异。难道在这最后一刻,这个魔鬼良心发现啦?

她睁开了眼睛,但立刻被映入眼帘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在她眼前的并不是她已做好准备去看见的那副装模作样的嘴脸,而是一张凝结不动的、由于极端恐惧而扭曲变形的、简直认不出来的脸,而那张脸上的藏在双层眼镜下的眼睛正朝她的上方望去,朝她正垂头丧气坐着的那个扶手椅上方望去。

克拉丽丝立刻转过头来,马上看见在右边比扶手椅微高一点的地方有两只枪筒,而枪口正瞄准多勃雷克。两只强劲有力的拳头正握着这两只硕大而恐怖的手枪。她再转过头来,又看见多勃雷克那张因惊恐而渐无血色的灰白的脸。而差不多在同一时刻,从他背后忽然冒出一个人,用一只手臂卡住多勃雷克的脖子,并以一种无法想象的力量翻倒他,然后立刻在他的脸上贴上一个用棉花和布做成的面罩。不久,一股氯仿的味道便溢开来。

那是尼柯尔先生,克拉丽丝已经认出来了。

尼柯尔先生正在大声喊着:“葛洛涅尔,快来!勒巴律,快来!我已经捉住了他!他已是一个瘫软的人了!快放下你们的手枪!……把他绑起来!”

多勃雷克确实缩成一团,像个关节脱了臼的木偶一样跪倒在地。这只恐怖的禽兽被氯仿击倒了,不能再去害人了,此时他只有一副十分滑稽可笑的小丑模样。

葛洛涅尔和勒巴律把他用一条毯子卷起来,然后用绳子把他紧紧捆绑住。

罗宾一下子跳起来,喊道:“大功告成!大功告成!”

心头突然涌上的喜悦使他在屋子里跳起了毫无章法的快步舞,一会是康康舞,一会是柔体舞,一会是托钵僧礼拜时所跳的旋转舞,一会是小丑的杂技动作,一会又学醉汉的蹒跚步伐,好像在向观众报杂耍舞蹈节目:“俘虏舞……俘虏的放荡舞……一个群众代表尸体的幻想曲!……氯仿柯卡尔!……被征服的戴眼镜

者的双人波士顿华尔兹舞！……太好了！太好了！讹诈大师的凡丹戈舞！……之后是熊舞！……再后是蒂罗尔舞蹈！啦伊杜、啦伊杜、啦，啦！……‘前进吧，祖国的儿女们’！……”

在经过长时间的惶恐不安和接连的挫败之后，他那被压抑的调皮、欢乐的个性一下子又苏醒了，他不由得发出狂笑，让他的热情燃烧起来。是啊，他是多么需要放任自己的感情去奔腾跳跃，像个孩子一样地吵吵闹闹啊！

他匆忙地跳上最后一个击脚舞，绕着屋子四周侧翻几个筋斗，然后双手叉腰地站定，再把脚放在多勃雷克那了无生机的身体上。

“这是一幅寓意画！正义的天使战胜邪恶的妖魔。”他说道。

尤其是罗宾现在正装扮成尼柯尔先生，乔装打扮，再加上穿着那身辅导老师的衣服，紧绷在身上，显得样子局促不安，更加令人想笑。

几个月以来久违的笑容再一次浮现在麦尔吉夫人的脸上，但也只是一丝淡淡的苦笑。然而，她马上被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恳求地说道：“我求求您……想想吉尔贝吧！”

他向她跑过去，抓住她的双臂，贴着她的脸颊啧啧有声地吻了两下，对于他这一连串情不自禁的天真行为，她只能报以微笑。

“啊，夫人，这才叫诚实人的亲吻。是我而不是多勃雷克吻了你……再说一句，我再……我对你称“你”，那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生气，你就生吧……啊！我是多么欢乐啊！”他单腿跪在她面前，然后毕恭毕敬地说：“夫人，请您原谅我。歇斯底里的大发作已经结束了。”

于是，他站了起来，继续开着玩笑。但克拉丽丝心里却想：他到底准备怎么做呢？这时，只听他说道：“您希望什么？夫人。也许是儿子的赦免吧？我猜对啦！夫人，我非常荣幸地赦免您的儿子，将其减刑为终生劳役，而最终结果当然是逃跑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是吧，葛洛涅尔？是吧，勒巴律？但是我们得赶在小伙

子之前坐船去努美阿，所有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啊！尊敬的多勃雷克，我们欠了你多大的一个人情啊！但你所得到的回报真是太差了。不过还得承认，你已经为所欲为地获取太多了。怎么！称这位能干的罗宾先生为“乳臭未干的小子”、“可怜的穷光蛋”、“有名的丑角”，这可都是在你的门口听到的！你瞧，我倒觉得这个有名的丑角干得还挺好嘛，可是你，你这个人民代表现在可得坐立不安啦……哎哟，这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什么？你想要什么？一颗维希的糖块？不是？那可能是最后一斗烟吧？好的，没问题！”

于是他从壁炉上拿起一个烟斗，弯下腰拉开俘虏的面罩，从他两排牙的隙缝里把琥珀烟嘴塞进去。

“我的老兄，吸吧，吸吧。说实话，你的脑袋此时可真可笑呀，鼻子上是布团，嘴里还塞着你的短烟斗。哎，吸吧，禽兽！噢！对了，你把烟丝放在什么地方？我可是忘了给你的烟斗装烟丝了。你最喜欢的马里兰烟叶在哪里？啊！我找着了，在这里……”

他从壁炉上拿起一个还没有开封的黄盒，一把撕开封条，说道：“先生的烟丝！大家请注意！这是个庄严的时刻。让我给先生的烟斗装上烟丝，哎唷！多么幸福啊！请大家注意！手里空空如也，衣兜里也什么都没有……”

他打开烟丝盒，然后在观众诧异的目光注视下，好像魔术师在变戏法一样，嘴上含着微笑，卷起袖口，弯着手臂，用食指和拇指缓缓地、轻轻地从烟丝里抽出一件发光的东西，呈现在现场观众的面前。

克拉丽丝叫喊了一声。

这不就是水晶瓶塞吗？

她向罗宾跑去，从他手里把东西夺过来，激动地大声说道：“没错，就是它！就是它！柄上没有划痕！噢，在这个金色小平面的底部，还有这条从中间把它一分为二的直线……就是这，拆开这里……啊！天哪，我已经毫无气力了……”

她颤抖得非常厉害，罗宾不得不接过水晶瓶塞亲自拆开它。

在塞子顶部的里面有一个槽，槽里塞着一片搓成球的纸。“特别薄的透明纸。”他低声地说，自己也非常激动，双手也在不停地颤抖着。

四周一片寂静。四个人都觉得自己心简直要停止跳动了。

克拉丽丝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求您……我求您……”

罗宾把这张纸展开，只见纸上从上到下一共排列着二十七个人名，那著名的名单上的二十七个名字。朗日卢克斯，德舒蒙，沃朗格拉德，达尔布凡克斯，莱巴克，维克托里安·麦尔吉等。最下面是两个法国运河管理委员会董事长的血红色的签名……

罗宾看了看他的手表，说道：“一点差十五，我们还有整整二十分钟……去吃饭吧。”

克拉丽丝的心已经心慌意乱：“可是，别忘记……”

“我快要饿死了。”他只是说。并在小桌前坐下，切开一大块肉馅饼，之后对他的朋友们说道：“葛洛涅尔！勒巴律！快吃吧！”

“非常高兴，老板。”

“那么，快点，孩子们。我们喝杯香槟酒来庆祝一下吧。这是氯仿请的客。祝你健康，多勃雷克！是喝甜香槟？酸香槟？还是最酸的香槟？”

洛林十字

吃完饭之后，刹那间罗宾似乎又完全恢复了平静，又变得威严起来。既然他已经从他所料想的地方的确找到了水晶瓶塞，也拿到了二十七人名单。那么现在已经不再是开玩笑的时刻了，不应该总是以戏剧性的变化和魔法来博取一鸣惊人的效果，从而使自己感到满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毫不犹豫地结束这场游戏。

真可以说是儿童游戏，剩下要做的事都比较简单了。但是罗宾也很清楚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有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所以还必须以灵敏、果断和毫无差错的判断力来完成这最后的决定性行动。他那极端清醒的头脑已经估计了各种各样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而他所考虑的也不只是他那马上要进行的已经过充分准备的行动和言论。

罗宾转向葛洛涅尔说道：“去甘必大街，把办事人和他的马车以及我们所买的大箱子都带到这里，箱子也要搬上来。如果旅馆的人问起来，你就说这是 130 号房间的那位太太要的。”

接着，罗宾又向另一个同伴说：“勒巴律，车库停放着我们已买好的小汽车，价钱已经商量妥当了，一万法郎，你去取回来。另外再买一个鸭舌帽和一件司机上装，然后再把车开到门前来。”

“老板，钱呢？”

罗宾拿起一个从多勃雷克外套里掏出来的钱包，在里面找到一大叠钞票，从中抽出十张给勒巴律，说道：“这是一万法郎。我们这位朋友看来在俱乐部里赚了不少钱。走吧，勒巴律。”

葛洛涅尔和勒巴律从克拉丽丝的房间穿过，出去了。

罗宾趁克拉丽丝·麦尔吉没注意，悄悄地把钱包放进自己的口袋里，这使他感到非常满意。“事情的发展还不错，”他独自寻思，“账也都付清了，还大捞了一笔，再说以后还说不定怎么样呢。”

他转向克拉丽丝·麦尔吉，问道：“您有一个手提箱，是吗？”

“是的。因为我是忽然打定主意要离开巴黎，所以来尼斯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另外还买了一些衣服和梳洗用具。”

“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您下楼到旅馆服务处，对他们说您在等一个办事人从行李寄存处把您的箱子提取来，您必须在自己房间里打开箱子重新整理一遍。最后您再告诉他们，您即将要启程了。”

克拉丽丝依言出去了，屋子里只剩下罗宾一个人了，他仔细

地察看了一下多勃雷克，然后搜查了一遍他所有的口袋，把凡是自己认为有点价值的东西都占为己有。

葛洛涅尔第一个回来，他把一个裹着一层黑色仿漆布的大柳条箱安置在克拉丽丝的房间里。

不久，克拉丽丝也回来了。

罗宾在葛洛涅尔和克拉丽丝的帮忙下，把多勃雷克抬进大柳条箱中，让他舒服地坐着、为了扣上箱盖，又把他的头弄垂下。

罗宾说道：“亲爱的议员，人民的代表，我不敢说这和火车卧铺一样舒适。但它至少还能呼吸，终究还是比棺材好。箱子的每一面都有三个小眼，你就勉强待在里面吧！”

然后他拔掉一个小瓶的塞子说：“还想再来点氯仿吗？你似乎很喜欢这个……”

罗宾再一次把麻醉面罩浸透了，而克拉丽丝和葛洛涅尔则按照罗宾的嘱咐把衣服、旅行用的被子和坐垫塞进箱子里，使议员能在里面坐稳，这些东西是为了以防万一而老早就堆放在箱子里的。

“太好了！”罗宾说：“这样行李将伴随着我们周游世界。让我们把它关上，扣紧。”

勒巴律穿着司机服装回来了。禀告道：“老板，小汽车已经停在下面了。”

“好的。”罗宾说，“你们俩把箱子抬下楼去。千万不要把它交给旅馆服务员，那是非常危险的。”

“可我们要是和他们碰见了呢？”

“怎么？难道你不是司机吗？勒巴律。你抬的是 130 号房间的太太、你的女主人的箱子，她也一块下楼，一块上车……她得在离旅馆二百米的地方等我。葛洛涅尔，你帮他抬起来，啊！在离开之前记得把通向那间屋的门关上。”

罗宾走到那间屋，关上另一扇门，把门销插上，然后出来坐电梯。

他通知旅馆服务处：“多勃雷克先生已被人匆匆叫到蒙特卡洛去了。他委托我转告你们，他要到后天才回来。他请你们保留他的房间。而且，他所有的东西都还在房间里。这是他房间的钥匙。”

罗宾镇定自如地走了，追上了克拉丽丝坐的小汽车。

“明天无论如何我们也赶不到巴黎！”克拉丽丝哀伤地说，“这真令人发疯！汽车稍微有点故障……”

“因此，”罗宾说，“您和我，我俩坐火车去……这样会更有保障……”

他把克拉丽丝请上一辆出租马车，接着对另外两个伙伴作最后的吩咐：“平均一小时五十公里，怎么样？你们俩轮流开车和休息，这样你们才有可能在明天晚上也即星期一晚上六、七点钟到达巴黎。但切记不要勉强加快速度。我之所以把多勃雷克一块带着，并不是因为我的计划中需要他，而是要把他当做人质……另外，也是出于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的缘故……这几天里我要他一直处于我的控制之中。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关照这个贵人……每隔三、四个小时给他滴几滴氯仿，这可是他的爱好。出发吧，勒巴律……还有你，多勃雷克，你在上面别太烦恼，汽车顶非常坚固……如果你觉得恶心，你也别不好意思……走吧，勒巴律！”

他看着汽车越开越远。然后走进了一家邮局，起拟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巴黎，警察局，帕斯维尔先生：

人找到。明早十一点带给你文件。克拉丽丝。急电。

两点三十，克拉丽丝和罗宾抵达车站。

克拉丽丝对一切都感到惶惶不安，不由说道：“但愿能找着个座！”

“岂只座位！我们的卧铺都已经订好了。”

“谁订的？”

“雅各布……多勃雷克。”

“怎么可能呢？”

“当然啦！……在旅馆服务处，别人交给我一封由一辆快车带给多勃雷克的信。信里装着的就是雅各布寄给多勃雷克的两张卧铺票。而且我还有这位议员的名片。所以我们将以多勃雷克夫妇的名义去旅游。人家也将给予我们和我们身份相应的一切待遇。亲爱的夫人，您看，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罗宾感到这次的路程很短。在他的询问之下，克拉丽丝向他讲述了最近几天里她所做的事。而罗宾自己也叙述了他是如何奇迹般地闯入多勃雷克的房间，而他的对手还自以为是他还在意大利呢。

“奇迹？不是的。”他说，“然而当我离开圣雷莫去热那亚的时候，一种奇特的怪异感觉在我的心里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本能首先促使我跳下火车——勒巴律阻止了我——接着我冲向车门，拉下玻璃窗，注视着那个把您和便条交给我的昂巴萨德大旅馆的门房走远。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了那个自称为门房的人以那样满意的神态搓着手，以至于不需要其他的证据，我忽然清楚地了解一切：我被多勃雷克骗了，正如您被他骗了一样。我的脑海里呈现出以往的一件件小事。我明白了我们对手整个计划。再过一分钟，灾难将无法挽回，我承认在那一刹那间我的确感到很失望，因为我想到我将不能弥补所有的错误。现在仅仅只能通过看火车时刻表来断定我能否在圣雷莫车站再找到多勃雷克的密使。这一次总算很幸运。当我们在第一站下车时，有一辆开往法国的火车恰好从那里经过。当我们又回到圣雷莫时，密使还在那里。这一点在我的意料之中。他不再戴着鸭舌帽和穿着门房的衣服，取而代之的是一顶便帽和一件西服上衣。他坐上了火车的一间二等车厢。从此，我们的胜利就毫无疑问了。”

克拉丽丝尽管忧思重重，但对罗宾的叙述还是很感兴趣的，

忍不住问道：“但……后来怎样？……”

“您是问我是如何到达您那儿的？我的上帝，我紧紧盯梢着雅各布先生，同时又不干扰他的自由行动。我确定他在完成使命之后一定会向多勃雷克汇报。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尼斯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一夜，今天早晨就在莫格兰林荫道和多勃雷克碰了面。他们谈了很久，我一直紧紧地跟在后面。多勃雷克回到旅馆，把雅各布安置在一层电话室对面的一条通道里，然后登上电梯。十分钟以后，我就知道了他的房间号，还知道从昨晚上起隔壁 130 号房间里就住进了一位太太。

‘我觉得我们总算找到了。’我对葛洛涅尔和勒巴律说道。我轻轻敲您的门，没有回答。门是锁上的。”

“那怎么办？”克拉丽丝问。

“怎么办？我们当然是把门打开了。难道您以为世界上一把钥匙只能开一个锁？我进入到您的房间。但里面没有人。然而和邻屋相通的门却虚掩着。我从那儿钻了过去。这时只有一幅门帘隔在我和您，我和多勃雷克之间……我和放在壁炉的大理石炉台上的一包烟丝之间。”

“那时您已经知道东西藏在那里喽？”

“有一次在巴黎，我搜查多勃雷克的办公室时，发现这包烟丝不见了。还有……”

“还有？”

“从多勃雷克在‘情人之塔’里的供词中，我知道‘玛丽’这个字中还隐藏着秘密。这包烟丝的不翼而飞引起了我的注意，也就是说就在那时，我怀疑‘玛丽’只是另外一个字的字首。”

“什么字？”

“马里兰……马里兰烟丝，多勃雷克专抽这种烟。”罗宾笑了起来，“真够笨的吧，嗯？多么奸诈的多勃雷克啊！到处都翻遍了，搜遍了！我还拧开了电灯泡的铜灯座，想看看水晶瓶塞是不是藏在里面。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有多

么敏锐的眼光,都不可能想到去撕开一包马里兰烟丝的封口。况且这还是经过了间接税务局的检验,由国家把封口贴住,粘好,并粘上印花、注上日期的。您想一想,国家怎么可能会参与这种无耻的勾当?间接税务局怎么可能会容忍这种阴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烟草专卖局可能会弄错,可能会生产出点不燃的火柴和掺杂着柴棍的香烟。但因此就说烟草专卖局和多勃雷克同谋,从而避免二十七人名单引起政府总理的好奇心和亚森·罗宾的攻击,那可真是太糟糕了!请您留意,多勃雷克只须像那样按住纸封,让它活动后脱落下来,再打开黄纸,拨开烟草,把水晶瓶塞放进去,装好后又使一切都回到原样,同时也请您留意,在巴黎时,本来我们只要把这包烟丝拿到手,细细观察后就会找到其中的秘密,但是我们并没有重视它!因为烟丝本身,这堆由国家 and 间接税务局批准和生产的马里兰烟丝是神圣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因此谁也没有去打开它。”

罗宾下了结论:“就这样,这包未开封的烟丝几个月以来一直被多勃雷克这个恶魔扔在桌子上,放在他的烟斗和其他几包未后封的烟丝中。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个安全的、小小的立方体,哪怕只是最基本的一丁点怀疑!另外,我请您留意……”

罗宾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他对那包马里兰烟丝和水晶瓶塞的见解,但克拉丽丝却心不在焉,她只想着自己的事,因为相对于救她的儿子的行动和她的关系而言,这些问题和她关系是差远了。

“您确定您能成功吗?”她不时重复着这句话。

“绝对肯定。”

“但是帕斯维尔不在巴黎。”

“我昨天从一张报纸上看到,他不在巴黎的话,就在勒阿弗尔。无论如何,只要我们给他拍电报,他立即会赶回巴黎。”

“您认为他能造成相当的影响吗?”

“要让他亲自赦免伏舍莱和吉尔贝是不可能的事。否则的话,我们早就让他这样办了。但是凭他的聪明才智足以了解那件

我们带给他的东西的分量，他会立即采取行动的。”

“但是恰恰是您没有估算错这件东西的分量吗？”

“那么多勃雷克也弄错了？多勃雷克难道不是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知道这张纸条的巨大作用吗？这一点他不是曾经无数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吗？仅仅是因为别人知道他具有这张名单，您猜猜他做了些什么？别人只是知道而已。他拥有这张名单，但并没有拿出来使用它。就因为他拥有，他杀死了您的丈夫。他的财富也是建立在二十七人的家破人亡和身败名裂的基础之上。昨天，二十七人中最勇敢的一个达尔布凡克斯还在监狱里自杀了呢。不，您放心，要我们交出这张名单，就得让我们提出我们的条件。但是，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几乎什么也没有……不足挂齿的要求……赦免一个二十岁的孩子。所以人家会认为我们是傻瓜。怎么！我们手里掌握……”

他停下了。因为克拉丽丝坐在他对面已经睡着了，一件件令人兴奋的事使她疲惫不堪。

早晨八点，他们抵达巴黎。

两份电报已经在克利齐广场罗宾的那套公寓里等着他了。一份是勒巴律昨天晚上从阿维尼翁拍来的，他汇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晚上可望准时会面。另一份是帕斯维尔从勒阿弗尔拍给克拉丽丝的：“明天星期一早上不能回来。请五点到我办公室。一切拜托。”

“五点，”克拉丽丝说，“太迟了！”

罗宾却肯定地说：“这个时间很好。”

“可是假如……”

“您是想说：假如明天早晨执行死刑呢？”对吗？……不要相信那些空话，那是吓唬人的，不会执行死刑的。”

“报纸上……”

“您并没有看报，我也不允许您看报。报纸上所说的话都不算什么。只有我们和帕斯维尔的会谈这件事才是重要的。再说

……”

罗宾从衣柜里拿出一个小瓶，扶着克拉丽丝的肩，说：“躺在这个长沙发上，喝几口这种药水。”

“这是什么药水？”

“您不能老是想着这些事，它能让您睡上几个小时并暂时忘掉一切。”

克拉丽丝抗拒道：“不，不，我不情愿，吉尔贝他可没有睡觉，他没有忘掉一切。”

罗宾温柔地坚持说：“请喝吧。”

因为软弱和悲痛，她马上就让步了，她听话地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几分钟以后便睡着了。

罗宾打铃召来佣人，问道：“报纸……快……你买了么？”

“老板，在这里。”

罗宾摊开一张报纸，下面几行字马上映入他的眼帘：

亚森·罗宾的同谋

据可靠消息，亚森·罗宾的同谋吉尔贝和伏舍莱将于明天星期二早上处决。

德勃莱先生已检查过断头台，一切已准备完毕。

罗宾抬起头，脸上露出挑战的神情，自言自语道：“亚森·罗宾的同谋！要处决亚森·罗宾的同谋！多么壮观的场面啊！多少人会去观看呀！但是先生们，很抱歉，好戏还没开始呢。从上面传来权威性的指示要停演，而我就是那个权威！”

他用力拍拍自己的胸脯，自豪地再说一遍：“我就是那个权威。”

中午，罗宾收到勒巴律从里昂发来的电报：“一切顺利。行李将毫发无缺地抵达。”

三点，克拉丽丝醒过来了，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是明天了

吗？”

罗宾没有回答她。但当她看到他是如此地从容不迫，面带微笑，她就完全恢复了平静。她觉得一切都已经按照她的朋友的意图和安排进行着。

四点十分，他们出发。

帕斯维尔的秘书事先已接到他老板的电话通知，把他们领进办公室，请他们稍候。这时是四点四十五分。

五点整，帕斯维尔急匆匆地跑进来，马上问道：“名单现在在你们手里？”

“是的。”

“给我。”帕斯维尔把手伸出来。

克拉丽丝早已站起来了，但她没有动弹。

帕斯维尔注视了她一会儿，犹豫片刻后便坐下了。此时此刻，他心里才完全明了：不仅仅是由于仇恨和希望报仇，还有另一种目的在促使克拉丽丝去追踪多勃雷克。而自己想要她把名单交出来，必须得应允她的某些要求。

为表示他接受挑战，帕斯维尔说：“请坐。”

帕斯维尔骨瘦如柴，在瘦削的脸上有一双不停地眨巴的眼睛以及一张变形的嘴，给人一种虚伪和不安的印象。在警察局里，人们都觉得他令人难以容忍，时刻都要去补救他所做下的愚蠢和拙劣的行为。他是那样不被器重，当人们使用他干一些专门的工作后，他就会像包袱一样被甩掉。

这时，克拉丽丝坐了下来。见她沉默不语，帕斯维尔便开始说：“亲爱的朋友，请说，请坦率地说。我可以无所顾虑地宣称，我们迫切地希望能拿到这张名单。”

由于罗宾曾预先仔细地指示过她该怎样回答，因而克拉丽丝指出：“假如这只是一个愿望……假如这只是一个愿望，我恐怕我们不可能谈成。”

“当然，”帕斯维尔微笑着说，“这种愿望会使我们作出某些牺

牲。”

麦尔吉夫人修正了他的话：“得作出一切牺牲。”

“当然，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作出一切牺牲。”

克拉丽丝毫不让步，说：“哪怕我们超出了这个范围。”

帕斯维尔没有耐心了：“好吧，请您说出来。我们看一看，是关于什么的？”

“很抱歉，亲爱的朋友。首先我要重点指出，这张纸为何使您付予这样强烈的关切，而且为了使我们能够马上成交，我要着重声明……怎么说呢？……我带来的这件东西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无限的，我再说一遍，所以必须用无限的价值来交换。”

帕斯维尔很恼火，一字一顿地说：“当……然……啦。”

“那么我是不是没有必要再描述一遍整个事情的发展过程？是不是没有必要讲述一番您获取这张名单以后可能逃掉的灾难以及从中得到的不可估量的益处呢？”

帕斯维尔尽量控制住自己，用差不多很礼貌的口气回答：“我承认这一切。您说完了没有？”

“我请求您的谅解，我们的意图不可能很确切地表达出来。但是您是不是有权力以个人名义和我们谈判，这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

“此话怎讲？”

“显然对我来说，我并不是问您是不是有权力马上办理这件事，而是问您是不是能代表那些了解这件事和有权力办理这件事的人的想法。”

帕斯维尔非常干脆地说：“是的。”

“那么，在我告诉您我的条件之后一个钟头，您就可以把您的答复给我了？”

“是这样的。”

“这个答复将代表政府吗？”

“是的。”

“这个答复可以代表爱丽舍宫吗？”

这使帕斯维尔显得很惊诧，他考虑了一会才回答：“是的。”

克拉丽丝最后说道：“最后我还要求您发誓，不论您是多么地无法理解我的条件，请您别要求我向您解释原因。我的条件就是这样，决不更改，而您的答复只能是可以或者不可以。”

“我向您发誓。”帕斯维尔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句话。

刹那间，克拉丽丝变得非常激动，脸色也比先才更加苍白了。然后，她一边用眼睛紧盯着帕斯维尔的眼睛，竭力克制自己，一边说：“交出二十七人名单之后必须赦免吉尔贝和伏舍莱。”

“啊？您说什么？”帕斯维尔瞠目结舌地站起来：“赦免吉尔贝和伏舍莱？亚森·罗宾的同谋？”

“对。”她说。

“玛丽·特莱斯别墅的杀人犯？那些明天就要被处决的人？”

她提高了声音说道：“对，就是他们！我请求，我要求赦免他们！”

“简直荒唐透顶！为什么？为什么？”

“帕斯维尔，我提醒您，刚才您起了誓……”

“是的……是的……确实是……但这事实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为什么？”

“为什么？由于种种缘故！”

“哪些缘故？”

“总而言之……总而言之……您仔细斟酌一番！吉尔贝和伏舍莱是已经被判处死刑了的！”

“我只要求把他们送到苦役犯监狱而已。”

“这是不可能的！他俩是亚森·罗宾的同谋。这件事早已闹得满城风雨。而且全世界都已知道对他们的判决。”

“那该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办不到，无法办到。我们不可能违反法庭的

判决。”

“我们只是要求您通过赦免来减刑，并没有要求您违反法庭的判决。赦免是合法的。”

“但是赦免委员会已经把他们的意见发表了……”

“就算是吧，那还有共和国总统呢。”

“他拒绝赦免。”

“让他再考虑一遍。”

“不可能的！”

“为什么？”

“没有理由。”

“不需要理由。赦免权是绝对的，这是总统的特权，他运用赦免权可以不需要监督和解释，也可以不说明目的和理由。让共和国总统依照他自己的尊意，或者更贴切地说按照他的良心，在考虑国家最高利益的基础上去执行这个权利。”

“可是一切都准备就绪，死刑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执行了，现在已经太迟了！”

“您刚刚说过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得到答复。”

“真见鬼！谁会想到您的要求是这样一个疯狂行为，它会碰到无法越过的阻碍。我再告诉您一遍，这不可能，绝绝对对是不可能的。”

“这样说来，是行不通了？”

“行不通，行不通，一千一万个行不通！”

“那我们只好告辞了。”

她作势要朝门口走去。尼柯尔先生也尾随在后。

帕斯维尔立即跳了起来，拦住他们的去路：“去哪儿？”

“我的上帝，亲爱的朋友，我认为我们已经结束了谈话。既然您认为，而且您确定共和国总统也会认为这张重要的二十七人名单不值得……”

“请留步。”帕斯维尔说。

他把出去的門用鑰匙鎖上了，負着手，低著頭來回走著。

羅賓在整場戲中始終保持沉默，由於謹慎小心，他扮演了一個跑龍套的角色。羅賓想著：“為了完成一定要完成的目标，就得這麼複雜，就會出現這麼多麻煩的事情！這個帕斯維爾先生雖然並沒有過人的才智，可他也不傻，這個可以向他不共戴天的敵人報仇的機會，他是不是會放棄呢？天哪！看我怎麼想的？只要他一想到可以把多勃雷克送入到萬劫不復的地獄中去，他連笑都笑不過去。好了，這場遊戲我們肯定会勝利的。”

這時，帕斯維爾把通向他私人秘書辦公室的那扇內室小門打開，向他的秘書大聲吩咐著：“拉爾蒂克先生，給愛麗舍宮打個電話，說請求一次最緊急的電話接見。”

他把門关上，回到克拉麗絲身旁，向她說：“總之，對於您的要求，我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它提出來而已。”

“只要提出來，就會被接受。”

接下來是雙方一段長時間的緘默。

帕斯維爾在看見克拉麗絲臉上浮現出非常高興的神情後，感到十分吃驚與好奇。他不由得看著她，忖著：“克拉麗絲企圖拯救吉爾貝和伏舍萊是出於什麼秘密的原因呢？她和這兩個人之間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呢？什麼樣的事情可能使這三個人走在一起呢？或許還得加上多勃雷克。”

羅賓想道：“先生，想吧，想破腦袋你也不可能想出來。啊！假如按照克拉麗絲的想法只要求赦免吉爾貝的話，那你可能就會找到這其中的秘密了。但是伏舍萊這個禽獸和麥爾吉夫人之間的不可能有絲毫的關係……啊！啊！天哪！他開始盯著我看了……現在輪到我了……他心裡的想法開始繞著我轉了。他一定在想：這個尼柯爾先生，一個不值一提的外省人，他到底是誰呢？他為什麼會一心一意效忠於克拉麗絲·麥爾吉呢？這個突然冒出來的人的真實身份是什麼呢？我沒有調查一下真是個錯誤……我得去調查調查……我要揭開他的面具看看他的真實身份

……因为，不管怎样，愿意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完成一个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行动是说过不去的。为什么他也想拯救吉尔贝和伏舍莱呢？为什么？……”

罗宾稍微别过头去，继续想着：“糟糕！……糟糕！……一种想法开始在这个官员的脑袋里产生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模糊的想法……真是糟糕！不能让他猜出尼柯尔先生实际上就是罗宾先生。否则的话，那就麻烦了……”

帕斯维尔的秘书进来了，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他来告诉帕斯维尔，总统一个小时以后接见他。

帕斯维尔说：“好的。谢谢您，您可以出去了。”

然后，他不再旁敲侧击，而是像一个希望速战速决的人一样，开门见山地再次开始了谈话。他宣布：“我想这件事我们一定会成功完成的。但是首先，我需要更准确的情况、更完备的资料，这样我才能更出色地完成你们赋予我的使命。名单现在在哪儿？”

麦尔吉夫人回答：“在水晶瓶塞里，和我们假想的一样。”

“那水晶瓶塞又在哪儿？”

“多勃雷克前几日来到他拉马丁广场的公寓里，而水晶瓶塞就在他的办公室桌子上找到的那件物品之中。但是昨天，也就是星期天，我从他那里拿走了那件物品。”

“那件物品是什么？”

“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一包烟丝，一包被他随意扔在桌子上的马里兰烟丝。”

帕斯维尔呆住了。他天真地喃喃自语：“啊？我要是早知道就好了！我真是个笨蛋！我曾经碰过这包烟丝多少次啊！”

克拉丽丝说：“这无所谓！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找到它了。”

帕斯维尔撇了撇嘴，表示假如是被他找到的话就更加完美了。接着他问：“听您这么说，这张纸现在在您那儿？”

“是的。”

“就在这儿？”

“是的。”

“请您让我瞧瞧。”

看见克拉丽丝呈现出迟疑的神情，他又对她说：“噢！我看您不要担忧。您应该理解，我不会去做一件没有一点把握的事。看完之后我一定会还给您，因为这张名单是您的东西。”

克拉丽丝用眼神向尼柯尔先生询问，这让帕斯维尔感到很诧异。她接着说：“给您。”

帕斯维尔手忙脚乱地抓过那张纸，认真察看一下，几乎立刻就说：“是的……是的……我认出来了……这是公司出纳员的字迹……公司董事长的签字……红色的签字……此外，我还有其他的证明……例如，从这张名单的左上方撕下来的一块纸。”

他把保险箱打开，从一个专门的小盒里找到一张很小的纸片，他把它放在那张纸的左上方，说道：“得，就是这个。你们看，撕破的两边刚好合得上。这是铁一般的证据。现在惟一要做的只是检查这种薄型书写纸本身的特征了。”

克拉丽丝非常高兴。真是难以想象，这么多个星期以来，她的心是如何地被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所拉扯着、撕裂着，伤口到现在还隐隐作痛。

在帕斯维尔把那张纸贴在窗子的玻璃上的时候，她对罗宾说：“吉尔贝是多么可怜呀，要求他在今晚就通知这个可怜的孩子。”

罗宾说：“对。此外，您还可以去他的律师家里通知律师本人。”

她又说：“接着，明天早晨我就想看见吉尔贝。至于帕斯维尔，随他如何想吧。”

“对。但是他应该先在爱丽舍宫取得胜利。”

“不会有麻烦的，对不对？”

“不会。您瞧，他不是立即就要让步了吗？”

帕斯维尔凭借放大镜继续观察着，他对比着那张名单和撕下

来的那张小纸片，按着再把两张纸都贴在玻璃窗上，然后又从小盒里拿出其他几张信纸，取出其中的一张仔细研究着。

他说：“现在行了，我完完全全地相信了。亲爱的朋友，请您谅解我，这件工作非常繁琐……我做了好几种对比……因为我究竟还是有点不确信……这是人之常情……”

克拉丽丝小声地说：“您说什么？”

“请稍候。现在，我必须先发布一个命令。”他打开门，对秘书说：“请马上给总统府打个电话，说请总统原谅我，现在已经不需要接见了，因为我发现了新的情况。”

他又把门关上，回到办公室。

克拉丽丝和罗宾站了起来，目瞪口呆、诧异地望着他，不知道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是怎么突然来临的。他神经错乱了吗？他有什么阴谋诡计？难道他说话不算数？现在他控制了名单就不想实现承诺了吗？

帕斯维尔把名单递回给克拉丽丝，说道：“你可以拿走它了。”

“我拿走？……”

“把它还给多勃雷克。”

“还给多勃雷克？”

“除非您想把它烧了。”

“您说这有什么含义？”

“我说假如我是您的话，我会把它烧了。”

“您为什么说这话？这是很荒唐的。”

“完全相反，这非常地合情合理。”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我把原因告诉您。我们有关于二十七人名单的确无误的证据，名单是用一张运河公司经理专用的信纸写的，我有几张样品在这个小盒子里面。作为商业标志，所有这些信纸上面都有一个几乎无法辨认的小小的洛林十字，但是对着光透过纸的厚度可以看见。然而，您带我的这张纸上并没有这个洛林十字。”

罗宾觉得自己浑身的神经都在颤抖了，甚至由于害怕转过头来看一下克拉丽丝，因为他明白她一定非常非常的悲伤痛苦。他听见她泣不声地说：“那么多勃雷克可能被骗了？”

帕斯维尔叫了起来。“绝对不可能！就是多勃雷克从那个快死的人的保险箱里偷走的，他掌握着真正的名单。我可怜的朋友，是您被骗了。”

“那么这张名单呢？”

“这是个假货。”

“假货？”

“的的确确是假的。多勃雷克用水晶瓶塞来迷惑您，您被这种假象所蒙骗，一心一意去搜寻水晶瓶塞。而他却随便塞了点东西进去……例如这张破纸……他自己却毫发无损地保留着……多勃雷克耍了极奇妙的计谋！”

帕斯维尔住嘴了。克拉丽丝已经全身僵硬，像个木偶般的向前走了几小步，她口齿不清地说：“那么？”

“亲爱的朋友，那么什么？”

“您不接受了？”

“那是自然，我绝对必须……”

“您不接受办理这件事？……”

“哎，我不可能去相信一个分文不值的假名单，那这件事我怎么还可能有去办理？……”

“您不同意？……您不同意？……那明天早晨……几个钟头之后……吉尔贝……”

她的脸全部凹陷进去，变得令人害怕的苍白，像极了一张死人的脸。她的双眼直直地瞪着前方，牙齿咬得格格地响……

害怕她吐露出不必要的且于己不利的话，罗宾扶住她的双肩，想把她带走。可是她竭尽全力地推开他，又向前走出了两步，歪歪倒倒地似乎立刻就能倒下。突然间，她绝望而大力地拽住帕斯维尔，高声叫道：“您必须到那儿去！……您现在就去！”

……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把吉尔贝救出来……”

“请您镇定点，亲爱的朋友……”

一阵刺耳的笑声从她嘴里发出，然后，她说道：“镇定！……但是吉尔贝，明天早晨……啊不，我恐惧……这多么可怕啊……您快到那儿去呀，混账！快去取得他的赦免！……您难道不明白吗？吉尔贝……吉尔贝……他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儿子啊！”

帕斯维尔叫喊了一声。克拉丽丝的手里突然闪现出一把刀，她正要朝自己的手臂砍下去。尼柯尔先生在她砍着自己之前已经拽住了她的手臂，抢走刀子，按住了她。他充满热情地说：“您疯了，您怎么可以这么做！……既然我已向您发誓要救他……吉尔贝就不可能死……他怎么可能死呢，我已向您起誓了……您得为他活下去……”

克拉丽丝呻吟着说：“我的儿子……吉尔贝……”

他用力地把她搂住，使她紧贴着自己，用手掩住她的嘴，说道：“够了！您别讲了……我请求您别再讲了……吉尔贝不可能死的！……”

罗宾拿出无法抵抗的威严和力气拉走了克拉丽丝，她就像一个被制得服服帖帖的孩子一样，居然变得很听话。但他在开门的时候，转过身朝帕斯维尔以专横和果断的口吻命令道：“等着我，先生。如果您想要这张二十七人名单……货真价实的名单，等着我。我一小时顶多两小时之后就回来，那时我们再谈。”

接着，他又突然转向克拉丽丝：“至于您，夫人，我代表吉尔贝命令您，您要勇敢一点。”

此时，帕斯维尔先是觉得非常诧异，这接连发生的一串事把他弄糊涂了，但是后来，他逐渐地镇静下来，并开始思考起来。他想着尼柯尔先生的表现。尼柯尔刚开始只是扮演着一个哑巴的角色，只是克拉丽丝身旁的一个参谋（而人们在生活中只有碰到危机时才有可能抓住这样的参谋）。但是后来他又显得和刚开始

时截然不同,从寡言少语一下子变为坚决、果敢、热情洋溢、胆识过人,好像准备去推翻命运在他面前设置的一切阻碍似的。

谁可能有这样的行为呢?

问题还没有全部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答案就已经毫无疑问地跳出来了。所有的证据一个比一个更肯定、更不容置疑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不禁使帕斯维尔颤抖起来。

只有一件事帕斯维尔还不能完全肯定。那就是尼柯尔先生和他所见过的罗宾的照片在相貌和表相上完全不同,没有一丁点的相似。他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体形和体魄,脸部的外形、嘴的形状、眼神、脸色和头发,都截然不同于大家所熟知的大冒险家的身体相貌特征。但是帕斯维尔难道不知道这种变化无常的天才魔力恰恰就是罗宾的威力所在吗?绝对是他。

帕斯维尔匆匆忙忙地走出办公室,遇见了保安队长。他焦虑不安地对他说:“您来了?”

“是的,秘书长先生。”

“您看见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吗?”

“是的,几分钟之前,在院子里。”

“这个男的您还能认出来吗?”

“是的,我认为可以。”

“那就马上,别再耽搁了,队长……您带几个警察,去克利齐广场。调查一下尼柯尔先生,并监视他的住所。他一定会回去的。”

“秘书长先生,如果尼柯尔先生没有回去呢?”

“那就逮捕他。这儿是逮捕证。”

他又回到办公室坐下,写了一个名字在一张专门纸条上。

保安队长感到非常惊奇,问道:“但是,秘书长先生,刚才您告诉我的就是尼柯尔先生。”

“那又如何?”

“逮捕证上却写着亚森·罗宾。”

“尼柯尔先生就是亚森·罗宾。”